




# 庄园之梦

〔巴西〕卡洛利娜·纳布科 著
范维信 克宁 译

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袁殿池
封面设计：李文章

ISBN7-80505-055-4/I·55
定　　　价：1.25元



# 庄园之梦

〔巴西〕卡洛斯 … 纳布科 著
范维信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妩媚多情的大家闺秀玛丽娜违心地与表兄订了婚。后来她与年轻的工业家罗贝托一见钟情，就与表兄解除婚约，随罗贝托来到首都定居。婚后玛丽娜总觉得自己比不上罗贝托的前妻阿莉塞，从而郁郁寡欢，神经出了毛病，离家出走，回到了昔日的庄园。罗贝托赶来，在医生的建议下，偕玛丽娜去欧洲旅游，使妻子终于恢复了心理平衡，二人和好如初。

这是一部委婉、细密的爱情心理小说，已改成多集电视剧，即将在我国上映。

**庄园之梦**

〔巴西〕卡洛利娜·纳布科著

范维信　克　宁　译

---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省邮电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毫米　1/32　6.5印张　140千字　印数：100,000　1988年2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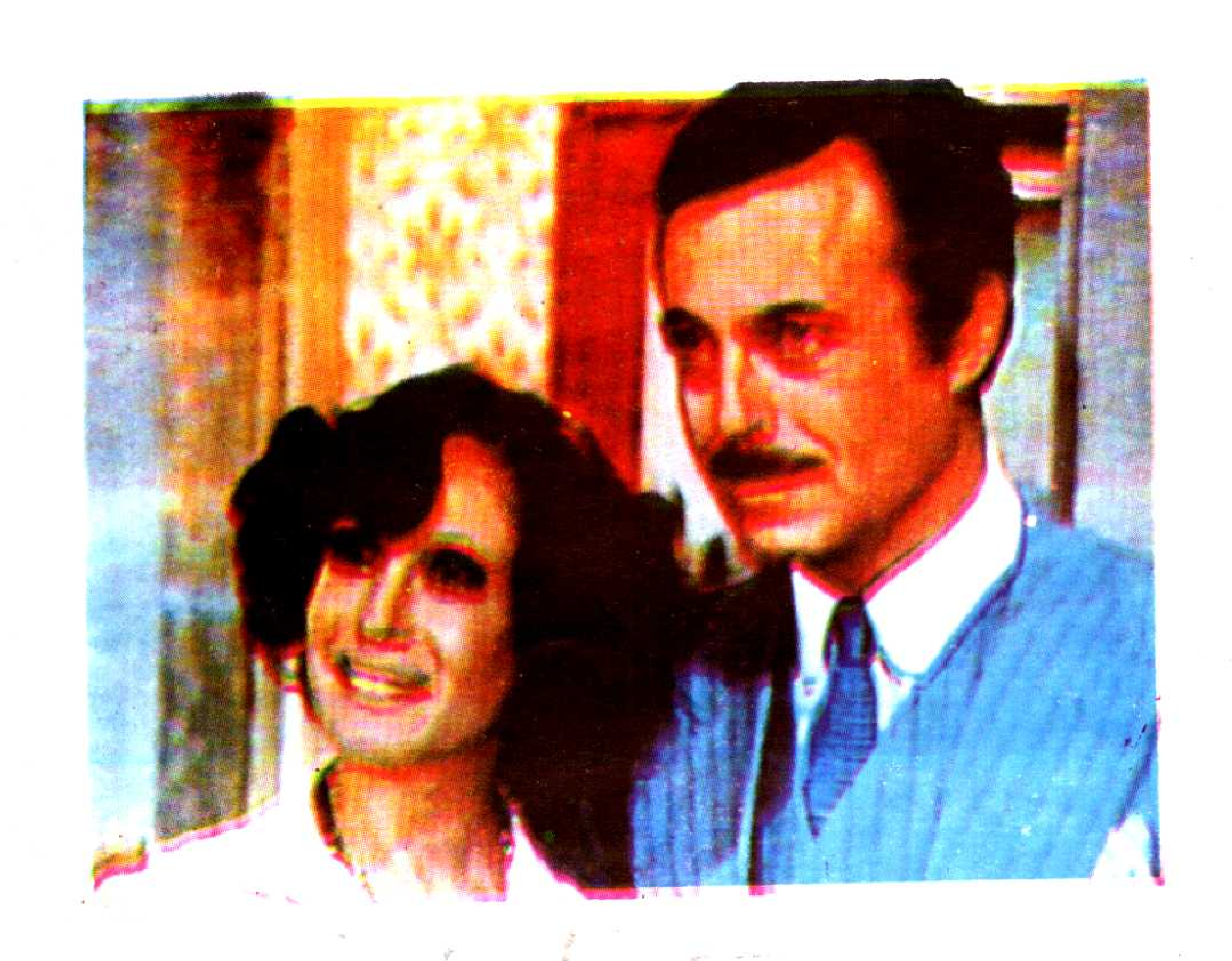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05-055-4/I·55　定价：1.25元

电视剧剧照

庄园之梦



图片提供者：张春来





电视剧剧照

庄园之梦

图片提供者：张春来



# 1

回到了里约热内卢，巨型远洋客轮缓缓地靠了岸。离开舷梯，走出几步，钻进前来迎候的豪华轿车。汽车立刻启动，沿里约布朗科大街疾驶。下午，正是人们匆匆回家的时候，街上的人熙熙攘攘。

这里的一切，包括叫卖午报的喊声，都使玛丽娜心旷神怡。大户人家门前的铜门牌一个个向后闪去。商店橱窗五光十色，耀人眼目。旅途的劳累也变得甘甜了，她紧挨着罗贝托，把小手放在丈夫手掌里，漫不经心地望着车外热闹的街景。她未来的生活之路在眼前展开了，幸福的情感溢满心头，她陶然欲醉了。

突然，海湾的景色映入眼帘。电灯亮了，有如满天繁星，勾画出城市的轮廓，似宝石串串，打扮着起伏的山峦。这不是仙境，胜似仙境。汽车沿海滨大街飞奔，接着驶入两旁耸立着一排排棕榈树的贝桑杜大街。到家啦……罗贝托把炯炯的目光转向玛丽娜，满怀期望地观察着她对这个家的初步印象，分享妻子的欢乐。

对于宅院的雄伟，玛丽娜早有所料，但她不曾想到，花园的周围环绕着一圈棕榈树，象刚才在街旁看到的同样古

老、苍劲。下了车，她没有观赏这豪华的宫殿，而是首先抬起头来，饶有兴致地望了望刺向晚霞纷飞的天空的棕榈，望了望它们绿油油的树冠。

耳边传来罗贝托介绍守候在门前的佣人的声音：

“玛丽娜，他是安东尼奥，老朋友，在我们家已经二十年了。她叫儒莉娅，安东尼奥的妻子。”

安东尼奥很胖，秃顶，而他的妻子却很干瘦。儒莉娅走到玛丽娜跟前，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希望一切都让您称心如意，亲爱的夫人。一切都收拾停当了，今天下午热尔曼娜太太来过，把各处都察看了一遍，还吩咐了怎样摆放花儿。她刚刚走开。厨房管事的已经安排了晚饭，照老规矩，还是八点钟。”

“很好。”玛丽娜说。

别的佣人也跑过来看新的女主人：确实美丽，名不虚传。

玛丽娜朝众人微微一笑，然后对罗贝托低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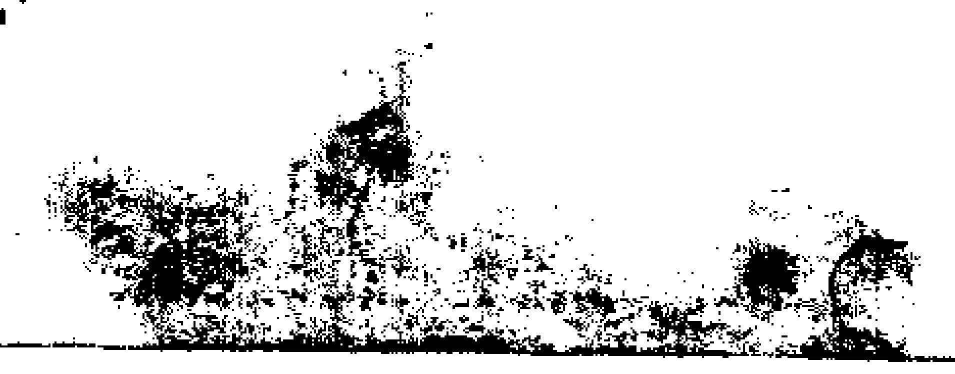
“一个个都很善良！”

她常常用这句话品评所有的人。出于固有的谦逊，玛丽娜从来不把人们对她的亲热归功于她本人的美丽。

宽敞的门厅里摆放着又高又大的百合花和玫瑰。刚一进门，玛丽娜就赞叹了一声，朝它们走去。罗贝托提醒妻子注意几株更名贵的暖房菊花，但她觉得菊花过于骄矜，过于冷漠。

为了让妻子看看整个宅院，罗贝托问她是否愿意先走一走：“这么说，你喜欢这个家了？”玛丽娜的目光离开百合和玫瑰，亲切地望了望丈夫。两个人站在一面镜子前头。她下意识地正了正帽子，随后却摘了下来，露出满头褐色的





头发，那张脸显得更加活泼娇媚，嘴上、鼻翼上、脸蛋上以及眉宇间的每一个微小的神经都洋溢出内心的激动，蓝蓝的大眼睛更加光彩照人。

面对镜子里高雅绝伦、结婚刚满一个月的年轻夫人，她几乎不肯相信那就是自己的影像，恐怕连母亲也难以辨认。蜜月当中，住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大饭店里，她首次感到梳妆台的重要。结婚以前，住在庄园，她对装束并不在意。对桑塔罗萨人来说，穿棉布衣裙就足够了，只有每年接待宾客的时候才穿一次绸缎。到欧洲旅行是小时候的事了，自从父亲谢世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

罗贝托的姐姐热尔曼娜陪玛丽娜购置嫁妆的时候很快发现，新弟媳缺乏判断布料质地和挑选衣物的能力。于是，在商店里，她越俎代庖，仅仅走过场地征求一下玛丽娜的意见，便做出决定。对她肤浅而又土气的喜好，不懂得各种衣物效果的微妙差异，热尔曼娜表现出显而易见的轻蔑。结婚旅行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由于没有更好的消遣，人地生疏，只好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逛。那里的商店非常叫人动心，罗贝托给她买了一大堆眼下用不着的衣服。现在，玛丽娜穿的所有衣服颜色稍嫌淡雅，质地过分浑厚，图案线条太单调。但是，丈夫和他的姐姐毕竟经验丰富，玛丽娜只能顺从，没有抱怨一句。

玛丽娜终于转过身来看这个家了。罗贝托兴高采烈地等待妻子做出结论。他心里感到很有把握，因为这个家是头一个妻子阿莉塞满怀感情、花掉了丈夫大笔钱财布置起来的。

然而，玛丽娜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的巴西还是早年间庄园主们土里土气的古老的巴西。罗贝托有外国血统，祖父

母是从弗兰德平原①乘三等舱来到此地的移民。玛丽娜祖上是里约热内卢州最古老的桑塔罗萨庄园的主人。她就出生在那座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古老建筑里。母亲从先辈手里继承了那所镶有色调欢快的瓷砖的房子。从窗口向外看去，庄园的土地一眼望不到边。从殖民地时代到帝国时代，直至“废奴令”发布时为止，桑塔罗萨庄园为他们一家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遗留了无数的难题。时至今日，庄园虽日薄西山，但仍在苟延残喘。

玛丽娜一直不愁吃穿，心满意足。不管是谁来到庄园，要点粮食药品之类，母亲总是尽力满足。她以前的女主人们也是一样，把豆类、大米和干肉等口粮分给奴隶们之后，常常慷慨施舍。

然而，玛丽娜没有享受过豪华，自然对奢侈抱有下意识的敌意。在庄园度过的日子没有赋予她对财富的贪欲，也不曾教会她如何挥霍金钱。在桑塔罗萨，生活简单，所需极少，从来没有想到过家里要象商品一样，挂华丽的窗帘，铺讲究的地毯，墙上有名画，屋里摆放贵重的家具，身上穿绫罗绸缎。她的母亲也没有想到过用鲜花装饰修道院一样的大客厅。那里的墙壁只是抹上一层白灰，窗户连油漆也不刷，但逝去的岁月仿佛使那些雅卡兰达木家具有了灵魂。玛丽娜对童年的绵长的回忆，围绕着古旧的家具徜徉，充满空荡荡的大厅。

而这里却截然不同。这里是另一个巴西，是生养罗贝托的工业化的巴西。是它把农村的劳动力招到了城市，招到了工厂，招到了肺结核病横行的所在。但是，即便在首都②，

①弗兰德平原：法国和比利时的北海沿海平原。

②指当时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

如此豪华的宅邸也不多见。罗贝托的财富以及阿莉塞为夫妇二人安排的挥金如土的奢侈生活远在朋友们之上，成为人人羡慕的目标。

罗贝托和玛丽娜满面笑容，手挽着手来到头一个大厅门前，不料第一眼看到的便是阿莉塞的画像。在墙壁的中央，阿莉塞正用那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盯着门口，举起一只手，俨然以家庭主妇的神态迎接她的后继者，仿佛在接待一个匆匆来去的客人，又似乎在对丈夫说："我爱你，希望你过得幸福，绝不能在我们两者之间进行比较。"

玛丽娜飞快地朝罗贝托看了一眼，发现他望照片的最初一瞬间的目光里含着对一个往日的伴侣的感情，仿佛前妻的双眸能给他增加一点精神上的慰藉。但是，他马上把嘴一噘，显然是心中不快。他已经吩咐过让家人把画像取下来，而他是不习惯于别人拒不执行命令的。罗贝托感到一阵怒火涌上心头，恼恨姐姐没有尊重他如此紧急的旨意。热尔曼娜把这个家布置得整齐美观，管理得井井有条，这很好，但她不该拒不满足弟弟这唯一的心愿。她说，出自韦隆之手的这幅画像是件艺术品，就象把雷诺兹和弗拉戈纳尔的杰作挂在客厅一样，与人毫无关系。说完就突然沉默下来。罗贝托对姐姐如此了解，本该揣测出她的用意，不应当把她的沉默误认为赞同。从孩童时代起，姐姐总是用和蔼的口气掩饰固执的念头，这一回罗贝托又上了当。

事已至此，只好请求玛丽娜原谅，但摆出的理由并不充足：

"请原谅我没有防止下车伊始就给你造成这种印象。我已经吩咐过把画像取下来。他们会取下来的。"

这张油画又唤起了罗贝托对韦隆决定为阿莉塞画像那一天的回忆。去欧洲旅行之前，夫妇二人就商量好要为阿莉塞画一张像。他们想到了两三个有名的画家，到底请谁画还举棋不定，但绝没有考虑到韦隆，因为他位高名大，早已对画肖像不感兴趣。然而，一天下午，却出乎意料地在巴黎巴西人聚居区的一间沙龙里遇到了这位大师。只见他扬着如霜的白头，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子走进挤得满满的大厅。

众人的目光一齐投向闻名遐迩的画家。几个人同时低声告诉初来乍到的阿莉塞和罗贝托："他就是韦隆！"

大师的目光马上射向了阿莉塞，问了她的姓名，并且一直和她一个人谈话。在场的人们都发现，德高望重的老者和光彩照人的年轻女子之间刚一见面就产生了好感。

韦隆本人主动提出为她画像。罗贝托还清楚地记得，在返回旅馆的路上阿莉塞多么兴高采烈。罗贝托说："你让老人倾倒了！"她笑着回答："这是我的夙愿。"罗贝托也清楚地记得，三个人的友情日渐深厚，老者对两个巴西人热情有加。他还记得，韦隆在抓住了模特儿的眼神并成功地移到画布上的那一天是多么高兴："现在，这双眼睛可以永远保存了。"他同样记得，听到人们对作品啧啧称赞，老人无动于衷，而有一天，却站在画像前面自言自语地说："再也画不出比这一幅更好的了。"

罗贝托从沉思中苏醒过来，发现还紧紧攥着玛丽娜的手，不过手更凉了。她望着画像低声问：

"这当然就是她了，对吧？我早就有个强烈的愿望，想看到她一张逼真的肖像。"

每逢提到阿莉塞，玛丽娜总是以"她"相称，认为自己

与“她”从无交往，更非密友，无权直呼其名。有一次对罗贝托说“你的妻子”，丈夫马上纠正：

“我的妻子是你呀！”

两个人仍然站在画像前，神情都很尴尬。

“对，是阿莉塞。”罗贝托回答道，“韦隆画的……他告诉我说，从来没有画过比这幅更好的作品。”

玛丽娜一连重复了几遍这个响亮的名字——韦隆，忘情而又不无懊丧地望着肖像说：

“太妙了！”

画像上的阿莉塞大概活了。一双眼睛依然能看透人的心思，依然望着世界上的一切，仿佛整个世界都归她所有，整个世界她都要征服、要驾驭。嘴唇在翕动，马上就要说出声来。身体也在动，天鹅绒长裙和玛丽娜穿的同样柔软，同样光彩熠熠。那珍珠项练正是玛丽娜现在戴在脖子上的这一副。罗贝托发现了这一点，后悔当初太粗心：“至少应当把穿珍珠的绳和挂钩换一换。”

“在哪儿画的？”玛丽娜问。

“在巴黎。世界大战以前画的。”

罗贝托没有附带说上一句：“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但是玛丽娜猜到了他这句没有说出口的话，心中的快乐顿时消失净尽。她记得有人曾这样描绘过阿莉塞——凡是评论阿莉塞的话她都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女人具有一种超凡的磁力。”

在玛丽娜看来，韦隆成功地把这种磁力传到了画布上。

她倒在一张椅子上。罗贝托看到，幸福的光彩一下子从那娇嫩的脸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凭经验知道——玛丽娜

的情绪波动非常突然——，只有千呼万唤才能恢复。坐在宽大的椅子上，她象一株枯萎了的含羞草，一动不动，仿佛身体也干缩了。巴黎时装模特似的美女，好象突然间成了一片没有灵魂的布片，一件扔在椅上的衣衫。

“刚到家就出了这种糟糕事！”罗贝托痛心疾首。他想到的头一个办法是亲吻，但碰到的是玛丽娜冰凉的嘴唇，看到的是她仍然死死盯着画像的眼神。于是，罗贝托用埋怨的口气劝她清醒一些：“这太过分了，玛丽娜。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误会，并非我的过错，你不该太伤心。”最后，又低声下气地说了些表示后悔和安慰的话。玛丽娜温柔地望着丈夫的脸，听着他那殷切的话语，但仍然一言不发，罗贝托两句话之间停顿时也听不到她的声响：

“你刚进这个家，我们的家，不能让任何东西惹得不愉快……明天，明天画像就不在那儿了……让它到随便什么角落里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把它扔掉……一张肖像值得嫉妒吗，玛丽娜？……可怜的阿莉塞，只不过是一张画……你才是我的生命……这扇墙要归你占有，再为你画一张……一旦找到合适的画家，一定在花园里画一张，太阳照在你的头发上……你是个在户外活动的女子，我的小庄园主……说声原谅我吧……随便说句什么都好。”

在句与句之间的停顿中，玛丽娜似乎听到罗贝托在说稍有不同的另一些话。她还在猜测丈夫的想法。在罗贝托的话语当中，有些话没有说出口。这些话内容不同，口气稍欠温情，但更加明智：

“我完全明白，这一刺激对你来说是无法医治的创伤，对阿莉塞也不是小事一桩，但我要佯装以为你神经过敏，算

不了什么……画像是要摘下来，可是要挂到别的房间，挂到一个次要的客厅……扔掉，绝不可能……你可以烧毁它，但那就太蛮横了……这幅画值一大笔钱呢。这里，城市中，人们都重视钱……我也一样，并且到这个年岁也难以改变了。要改变的话，应当是你变，因为是你来到了我的环境当中……远离了庄园。我希望在花园里为你画像，你听到了吗？……为的是避免两者进行比较……这样，就是完全不同类型……我不希望看到你在比较中败北……与阿莉塞较量谈何容易……不错，我非常爱阿莉塞……不知道比对你爱得更深还是稍浅……我不想探讨。不管怎么说，你在眼前，这是最大的优越条件……阿莉塞是个沙龙里的女子，所以才有那么多世界上的珍品。你看，肖像的背景是讲究的挂毯，旁边是精美的茶具……还有餐厅里的用具。这个家里的一切都是她的……你以为这些豪华的东西是阿莉塞的生命吗？不，我才是她的命根子……对她来说，我比一切都更珍贵。”

“明天画像就不在这里了。”玛丽娜听见罗贝托说。她觉得，丈夫朝画像看了一眼，仿佛是在向它告别，似乎在既无歉疚又不后悔地对死者窃窃私语：“放心吧，这个迷人的女孩子可以凑合着满足我对爱情的需要，但绝不能替代你。”

画像仿佛回答说：“这一切我非常清楚。我只希望你幸福。”

突然，玛丽娜的声音象一把利剑刺破了紧张的沉默：

“罗贝托，亲爱的丈夫，今天我过分激动了，但不愿意对你不公正，蛮不讲理的事我连想都不肯想。”

“那么，就不要再低头沉思了。你还没有看这个家呢。

趁吃晚饭这段时间，走一圈吧。”

“我对它不太感兴趣。”

说完，又后悔话说得太直率，马上补充了一句：

“我累了。”

她压下了心中的结论：“一切都太华丽了。这个家是给人看的，住不得。”

“那么明天再看，起来吧。”

罗贝托一拉她的手，她起来了，但仍然站在画像前边。

“它想对我们说什么事情吧？”玛丽娜瞪大了眼睛，象是对墙上的女人发问。

罗贝托吓了一跳，可是故意开了句玩笑：

“怎么，这是招魂术吗？”

“招魂术？上帝保佑！我是天主教徒。”

“好吧，那就别再想这倒霉的画像，别再胡思乱想了。画像怎能说话呢？”

突然，她脸上迷离恍惚的神情消失了，沉静下来，但仍然苍白、颓丧。

“现在好了。”她的目光一直不离开画像。

左手攥在丈夫手里，她抬起右手，手指僵直地伸开，象个梦游症患者似的说了一句话：

“我答应。”

后来，插曲遂告结束，她恢复了常态，向罗贝托解释说：

“她希望我使你幸福。”

罗贝托松了一口气，笑着大声说：

“啊！当然她希望这样，我可以向你担保。我们一定会非常幸福，完全有理由做到这一点。”

他那富于感染力的笑声有意识地拖长了，以便用健康的活力、具体而现实的声响驱除阴魂和幽灵。他惧怕一切模糊、虚幻和感官难以察觉的东西。玛丽娜也跟着笑起来，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笑得脸上恢复了光彩，笑得嘴唇也热了。她跟着罗贝托在整个宅院转了一圈，在每面镜子前面都照上一照，发现自己跟先前一样年轻，一样幸福。

# 2

第二天上午，玛丽娜发现画像不见了。罗贝托在去办公室以前差人把它取了下来。为了重新布置，别的油画也都换了位置。一幅风景画代替了阿莉塞的肖像，挂在迎门的大框架里。玛丽娜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不由自主地哼起小曲来。

身上穿的连衣裙是她在庄园买的最后一件。刚刚买了三个月，她已经觉得很旧了，因为它是买嫁妆以后留下来的唯一的一件旧时的衣物。这件巴黎产品是从一个时装商贩手里买来的，头一次和罗贝托见面的时候就是穿着它，当时还带着女商贩香脂的气味。

在桑塔罗萨，谁也不施香脂。玛丽＊带来了卖衣服的漂亮女人的香味，还暗自觉得高雅了许多。这些法国女人是抱着寻找百万富翁的目的来到南美洲的。玛丽娜从来没有穿过剪裁得如此巧妙的衣裳。到客厅去见贵客的时候，她走得无拘无束，大大方方，觉得动作潇洒，不在任何城里姑娘以下。后来才明白，那天罗贝托把她看作了春天和纯朴的象征。

现在，来到新的家里又穿上了它，因为她感到需要和过去保持一些联系，以对付这个陌生的世界从四面八方给她造成的压抑感。另外，也是为了消除象幽灵一样在她的快乐生活

中游荡的怀念。

这件衣服带来了对桑塔罗萨的回忆，栩栩如生，就在眼前：中午，大气凝滞，树叶纹丝不动，玛丽娜娇嫩的皮肤也干燥了；傍晚，露水打湿了她自然卷曲的头发；炎热的日子里到小瀑布下面洗澡；厚厚的墙壁，并且总是关着的百叶窗，屋里格外凉爽；无止无休的期待，却不知道期待着什么；小时候喜欢读的书籍；在土路上吱扭吱扭走过的牛车；赶车人的吆喝声；特别是她的母亲埃米莉亚太太不停地操劳和一个接一个的命令。埃米莉亚太太就是桑塔罗萨庄园，桑塔罗萨庄园就是埃米莉亚太太。她一天不在，那里的一切统统都要崩溃。

绵绵不绝的回忆侵入了玛丽娜每个感觉器官。她的鼻子闻到了风从榨糖厂吹来时充满旧宅院的甘蔗发酵的气味；耳朵听见了吱吱的蝉鸣和鹪鸟长笛似的叫声；嘴里分明尝到了在树下吃芸香果的味道；又甜又黏的青甘蔗汁仿佛在顺着手指往下流。

她垂下眼睛看看两只手，指甲染成了玫瑰色，闪闪发光。热尔曼娜打发来为她修剪指甲的女人刚刚回去。那个多嘴多舌的女人拉着她的手又修又染，没完没了，嘴里还唠唠叨叨，说个不停。

玛丽娜决心已定，绝不让这里的文明改变自己对舒适生活的看法。她看了看手指上的宝石：这么大的宝石从来没有见过。罗贝托特别为它自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每过一家珠宝商店都停下来朝橱窗望一望，看有没有哪块能跟妻子戒指上的相比。玛丽娜则觉得它过分显眼，再说太大了戴在手上也不舒服。

她独自走出房间，在各个客厅寻找韦隆的杰作，相信一定能够找到它。整个宅院显得不象头一天那样金碧辉煌了。窗帘和壁毯太多，在别的气候条件下也许合适，在这里要开电灯才行。隔住了阳光，屋里阴暗，凄凉。在桑塔罗萨，关上百叶窗是为了遮挡过分强烈的阳光。这里，玻璃窗上挂白色针织窗帘，人们只能透过大缎子窗帷的隙缝，从窗帘的阿拉伯图案之中朝外看。于是，阳光灿烂的花园就成了一块三角形的小小的画面。这样，大自然的风光就推到了极不显眼的层次。

不出所料，玛丽娜在一间小客厅里找到了韦隆的作品。她早就知道，鉴于这新的情况，罗贝托会把前妻的画像摆到一个次要的位置，但决不肯扔掉。

他之所以这样做，既不是为了怀念曾经爱过的女人，也不是因为舍不得这幅杰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前来造访的客人们想看一看出自名家之手的肖像的好奇心。玛丽娜一向不重视金钱，这种价值观对罗贝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曾经不无凄凉地想过，不论爱情多么紧密地把两个生灵联结起来，但它无力统一两者的观点，无力改变陈陈相因的截然不同的传统。对金钱的崇拜深入了罗贝托的骨髓。他的祖上生活在欧洲古老的土地，紧张劳作挣得一日三餐，忍饥耐寒积攒下一点钱财。而她的前辈一直掌管桑塔罗萨庄园，既用不着为第二天的吃穿发愁，也无需为发生什么不测提心吊胆。

画像挂在后边一间小客厅带软垫的无背沙发上面。现在，阳光充足，情绪平静，玛丽娜重新看去，觉得它是一张普普通通的肖像，阿莉塞的线条清晰可见。韦隆的技巧确实高超，

但没有发现它向人们传达任何信息或者规劝的影子。一张美术杰作，只此而已。

玛丽娜哼小曲的声音越来越高，音符越来越清越、欢快，心中兴奋得象这天上午清澈的天空。

在玛丽娜眼里，这间头一天还晦暗无光的小厅也被明媚的阳光照得亮亮堂堂。几扇宽宽的门敞开着，门前没有台阶，几乎直接和草坪相通，与花园珠联璧合，浑然一体，使她不禁为之心动。画像下面，两边各有一个书架。书架上只有几本法文古典作品和几件珍贵的瓷器，显得空荡荡的，仿佛在吁请她把从桑塔罗萨带来的书籍放到上面。

她立刻决定自己占用这间小厅，马上打发佣人把书箱搬来。

书是按照在庄园时的次序排列的。下边一层放历史和评论之类的大部头作品，上边放三种语言的古今诗歌：母语葡萄牙文、法文和英文。法文是小时候旅行时学会的；英文则是一位上了年纪、脾气暴躁的女管家教的。女管家在桑塔罗萨呆了整整两年。两年中，面对她古怪的脾气，玛丽娜表现出隐藏在心中的善于忍耐的本能。

既有成人的书也有儿童读物。她喜欢哲学，甚至连勉强看懂的托马斯·阿奎那的作品也不例外；童年时代如饥似渴地读过塞古尔太太的作品，她一本也不肯扔掉。那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总是躲到前边大厅去看书，那里光线不好，非常安静，没有人打扰。炎热的日子，她就趴到桌子上，胳膊肘支在桌面，手托着腮，两只脚不停地晃动。母亲说会把眼睛看坏，父亲笑她的脚能言善辩，她全然听不见。

书都读旧了，看起来让人可怜。有几本少年时代她爱不

释手的小说是经过家长特许的，不让其他女孩阅读，说是因为“太重”。其实，哪一本也算不上“太轻”。每逢家长给她儿童读物，她总是转让给来桑塔罗萨度假的表姐阿德莉娅。出于本能，玛丽娜总不肯在儿童读物的书皮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不论表姐怎样夸奖，她还是认为它们缺乏文学价值。直到后来，才慢慢发现这些书也很有用处。

仅仅在知识方面玛丽娜才感到优于同龄的姑娘们。与来自里约热内卢一所漂亮的走读学校的表姐相比，她只在庄园受过教育，显得象个小修女。阿德莉娅从十三岁开始就懂得眉目传情，卖弄风骚，说玛丽娜既不会梳妆打扮也不肯涂脂抹粉，白白糟蹋了如花似玉的容貌。

玛丽娜不善于和别的姑娘们闲扯时装和恋爱，听到有人说学校的风流事或者背后议论别人还很不好意思。但遇到那群男人谈起书籍来，她总是凑过去参加，而且往往能发表一些中肯的意见。

这些男人大都是她的表哥、阿德莉娅的哥哥米格尔邀请来的同学。聚在一起，往往是米格尔发表议论，别的人洗耳恭听，偶尔插一句话，对这位青年的激烈言辞表示支持或者异议。

米格尔长得很丑，宽宽的额头上过早地出现了抬头纹，并且总是象老头子一样神态严肃。他最爱谈文学和抽象的事物，说起来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情趣横生，极少有用词不当或者词不达意的时候。即便遇到这种情况，也能及时补正。镜片后面的眼睛闪闪有光，嗓门越来越高，一直到听见他的姨妈埃米莉亚太太提醒才肯住口：“米格尔，声音放低点！”

这么响亮的嗓音竟然出自他那窄窄的胸膛，真让人吃惊，

说到精采处，把手臂高高扬起，仿佛要脱离躯干。他的手势激烈，似乎无法控制，但语调却掌握得恰到火候，抑扬顿挫，层次分明，能紧紧抓住听众。

玛丽娜不记得哪一次表哥来庄园不曾问她：“读了哪些书？喜欢吗？为什么？”

他略微考虑一下姑娘的回答，便开始纠正她意见中的偏颇，帮助她提高鉴赏和思维能力，热心地引导她树立正确的观念。复杂的哲学理论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变得明白易懂。他把各个作家按其成就分为几类，说起来引经据典，佐以轶事花絮，让表妹头晕目眩。他记忆力惊人，能整段地背诵出散文或诗歌，并且是一段自然而然地引出下一段，用以说明或者证实自己的说法。玛丽娜睁大眼睛，仿佛看到他描绘的形象在眼前闪过，听到阐述的精辟理论如铜铃一样悦耳。

她小时候，米格尔来得比较少，所以每次机会都很珍贵。姨父——即玛丽娜的父亲——死了以后，他每月必来帮助埃米莉亚太太，晚上和管家核对帐目，上午骑马巡视农田。他和阿德莉娅兄妹二人从母亲手里继承了这庄园的一部分。

由于米格尔的教导，玛丽娜才能自信地挑选排在新书架上的书籍。其中许多本是表哥赠送的，有一些书上还留着他的题词。题词用潦草的小字写成，内容各式各样，有的是格言或者劝告，有的是一句玩笑或者亲切的话语，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热烈。头一次是写在塞古尔夫人童话集上的：“送给亲爱的小表妹，祝贺你八周岁。”最后一次是写在一本托尔斯泰的小说上的：“送给我热爱的玛丽娜”，每个字母上都散发着希望的气息。这本书玛丽娜还没有来得及读，因为时隔不久认识了罗贝托，并且很快就结了婚。

她的书保存得很好，都包上了书皮，并且每一本上都贴着本人的藏书票——一枝常春藤，下边用拉丁文写着“永远忠诚”。藏书票是十四岁的时候选定的，因为在此之前，没能在拉丁文字典上找到“忠诚”这个词。她认为，忠诚是她品格中的主要特点。玛丽娜说，她的思想和感情不会改变，这一点要在书上反映出来。

无论如何，这一小批藏书给小客厅打上了一点玛丽娜本人品格的印记。在这所豪华的大宅院里，仅有为数不多的精装本，她的这些一再翻阅过的书籍总可以证明，这里还有人爱读书。

后来，回到起居室，看着从箱子里拿出来无处可放的东西，心里就不那么高兴了：破旧的布娃娃——她从前的伙伴、针线筐、亲手绣的棉垫。所有这些都算不上漂亮，甚至很简陋，也没有什么价值，但曾给她庄园的卧室增添了情趣，现在还能替她减轻对往日的思念。

整个起居室按路易十六的宫殿样式布置，家具和墙壁连结得巧夺天工，没有地方摆放玛丽娜带来的小物件。除了曾祖母留给她的几把象牙雕刻的衣刷之外，没有一件能经受得住大姑子热尔曼娜挑剔的目光——热尔曼娜在玛丽娜回到起居室不久就来表示欢迎——，没有一件通得过她的艺术标准。不幸的是，她的艺术标准和罗贝托非常相似，完全按照东西的价格和行家们的意见判断。玛丽娜也发现这些东西和新环境确实不太协调，甚至觉得过去非常珍爱的小物件有点粗俗了。伊莎贝尔——在庄园长大，一直侍候玛丽娜的黑白混血姑娘——一件一件从箱子里拿出来，随手放到屋里，把精致的小桌子摆得满满的，日本漆器和绸缎衣服都为它们害羞。

在桑塔罗萨庄园收拾行李的时候，玛丽娜曾说尽量少带东西，结果是把这些统统带来了。伊莎贝尔看得出，女主人对它们怀着多么深厚的感情。

从一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带回来的箱子里拿出了一个日志本。这个蓝皮革封面的小本子是罗贝托送的礼物，因为那一天有位阿根廷熟人请他们吃午饭，玛丽娜忘得一干二净，没有赴约。现在，她又看到了这个小本子，拿起来翻了翻，发现全是空白，一直没有用过，于是找到认识罗贝托的那一天——六月二十三日——，用红铅笔在上面画了个粗粗的框框。从少年时代至罗贝托来到的年月里，庄园平静而单调的生活仿佛是个布置好的简陋的舞台，罗贝托出现的那一天之前从来没有在上边说话、活动。连玛丽娜本人也觉得，对于一个曾有过未婚夫的姑娘来说，这种印象未免太离奇了。

画好以后，她马上觉得和小本子亲近了。正在这时候，大姑子热尔曼娜走进来，玛丽娜喜气洋洋地把画了框框的日期拿给她看：

"我刚刚在世界上生活了三个月！"

说完，自己也有点奇怪，为什么会这样感情冲动，因为她从不认为热尔曼娜是个可以与之坦率交谈的人。"这是又一个迹象，表明我是多么幸福。"她心里暗想。

热尔曼娜象罗贝托一样，长得高大、漂亮。姐弟二人健壮的身体来自弗拉芒[1]农民的血统，而姐姐却不具备弟弟来自葡萄牙血统的那种拉丁人特有的丰富感情。

大姑子和弟媳照例互相敷衍了事地问候、寒暄并且飞快地吻了一下之后，热尔曼娜那双闲不住的眼睛马上环视了一

①比利时和法国的一个民族。

下房间，惊愕地盯住玛丽娜带来的物件。不用说一句话也看得出来，她对那些东西是多么反感。

接着，热尔曼娜又重擦起脂粉来，对着提包里的小镜子嘟嘟囔囔地说："这脸可真难看！"

在玛丽娜看来，她脸上的脂粉搽得再好不过了。百里挑一的红胭脂由浅入深，没有半点差池，眼眉拔成了两条细线，仔细观察才能发现，细线下边那条较粗的原来长眉毛的地方表皮略有不同，象是有人卖弄学识，在一句本来很流畅的句子上作了修改。

热尔曼娜全神贯注地对着小镜子重整脂粉，似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等合上提包，才讲起她上午是多么忙碌。头一件事是辞退了不懂礼貌的保姆，接着出了门。到裁缝店做了件衣服，接着到肺结核儿童疗养所去了一趟，那里有很多工作要做——她是疗养所所长，但只是偶尔过问一下。

热尔曼娜天生具有权威性，这在她的全身都无拘无束地表现出来：体格雄伟，嗓音和笑声响亮，并且总是向别人提出忠告。造物在她棱角分明的线条里加上了一点酸腐的本能，而这本能被平静的生活、健壮的体魄和日益茂盛的财源所掩盖。热尔曼娜习惯于用意志战胜困难或用钱财铲平障碍。世界从不跟她作对，只是让她得不到报答。很少有人对她的辛劳、对她以命令的口气和主动帮忙表示感激。热尔曼娜是个重要人物，但不招人喜欢。

现在，她的目光重又扫视了一遍摆得到处都是的物件。玛丽娜暗想：

"时候到了！"

然而，热尔曼娜先要了一盒火柴，点着香烟，表现出若

无其事的样子。

“您应当给母亲的像片换个新镜框，还需要个好一点的十字架。”她终于开口了。

玛丽娜转过身看了看母亲在巴黎照的相片：埃米莉亚烫着头，修了眉，几乎难以辨认。那双漂亮的大眼睛跟玛丽娜一模一样，但女儿的线条更完美；玛丽娜的鼻子比母亲稍低，但更直一些；嘴比母亲稍小，但更优雅。

绿天鹅绒的镜框是玛丽娜和女管家在巴黎挑选的，已经非常古旧，绒面几乎全部磨光了。伊莎贝尔正往床头上挂的十字架是木制的，样子很简陋，上面的金属耶稣像因为年深日久变成了黑色。想到明天罗贝托肯定会带回姐姐所说的两样东西——十字架和镜框——，而且装出不在意的样子交到她手里，玛丽娜心里恼火，深深叹了口气。

“我不换耶稣像。”她说，“这是我父亲留下的。”

热尔曼娜马上让步：

“好吧。既然是你父亲留下的，那就另作别论了。”

然而，向别人退让不是热尔曼娜的习惯。她心里记下了自己这一慷慨做法，要让玛丽娜在下一次争论中偿还。培养弟媳注重外表，或者按热尔曼娜的话说“使玛丽娜文明化”，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但非常有可能完成。必须抓紧时间。她已经开始向弟媳讲解社交中待人接物的规矩、如何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上层社会崇尚的时装了。玛丽娜乖乖地听着。有时候，她暗自寻思：

“很难说她真的非常聪明。”

热尔曼娜最重视社交和等级上的细枝末节。她追求高雅，一味模仿在花钱上艺术高超的外国人。她把巴西人分作

两类，一类是按欧洲习惯生活、见多识广的人，另一类则是乡巴佬。在她眼里，举止行动非常巴西化的人不屑一顾。在家庭布置上，她紧跟法国潮流，当然时间上一般来说稍晚一步。结婚的时候，她把新房布置成了个名副其实的宫殿。所有物品不分大小都是欧洲货，连椅子也都是镀金的。时隔不久，外国人开始喜欢殖民地时代的雅卡兰达木①老式家具和镂花银器了，于是热尔曼娜又把眼睛转向巴西传统艺术。她不再喜欢讲究的法国家具和从欧维尔大街买来的英国银器，转而成了里约热内卢古旧家具商店的常客。

伊莎贝尔还在从箱子里往外拿东西。现在拿出来的是一张米格尔的照片。玛丽娜问热尔曼娜：

"把它放在哪儿呢？这是我表哥，我曾是他的未婚妻。我象对亲哥哥一样喜欢他。"

热尔曼娜摇了摇头：

"放在箱子里吧。没有一点装饰价值，摄影师是个土包子。"

玛丽娜使个眼色，伊莎贝尔重又把照片放回箱子里，嘴里嘟囔了一句：

"可怜的米格尔！"

又一口箱子打开了，伊莎贝尔说：

"这里边装着布娃娃，小姐，还有椰子壳刻的人头，神符像。"

玛丽娜赶紧打断她的话：

"留在箱子里！"

箱子盖吱扭一声，玛丽娜好象听见最丑的那个布娃娃痛

①雅卡兰达：巴西特有的一种树，木质坚硬。

苦地喊了一声："怜悯怜悯我吧！"这时候，热尔曼娜饶有兴趣地插嘴说：

"现在人们正抢购神符像呢，拿来我看看。"

她拿在手里，掂一掂分量，命令混血女佣：

"好吧，只把神符像留在桌子上！"

玛丽娜正设法理解并适应这里的环境。宅院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明光锃亮，价格昂贵，形成一个冷冰冰的整体，没有一点巴西的气氛。似乎这座宫殿连同家具在内都出自远方某个建筑装璜大师的设想，丝毫不征求居住者的意见，而居住者出于对外界品评的担心，又不敢增加任何个人的色彩。然而，玛丽娜知道，这宫殿的主人不是所谓"暴发户"。罗贝托出生在殷富之家，他和热尔曼娜经常讥讽那些"暴发户"，说他们行为举止荒唐可笑。在玛丽娜不了解的新巴西，他们靠自己的巨额财富占据着王子的宝座。

"必须适应新的环境。"玛丽娜心里想。她让伊莎贝尔把几乎所有东西收回箱子里，怜爱地看了看那些布娃娃，忍住突然涌到心头的一个强烈愿望：当着热尔曼娜的面，把花里胡哨、象镜子一样油光瓦亮的特雷萨圣女像用钉子钉在贴有缎面墙纸的屋角！那张圣女像是在庄园里从一个流动商贩手里买来的。

在日常生活里，她愿意按新家庭严格的规程行事，让忠诚和顺从指引她象虔信宗教一样珍视爱情。她愿意象学习教义一样学习，以便适应罗贝托的喜好。热尔曼娜将是她的教师。

对母亲的想念突然涌上心头，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伊莎贝尔关上箱子，狠狠朝热尔曼娜瞅了一眼。

# 3

罗贝托到来以后的三个月，给玛丽娜留下了丰富多采的记忆。在此之前，他对桑塔罗萨的访问曾两次宣布，两度推迟。

罗贝托打算买下与桑塔罗萨相邻的“香蕉树”庄园，这座古老的庄园有着大片的土地。他要由两位技术顾问陪同，亲自来看一看。应洛佩斯——本地区商人、驻尼泰罗伊①的土地经纪人——的要求，埃米莉亚同意接待客人。

一开始，洛佩斯不肯讲出买主的名字。“只要把买主姓名一说出去，土地价格便立即上涨。”他故弄玄虚地解释说，“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埃米莉亚太太，只要这笔交易做成，整个地区都会身价倍增，桑塔罗萨庄园的收益也要上涨百分之百。我的买主是位工业家，花钱和美国人一样，从不算计，而且只做大笔生意。”

玛丽娜还记得头一次听到罗贝托这个名字的那一天。

午饭以后，一家人都在旁边的大厅里，大厅的门正对着凉亭和场院。洛佩斯的主顾预定第二天到达。阿德莉娅正在桑塔罗萨度一周的假期，现在正忙着赶做一条新裙子。她把

①与里约热内卢隔海湾相望的城市。

宽桌子上的东西统统挪走，摆满了服装样子和裁剪用具，还特地要伊莎贝尔帮忙。

玛丽娜站在门口，朝外边张望。巧手裁缝、时装大师阿德莉娅转过身来，问她那种服装样式是否时兴。

"我不知道。"玛丽娜一向谨慎。

"可是，司登夫人穿的就是这一种。"阿德莉娅说。

司登太太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是很多里约热内卢姑娘争相效仿的楷模。玛丽娜是从阿德莉娅嘴里知道这位时装伟人的。通过表姐的描绘，司登夫人几年以前就活生生地出现在她的想象之中。自从上学的时候起，每逢礼拜天做午祷，阿德莉娅都到坎德拉里亚教堂，从老远的地方欣赏司登夫人的风采。

她向玛丽娜活龙活现地描绘了司登夫人：怎样象女王一样款款走上通往圣堂的长廊；身段多么秀颀，衬托着衣裳也雅致得令人赞叹；遇到熟人的目光怎样莞尔一笑；动作多么完美、和谐，仿佛这一切都出自她内在的灵气。

阿德莉娅最爱神化摩登女皇。在她看来，司登夫人达到了豪华的顶峰，其习惯与思维与在《时装》和《妇女》杂志上看到的女郎毫无二致。阿德莉娅特别欣赏她的生活模式——珠宝、汽车以及出人意料地前往欧洲旅行，着意模仿她在门口向熟人们告别时热情可掬的姿态，尤其仔细观察了她站在大门和汽车之间伸出手让男人们吻时脸上独有的慈祥表情。

玛丽娜站在门口，看见洛佩斯穿过晾晒蔗糖的场院走来了。天气闷热，四周寂然无声，榨糖厂也停止了喧闹。远处天际，堆积起大片乌云。

"洛佩斯说的买主是谁呢？"阿德莉娅好奇地问。

"究竟是谁呢？"玛丽娜懒洋洋地重复说。

这时候，埃米莉亚太太才发现洛佩斯隐瞒了客人的名字。她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在桑塔罗萨庄园，"客人"一向比任何词都更重要。她站在大厅一角的药架子旁边朝两个姑娘喊：

"这个洛佩斯，太不象话了！"

正在这个时候，经纪人进来了。他个子矮小，很瘦，头发已经花白，见到庄园的太太们总是那么低声下气的。埃米莉亚太太开门见山地问道："洛佩斯先生，我的客人叫什么名字？"——她口气严厉，阿德莉娅朝玛丽娜挤了挤眼，好象在说：

"乖乖！"

洛佩斯慌忙请求原谅，接着神气十足地说出了罗贝托的名字。阿德莉娅大叫一声：

"司登夫人的丈夫！"

"我刚刚收到这封电报。"洛佩斯说。埃米莉亚太太接过去高声念道：

推迟访问，因妻病重，请原谅。

司登

玛丽娜还在望着滚滚逼来的乌云。她不肯相信，致命的灾难会降临到光辉灿烂的偶像头上。几年来，通过表姐的描述，这偶像一直活在她的心中。她听见阿德莉娅悲伤地说："病重！病重！"这沮丧的声音象是在原野上回响。

两个姑娘急切地在报纸上寻找有关的消息。社会专栏的

一则报道说，司登夫人病情严重，住进了一家医院。几天以后，又看到了她逝世的消息。报纸同时刊登了赞颂她本人的魅力、她丰盛的招待会和献身慈善事业的文章，一篇篇诔词历数了死者的功德。

回到里约热内卢以后，阿德莉娅悄悄走到坟地，在偶像的墓前献上了一束鲜花。她在给玛丽娜的信中写道：

“在墓地出口，我遇到了她的丈夫。若非亲眼目睹，真难相信他是那么憔悴，那么垂头丧气！太让人伤心了。说来也不奇怪，他太爱妻子了，只要见过他看妻子时的目光就会明白。他仍然去坎德拉里亚教堂做弥撒，但一言不发，表情严肃。真是个无法劝慰的鳏夫。”

几个月过去了，洛佩斯又提起来访的事，说土地交易没有告吹。确定了日期，再次推迟，后来重新确定了日期。

这一次定在圣若奥节前夕。有客人光临，节日会更加热闹。罗贝托是上午到的。玛丽娜远远望见镇上那辆福特牌出租汽车开进了那一边的大门，车里坐满了人。

她站在榨糖厂前边的斜坡上，躲在老芒果树的阴影下，米格尔站在她身旁。埃米莉亚太太不时从窗口探出头来朝他们招招手，提醒他们未婚夫妻不应当单独在一起。桑塔罗萨庄园的传统永远不会变更，埃米莉亚太太按照自己受教育的方式教育女儿。

米格尔正在谈论政治形势，象往常一样，言辞激烈，手势豪放。现在他是里约热内卢一家报纸的编辑，由于他激动人心的攻击性文章，报纸发行份数急剧上升。他得到指示，

要事事与政府和政界要人们作对。只有上边有命令，才不得不放过报社老板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

订亲的整个过程令玛丽娜讨厌，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不是滋味。米格尔来庄园的次数更频繁了，不是每月，而是每星期必到。订亲以后，两个人不再谈论令人陶醉的文学了。现在，米格尔开口闭口说的都是玛丽娜和他们的爱情，所引用的总是抒情诗句，并且还为未婚妻作诗，可怜的米格尔！不停地表白出自内心的崇敬，又不知道对方是否同样爱他，那复杂的表情常常引起玛丽娜的同情。不谈未婚妻的时候，就转向另一个狂热追求的目标——政治。玛丽娜觉得，他在温情上令人心烦，在政治上糊里糊涂。充当反对派的角色完全是出于秉性，因为抨击别人能使他显得更加雄辩。米格尔对政府往往是闭着眼睛乱攻一通。在讨论行政管理上的问题时，他阐述文学、哲学之类的抽象事物的那种自信心不见了，就连不关心公共事物的玛丽娜也发现他缺少求实精神。不过，他讲起话来激情并不因此而减退。

好在米格尔不要求对方十分专心。讲话的语气本身耗尽了他的全部气力，听众也就无需一直精神集中了。

玛丽娜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周围的一切动静——微风撩动树叶，鸟儿在果树飞舞，榨糖厂的黑烟袅袅上升，从低矮的窗口还能看到屋里有人活动。

从前，桑塔罗萨庄园曾经是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而今天却成了往昔时光的海市蜃楼，以埃米莉亚太太为中心苟延残喘。古老的庄园虽说衰败颓微，可不少人还靠它生活。埃米莉亚太太给他们分配任务，供他们吃穿。一些人卷曲的头发已经花白，在这里度过了一生，和她一起进入暮年，至今还

称她"女主人"。有五六个是她父母的奴隶，在这里年复一年地劳作。除了每况愈下之外，却没有发现庄园的格局有什么变化。她供养的人年龄各异，医疗室总是收容病人。孩子们在主人住宅周围的房子里出生、成长——反正地方不缺，厨房那口大锅里有吃不完的豆食和干肉。即便健壮的人也不肯离开，因为女庄园主以慈善闻名。她常说："这个人的祖父母手抡镐头为我父母干了一辈子。"懒汉们更不想另谋生路，因为这里报酬虽低，但活计不多。在主人的宅院里，和老年间一样，人多事少，佣人们有的是空闲时间在厨房里聊天。每件事都一分再分。有个老太婆专管煮喷香的咖啡；厨娘们轮流做自己拿手的饭菜；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孩的职责是手拿长把扇子轰苍蝇。他们出出进进，听主人吩咐，给宅院增加了一点活力，也使埃米莉亚太太觉得自己仍然是个小小的"君王"。

等母亲迎接完客人，并带他们看了看各个房间之后，玛丽娜才和米格尔走进宅院。她先去卧室换了衣服准备吃午饭，回到门厅发现米格尔还在台阶下等着。只见未婚夫正对着大镜子照呢，神情有些凄凉。

"米格尔，看你那愁眉苦脸的样子！"玛丽娜站在上面开了句玩笑。

米格尔猛地转过身，那副神经紧张的样子足以表明他要说什么，正在干什么：

"愁眉苦脸？说得对！你愿意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长了一张悲剧式的脸。我指的不是悲剧里的英雄人物，绝对不是，而是说我倒霉、不幸、倍受命运折磨。"

"别瞎说了，米格尔。你不该过多地胡思乱想，免得总

是言过其实。”

“你以为这是言过其实么？我一直是这样想我的长相。刚才，在镜子看到这张脸，我大吃一惊，象是挨了当头一棒。它和我敏捷的才思太不相同了。我在想，我还算有运气，生活使我有幸成为爱情和才智上的‘王子’。在芒果树下，你是那么漂亮，那么甜蜜，我不由得浮想联翩。当时，我口若悬河，比平时谈得都好，对吧？”

“字字珠玑。明天的文章算是已经写出来了。”

“还有，回到家里，看见这张丑陋的脸，想到面貌的丑陋与光华四射的灵魂形成的鲜明对照，我头都昏了！也许我真丑陋，但这并非悲剧。再加上把嘴一撇，就更难看了……现在文章写完了，可以签字发表了！”

“你太爱胡思乱想了。”玛丽娜既没有劝慰，也没有设法让他平静下来，现在她什么都不想考虑。米格尔还没有停嘴的时候，玛丽娜的鞋跟已经轻轻敲打着台阶，节奏分明地走了下来。她急于看到罗贝托，这倒也不仅为了见见他本人，更重要的是他是司登夫人的丈夫。

“到客厅去吧。”她说。米格尔跟在后面，皮鞋吱吱扭扭响个不停，玛丽娜感到一阵无名的气恼。

埃米莉亚太太把未婚夫妻介绍给客人们。看到玛丽娜走进来，罗贝托赶紧站起身，向她问候，那眼神和动作表现出的惊异实在太让人心醉了，连一向老成持重的母亲也感到受宠若惊，女儿则在心慌意乱之中发现自己的容貌是多么迷人。想到阿德莉娅把罗贝托说成个不可慰藉的鳏夫，玛丽娜不禁为司登夫人愤愤不平了。

罗贝托身着灰色西装，打条黑领带，体格健壮，面色红

润，皮肤象所有欧洲人那样细嫩，绝不象阿德莉娅说的"脸色苍白，垂头丧气"。再者，她也没有说过罗贝托长得如此英俊。

午餐桌上，玛丽娜没有机会和他说话，因为米格尔和洛佩斯坐在中间。罗贝托在埃米莉亚太太右边，请她介绍介绍桑塔罗萨庄园的情况。埃米莉亚太太说，她生在这里，又在这里结婚，丈夫在世的时候常说："除了巴黎，哪儿也比不上桑塔罗萨。"玛丽娜对这套老生常谈了若指掌，不用听也知道还说了些什么。她感兴趣的是了解罗贝托的印象，从面部的表情发现他对埃米莉亚太太以及对她——玛丽娜——所处环境的看法。而罗贝托却漫不经心地说起人们怎样把本地的钱花在国外来：

"巴西的全部钱财都流到巴黎去了。也难怪，当时巴黎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埃米莉亚太太说，她年轻的时候，里约热内卢无论对保养身体还是寻欢作乐都算不上什么好去处。宽阔的大街建成以前，蚊虫横飞，只有当地人肯住。当然，那是玛丽娜出生以前的事了，他们夫妻年岁很大才有了这个独生女儿。玛丽娜听见母亲提到自己的名字，和罗贝托隔着桌子相视一笑。

"她一直住在这里，也够悲惨的了。"埃米莉亚太太接着说。"不过，已经习惯了。现在，死了丈夫，我更离不开桑塔罗萨了，总不能撒手不管。"

接着，又说起庄园的经营、牲畜和蔗糖来。罗贝托兴致勃勃地听着，偶尔也插句嘴，说句笑话，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表明他过得多么快活。

玛丽娜坐在母亲对面，一边是米格尔，另一边是位工程

师。米格尔把上身探到桌子上，对工程师重弹起抨击政府的老调，似乎在为第二天见报的文章润色。谈论政治问题，他更喜欢男性听众。

工程师津津有味地听着他高谈阔论，这铿锵有力的话语能在听众眼前展现一幅活生生的画面。工程师曾经拜读过他的文章：

“听起来就更感人了！”趁米格尔停顿的时候，他对玛丽娜说。

玛丽娜利用这个机会放心大胆地观察着罗贝托。后来，埃米莉亚太太提醒她说：

“不该那样盯着别人。不能因为他是司登夫人的丈夫就象在动物园看什么动物那样目不转睛地看人家。”

“我在看他的牙齿呢，又白又硬，倒象是吃人肉的。”

“你从来没有见过谁吃人肉！”埃米莉亚太太抢白说。

午饭刚刚吃完，客人们就骑马出去了。桑塔罗萨庄园节日晚会的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人人都费心尽力，手脚不闲，东奔西忙。有的挂日本灯笼，有的用竹竿和彩旗布置糖库——舞会将在那里举行。庄园保存着一大批彩旗，还是为埃米莉亚太太举行婚礼购买的，平时装在一口大铁皮箱子里，放上许多樟脑球，每年圣若奥节才拿出来用一次。

傍晚，玛丽娜去看篝火。木柴已经架了一人高，不远的地方竖着圣若奥的桅杆，桅杆尖上挑着个布娃娃。在埃米莉亚太太指挥下，人们正往桅杆上挂礼品——布料和给孩子们吃的糖果和食品。场院上，正在布置放烟火的桌子。汽球已经准备停当。晚上，它们就象巨大的灯笼一样威武地飞向天空，变得越来越小，变成星星似的小亮点，被风吹向远方。

不论在场院还是在院子里，米格尔一直陪着未婚妻。即便不得不伸手帮忙或者吩咐点什么的时候，也象影子似的寸步不离。

米格尔是在三个月以前向她求婚的——信写得华丽，充满热烈的词句。玛丽娜认为是一种浪费。与其送给她看不能带来幸福，倒不如写进小说里更好。

那封信象一颗炸弹。米格尔头一天离开桑塔罗萨的时候，玛丽娜还没有任何预感。与米格尔遭到拒绝将要忍受的痛苦相比，玛丽娜心中的绝望更令人可怜，因为她不曾想到过，也不希望有这样的爱情。

她感到受了欺骗，发现他们之间的友谊即将崩溃，发现米格尔对她的态度，包括启发她灵感的谈话，并非无利可图、大公无私，这一切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米格尔悉心培养她的高雅爱好，却不曾给妹妹阿德莉娅任何教育，甚至连对文学的爱好也没有灌输一星半点。

她马上提笔复信，免得米格尔长时间焦急地等待。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你所希望的绝不可能实现，米格尔。可是，写这句话的时候我泪如泉涌……”——她吝啬地把唯一的一滴眼泪洒在信纸上，以弥补词汇的贫乏。

她拿着两封信去给母亲看。隐瞒这种事，她想也不曾想，因为所受的教育告诉她，不该对母亲保守任何秘密。埃米莉亚太太看完第一页就不再往下看了：

“信是写给你的。可怜的米格尔！你的复信也不必让我看。可是，最好今天不要发。应当好好想一想，考虑考虑。”

“想一想？考虑考虑？”玛丽娜吃了一惊。

“对，明天再决定吧。”

玛丽娜焦急地喊：

“妈妈赞成这门亲事？”

“我从来没有说出口，但心里一直赞成。我年岁大了，不想让你孤孤单单地留在世上，愿意看着你跟一个能保证你幸福的人结婚。要是这个人是米格尔，那我就死而瞑目了。在这个世界上，女人不能单独生活，尤其是象你一样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女人。”

玛丽娜渐渐被说服了。米格尔返回桑塔罗萨庄园时脸上那可怜巴巴的期待的表情让她动了心，促使她更快作出决定。埃米莉亚太太认为米格尔太瘦，当着女儿的面一再说他应当注意身体。玛丽娜订婚了。未婚夫妻之间的关系调整起来并不容易，直至现在尚在进行。.

站在米格尔旁边，面对着搭好的篝火，玛丽娜暗自寻思：

“我属于一种业已灭绝的种类——唯命是听的女儿。”

这桩婚事是埃米莉亚太太一手炮制的。她——未婚妻——的任务仅仅限于在诺言四周筑起忠诚的屏障，在思想上保护米格尔这个未婚夫的权利。现在，仿佛人为的屏障突然间坍塌，思想冲出了重围，象一群恶狼一样扑向米格尔，开始仔细解剖他的种种弱点，满怀厌恶地观察他的长相、举止、干瘪的躯干和剪裁得蹩脚的衣服。玛丽娜发现，自从订婚以来，还没有客观地看过他一眼。

作为表哥，米格尔绰绰有余。扮演着这个角色，他总是居高临下，出于对玛丽娜由来已久的感情，担负起关怀表妹

的责任。即便作为家庭里的朋友，米格尔和她情如同胞兄妹，也完全能够胜任。然而，要是充当未婚夫的角色，那就未免不称职得让人痛心了。就象挑不起任何重担一样，他的双肩太脆弱、太狭窄了，承担不了这新的责任。站在高高的篝火旁边，玛丽娜心里暗想，她心目中的未婚夫肯定不是有这样一副肩膀的男人。

找个原因——哪怕是最荒谬的原因——发泄一通的欲望在她身上沸腾，但善良的天性不允许她重重地伤害米格尔，于是便从所有被迫按捺在心头的批评当中挑选出一个最微不足道的开了刀。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你这条领带。”她说，“太难看了。”

玛丽娜知道，从她嘴里如此生硬地说出“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即便仅仅指的是领带，也会刺痛未婚夫的心灵，因为，非常不幸的是，她的每一个微小的手势，每一句无关紧要的话都能直接触及米格尔的灵魂，并在其中掀起不成比例的幸福或者沮丧的狂涛巨浪。米格尔伤心地摸了摸领带，感到玛丽娜心中的仇恨猛地把他们隔开了。最后，他大声说：

“玛丽娜，你知道吗？我们之间的信赖已经和以前不同了。你曾经说过：‘米格尔，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还记得吗？”

“现在仍然是。”

“我觉得你不如订婚以前喜欢我了。那时候，你不用这种打量、权衡的目光看我，听我说话也从来不会厌烦。从眼神可以看出来，你喜欢我，心里高兴。母亲要去睡觉，你总是说时间还早。”

玛丽娜以开玩笑的口气说：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解除婚约？”

米格尔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突然把嘴一歪。

“我说着玩呢，傻东西。”玛丽娜心软了。

“吓了我一跳。可是，你的态度确实变了。这是我慢慢发觉的，因为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即便在完全有把握以后，也不肯开口挑明，而情愿相信你的忠诚。可是，现在我担心，也许别人已经有所察觉了。”

玛丽娜马上明白了，别人肯定已经注意到这一变化，猜到了她的想法。母亲、阿德莉娅、佣人们，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不爱米格尔，只把他当个兄弟看待。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象个殉道者一样勉强同意订婚约。她心里也奇怪，怎么竟然一直自我欺骗至今？怎么会面对尽人皆知的事实还严严实实地隐瞒着自己的想法？怎么能不顾心灵深处的感情一直如此忠诚？这一回，她口气里带着几分自豪：

“相信我的忠诚，你做得对，米格尔。”

她望着未婚夫的眼睛，目光清澈。米格尔象是从中尝到了久已寻觅的美酒，觉到舒心的甘甜。

“好了，玛丽娜，不谈这件事了。我本不该提起它，应当相信一直让我沉默至今的直觉。”

“直觉是值得信赖的朋友。”玛丽娜表示同意，对他所说的“至今”感触颇深，因为直到事情实在无法继续遮盖下去的时候他才说出口。

这时候，管家马托斯走过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请原谅，玛丽娜小姐。米格尔先生，我想用一下昨天交给您的那份帐单。”

米格尔在口袋里摸了一阵。

"大概在办公室。"他说，"玛丽娜，我马上回来。"

管家跟着米格尔慢慢走上斜坡，斜坡上面就是鸟瞰整个谷地的庄园主宅院了。宅院呈正方形，外表威严，宽阔，有一多半从来不曾有人打开过。周围是奴隶制昌盛时代留下来的附属建筑，都已经古旧不堪；旁边有晾晒蔗糖和咖啡的铺砖场院，小小的治疗室、木工和铁匠工房。斜坡中间有两条排水沟。宅院后边，杂乱无章地排列着当年奴隶们居住的低矮房舍。走下斜坡，一边是榨糖厂，另一边，在掩映着墓地的古老芒果树林和充当围墙的桉树中间，孤苦伶仃地竖立着小教堂的钟楼。远处有一条小河。"废奴"法令颁布以前的昌盛时期，通过它把咖啡运往港口，但今天早已弃置不用，又没有人治理，河床堵塞，变成了污水潭。

太阳藏到山岗后头，飞霞流彩，景色壮观。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一瘸一拐地朝小教堂去敲三经钟，在玛丽娜跟前经过时，问候了一声：

"赞美我主耶稣！"

她问答说：

"永远赞美我主！"

洛佩斯和客人们出现在大路尽头。五个小时的奔波，马匹也疲惫不堪了。米格尔回到未婚妻身边，问道：

"更喜欢这条吗？"

"你说什么？"

骑手们来到大门口，两个混血儿马佚迎上前去。罗贝托跳下马，把缰绳扔给其中一个。

"更喜欢这条领带吗？"米格尔说。

“啊！你换了领带……好，我觉得这条好一点。”

米格尔苦笑了一下，表情显然轻松了许多。在玛丽娜眼里，他倒象个丑陋的木偶在一个令人作呕的舞台上进行笨拙的表演。罗贝托走起路来象个运动员，很快追上了这对未婚夫妻。

“下午好！”

玛丽娜回答了一声“下午好”！但心不在焉，还在想着米格尔，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我非常可怜人类。”

“为什么？”罗贝托朝她微微一笑，问道，“对我来说，不需要你的怜悯！而你的未婚夫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当然也不需要。”

米格尔笑了。三经钟响起来。玛丽娜两只手手指交叉，垂下眼睛，嘴唇轻轻翕动，默念了一声“祝福圣母玛利亚”。她的心思并不在祷文上，因为感到罗贝托的眼睛正在望着她。心脏猛地撞在胸口，象教堂那口大钟一样发出沉闷的声响。她突然想到，也许来自城里的客人对乡里人在公开场合祈祷的作法感到奇怪，但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宗教教义灌输的概念告诉她，尊重他人而惧怕别人的看法是一种罪孽，是虚弱的表现。

她又在胸前划个十字。米格尔问罗贝托：

“察看得怎么样？决定购买吗？”

“不知道，还没有看完，明天再去一趟。灌溉问题比我们的估计要困难得多。”

“我们都希望你作出同意的决定。”

玛丽娜恨不得喊一声：“我们真的希望你决定购买！”

但立刻想到到这个年龄不该对陌生人说什么亲热的话，即便是真心话也不该说。

“邻居倒是非常让人喜欢。”罗贝托说，“不过‘香蕉树’庄园不是桑塔罗萨，根本无法相比。要是桑塔罗萨的话，我绝不会犹豫不决。”

“桑塔罗萨不卖。”玛丽娜说，“要是卖掉祖传的庄园，我母亲会难过死的。”

罗贝托抬头望了望庄园的景色——眼前是一片平川，牲畜在悠闲地吃草；池塘荒凉破败，落日的余辉映在水面，加上远处的山岗凑趣，倒也别有风味。接着，他又夸奖起庄园主的住宅来：

“那些屋檐瓦真让我眼馋。这么大一所房子，四面的屋檐要用多少如此漂亮的瓷砖呀！我看这里的一切都和过去的年代完全相同，打从皇帝驾临桑塔罗萨的时候起，至今没有任何变化。那是在哪年来着？”

“我祖父的时候，我母亲还是个小姑娘。至于在哪年，我记不清了。”

米格尔指出了准确的年代，又补充说：

“在这里，由于我姨母的操劳，由于她对这一切的热爱，时间停滞了。她从来不想要任何与她当年养育她的巴西不同的东西。”

“里约热内卢州的其他庄园与这里大不相同，”罗贝托说，“一切都交由管家经营，房倒屋塌，因为农业萧条之后，庄园主们都跑了。”

“我父母不愿意离开。”玛丽娜说，“失去了奴隶，但仍留下来经营，尽量维修房屋。”

随从人员也跟了上来，大家一起朝住宅走去。玛丽娜注意到，劳累了一整天之后罗贝托并无倦容，和上午一样精力充沛。

米格尔还在和他谈论姨母：

“我姨母什么都干，既是医生又是兽医，特别喜欢顺势疗法，但开处方时各种疗法同样使用。”

晚餐桌上，玛丽娜想起母亲的告诫，尽量不正眼看罗贝托，但发现他的目光一直在朝这边瞥。有一次，米格尔在未婚妻耳边嘀咕了几句——说的是无关紧要的话——，她发现罗贝托那双偷偷看她的眼睛突然充满好奇的光亮。

镇上的教区长坐在埃米莉亚太太的右边，罗贝托在她左边。圣若奥节庆祝活动一般从小教堂祈祷开始。有时候能请神父来祝福、布道，使节日增添几分庄严的气氛。

晚饭以后，大家一齐来到小教堂。对玛丽娜来说，坐在由女佣们组成的小小唱诗班中间弹风琴，早已是一年一度的老节目了，只有几位客人是首次观看。话又说回来，每次圣若奥节都有个把外人。前来参加的平民百姓是附近的农户。他们年复一年地住在大地和梗草屋顶之间，从来不用忍受饥寒，每星期只要干上两天活就可以满足少得可怜的需要。女人们怀里抱着孩子来了，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免得他们出声；黑白混血姑娘们来了，目光呆板，脸上搽着脂粉，准备参加在蔗糖仓库里举办的舞会。

小教堂里挤满了人，汗臭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很多人进不来，就干脆在外面耐心地等待。一张张脸从窗户里探进来，朝里面张望。

唱起了祈求诗，声音粗野，但相当整齐，充满虔诚。埃

米莉亚太太一直注视着小小的唱诗班。

玛丽娜看见母亲坐在头一排凳子上，客人们在旁边，一直抬着头目视祭坛，但人们都知道，她在警惕地监视着信徒们的一举一动。只要哪个孩子喊了一声，妈妈马上就惊恐地看看埃米莉亚太太。布道的时候，如果外边的嘈杂声响起来，埃米莉亚太太就立刻差人出去，转眼间就恢复了寂静。

玛丽娜坐到母亲身边，望着罗贝托梳理得非常光滑的头发和那结实的肩膀。她想知道，根据看到和听到的一切，罗贝托是否喜欢上了桑塔罗萨庄园，是否非常崇敬埃米莉亚太太。

“莫非他能理解我们的生活吗？”她想，“会发现妈妈的贵族气质吗？是在哪本书上读到过，乡间生活是高贵品格的唯一源泉？”

众人让庄园主家里的人首先走出教堂。门口，大家也毕恭毕敬地为富人让开一条通道。

玛丽娜在最前面，一边是米格尔，另一边是罗贝托，踩着参差不齐的野草，朝篝火走去。

一件宽大但很短的红色披肩给她平添了几分娇媚。一动不动、虔诚地在小教堂坐了一阵之后出来走走，呼吸呼吸泥土的芳香，看看明净的夜空，顿时高兴起来，把手伸给了米格尔。挽着未婚妻，米格尔还不太习惯，况且还要故意作出亲热的手势，表现出内心的自豪，走起路来不由得歪歪扭扭，煞是可笑。玛丽娜的步态却轻盈得象是在跳舞。要不是罗贝托在场，不得不遵守礼仪，她早就又蹦又跳地跑到篝火旁边去了。罗贝托似乎猜到了她的心思，说道：

“要是十八岁该多好！”

“我刚刚过十八岁。”玛丽娜笑着说。

过了一会儿，篝火点着了，火苗开始上升，干柴噼啪作响，玛丽娜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她拉着米格尔的手，越举越高，越摇晃越快。罗贝托望着他们，表情安详。每逢火舌往上一蹿，孩子们就高声欢呼。

按照惯例，应该由米格尔主持施放烟火，把鞭炮分发给欢欣雀跃的孩子们，下命令放气球，把带木把的烟火插在不同地点，并指挥大家点燃连珠炮。十点钟整，还是由他用火枪打下桅杆上的布娃娃，表示妖魔已打翻在地，人们就可以在他监视下扑向桅杆上的礼品。这时候，他会特别注意争抢烤鸡的男孩子们。

这一次，他实在不肯留下玛丽娜和罗贝托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去负起晚会组织者的责任。他们在远离篝火的一棵树下找到三张椅子坐了下来。一伙小男孩急不可耐地围着他们转来转去，窥视着米格尔的动静，并且越来越靠近他们。几个胆子大一点的干脆喊起来：

"米格尔先生！米格尔先生！"

"我马上就去。"他叹了口气，"玛丽娜，你最好到母亲那边去，这儿太潮湿。"

"不，这儿很好。"玛丽娜回答说。

米格尔很不情愿地离开了。玛丽娜和罗贝托互相看了一眼，仿佛要继续进行很久以前中断了的亲密无间的谈话。

"这种场面对我来说难以置信。"罗贝托说，"家长制的生活仍然和奴隶时代一模一样。没有电话，没有电灯，地处偏远，离有三等电影院的小镇至少有三十公里。你的青春就埋葬在这里，你美丽的容貌不为人知，象个锁进塔里的小公主，还有你这乡下人的风度，等等，等等……小教堂的宗

教仪式，你母亲的声音。除了做其他事情之外，埃米莉亚太太还是此地的精神指导者，对吧？”

“是啊。教区长每月来一次主持礼拜天弥撒。路太远，只好由我们自己来对穷人进行宗教教育。我教一班年岁较小的孩子。”

“非常喜欢孩子吗？”

“非常喜欢。”

“这一切都让人赞叹。愿意帮个忙吗？请告诉你母亲说，听了她指导的乞神问答唱诗，我对上帝更加虔诚了。”

“非常乐意效劳，她听了会很高兴的。先生是天主教徒吗？”

“是，当然是。”

“真的吗？”

“真的，按时作弥撒，家里从小就教育我敬奉天主。你想，我曾经打算当神父，没有如愿，二十一岁时结了婚。”

“啊！这么说你结婚好多年了？”

“十四年了。”

“十四年！……那算得上一生了。”

罗贝托看了她一眼，心里一惊，想不到世上有人竟然这么年轻：

“也许算得上。可是我认为我的一生还在前头。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发现，年龄是相对的。”

他说话的时候身体前倾，两只手交叉在膝头，眼睛望着地面，偶尔把脸转向玛丽娜观察她的表情。在篝火照耀下，罗贝托的身影更加清晰，更加英俊。

他突然问道：

“看来，你可怜人类？为什么？”

玛丽娜搜索枯肠，想找几句概括的话回答，但一句也没有想出来。

“谁知道呢！因为人类知道爱，因为人类遭受苦难。也许我无缘无故地浪费怜悯。”

她犹豫了一下，又说：

“有一次，我还非常可怜先生你呢！”

罗贝托没有立刻回答，沉思起来。那严肃的表情似乎在他们之间挖了一道深沟。但玛丽娜仍然兴致勃勃地等着，象是在黑暗中警戒的哨兵。

“在我失去妻子的时候，对吧？”罗贝托问，“请不要以为对我的怜悯也是浪费。可是，那时候你怎么会知道我呢？”

“当时我只知道你的婚姻非常幸福。司登夫人非常迷人。表姐经常跟我说起她，我甚至觉得已经认识她了……我不该提起这件事，太冒失了。”

“这算不上什么冒失，你应当觉得有权利说，我也同意你有这种权利。”

玛丽娜想：

“真是命中注定的友情。”

她感到自豪，感到幸福，不肯放过罗贝托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但同时眼睛又望着烟火，看到非常绚丽的还轻轻赞叹，听见在旁边经过的农夫向她问好还回答一声“晚安” 发现某个气球施放之前有被风吹走的危险时还紧张得屏住呼吸。她还看到，篝火旁边，人影幢幢。不远的大树下边，有个土生白人在阴影中说着什么，只有白色的领子和假牙比较明显，随着火光的明灭时隐时现，象是在演一出动作

夸张的哑剧。

“谈起我妻子的你那位表姐是谁？”罗贝托问。

“先生不认识，叫阿德莉娅·菲格拉，米格尔的妹妹。她从来没有被人介绍给司登夫人过，但非常崇拜夫人，还到墓上为她献了一束鲜花呢。”

罗贝托感动了：

“我的妻子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你难以想象，有多少次我出乎意料地发现，人们对她非常怀念。对你表姐的做法我并不感到吃惊，我妻子的影响所及远不止认识她的人。朋友们对她崇拜到了虔诚的地步。她的魅力永世长存，因为她是个每时每刻都不相同的女人。”

“我原来就想到了。”玛丽娜小声说。

“我们象两个欢天喜地的孩子一样开始了生活，也发现了生活，发现了世界。直到最后一刻，我们的幸福一直完美无缺。然而，没完没了的悲伤叫人无法忍受。我生性喜爱欢乐，身体又健康，虽说悲伤，生活得还算不错。”

他举起双臂，做了个博大的手势，象是让人们看看天上的星辰、地上的树木、欢乐的火舌和心满意足的人群：

“等以后回想起桑塔罗萨庄园的时候，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相信。肯定再也想象不到小姐象我现在亲眼看到的这样美丽。”

“你不觉得我们一见如故吗？”玛丽娜突然问道。

“当然啦。”

这时候，埃米莉亚太太发现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走了过来：

“先生到那边去吧，那边听弹吉他更清楚。”

两个人跟着埃米莉亚太太走过去。

罗贝托坐在母亲和女儿中间，朝玛丽娜诡秘地笑了笑，低声说：

“对你防范很严呢。”

两个人觉得和刚才单独在一起时一模一样。一个黑白混血儿用男中音唱着小曲，歌声委婉动人，埃米莉亚太太不时评论几句。在歌声和评论的间隙，罗贝托和玛丽娜不受干扰，继续交谈。

“我们的谈话非常愉快。”罗贝托说，“这样，我对桑塔罗萨的印象就完整了。”

“如果成了邻居，一定再谈很多次。”玛丽娜回答说。

“或者你结婚之后在里约热内卢相见。我有个姐姐，在刚到的时候可以为你们当导游。我希望你们成为要好的朋友。她一定会认为你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囚禁至今是个罪恶。我们一定能看到，在里约热内卢，关在桑塔罗萨之塔里的公主跟上了时代的潮流。从今以后，希望你把我当朋友看待。到了里约热内卢，请你或你的丈夫通知我一声。”

“我的丈夫？”

这句否认性的问话脱口而出。此刻，她看见米格尔正站在场院当中，手里高高举着个长把烟花，突然间火光闪起，把他的整个身体染成了绿色，线条分明，样子滑稽可笑。玛丽娜后悔当初没有把想法向米格尔挑明。现在她以为，米格尔早就该了解这些想法。

“我去跟表哥谈谈，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她站起身，对罗贝托说。

她几乎一溜小跑来到场院。听到她呼唤，米格尔转过脸

来，但没有马上答应，又吩咐了几句什么，把一个烟花交给身边的小伙子，才问道：

“怎么啦，玛丽娜？出了什么事吗？”

他的目光里只有最平常不过的好奇、不见半点怀疑的眼神。

玛丽娜把他拉到离人群较远的地方，准备仔细地谈一谈，解释一番，让他思想上有所准备，然后再安慰几句。然而，实质性的话却不肯等待，不肯转弯抹角，象山顶上滚下的石头一样奔腾而出：

“米格尔，我不能跟你结婚。”

“什么？！”

“我不能跟你结婚……不能！”

“这儿看不清你的脸，到亮地方去。”米格尔粗声粗气地命令说。

玛丽娜走了几步，来到一盏灯笼下边，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米格尔发现，对方的决心已定，没有更改的余地。

“是那个混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万贯金钱……”他喊叫着，声音也变了调，沙哑得令人胆寒，并且非常吃力，引起旁边一伙人的注意。

“看在上帝份上，米格尔，小声点。不是他，我发誓，不是他。刚才他象个一般朋友似地跟我谈话，甚至还谈到了他的妻子。再说，我不是现在才做出决定的。今天下午，在篝火旁边，我就拿定了主意。况且，我的决心由来已久了。”

“下午你还说是开玩笑。”

“当时，我希望是在开玩笑，不愿意对你做出这种事来。”

“我去和你母亲说，事情不能这样算完。”

他丢下玛丽娜，朝埃米莉亚太太走去。看那走路的样子，气得身子都僵硬了。玛丽娜犹豫不决地跟在后面，却发现罗贝托站起身朝她走过来。为了不让他看到米格尔在埃米莉亚太太跟前闹出什么洋相，就停下脚步，拦住他，一面和他东拉西扯，一面偷偷望着米格尔和埃米莉亚太太。

米格尔坐在姨母旁边的空椅子上，由于树影遮挡，模糊难辨，但大家清楚地看到，玛丽娜脸色平静，举止自然．对罗贝尔说着什么无关紧要的事情，偶尔听对方说句笑话，还莞尔一笑，后来又从火堆里拿出烧熟了的香蕉和青玉米与他一起分吃。在整个过程中，她一直警觉地等待着米格尔和母亲谈话的结果。

埃米莉亚太太终于站起身，独自一人来到他们跟前，神态相当庄重。她语气严厉地对罗贝托说：

“我和女儿先走了。请先生不要客气，离晚会结束还早呢。晚安。”

罗贝托打算陪她们回去。他没有注意到埃米莉亚太太对他的态度有了变化，而玛丽娜却惊奇地发现，埃米莉亚太太头一次不顾桑塔罗萨庄园神圣的好客传统，没有象以往那样殷勤地嘘寒问暖，也没有提到如果愿意的话罗贝托可以到餐厅的条几上吃一顿精美的夜宵。罗贝托过得是否愉快她已经没有兴趣关心。可以肯定，她后悔一开始劳神费力做夜宵。早知如此，让他们吃点篝火上烤的东西就足够了。她还后悔找来薰衣草为他熏了卧室——那间房子自从佩德罗二世住过之后就称为“皇帝室”，专供贵宾使用。

三个人一声不响，慢慢朝宅院走去．埃米莉亚太太走在中间，脸上表情严厉，冷若冰霜。前边，一群兴高采烈的年

轻女佣人也在往宅院走。按照埃米莉亚太太的吩咐，她们必须在十一点歇息。

罗贝托说夜色很美，埃米莉亚太太没有回答，玛丽娜心潮荡漾，但非常谨慎地说了声“是”表示赞同。又是一阵沉默。罗贝托还蒙在鼓里，只能以自己的想法解释提前回家的原因。

“这么好的夜晚应当早点歇息。”他声音圆润、和蔼。

玛丽娜斜着眼偷偷看看母亲，又用最简练但充满激情的话表示同意。

在门口告别的时候，两个上了年纪的女佣人前来迎接母女二人。玛丽娜对其中一个说：“晚安，老妈妈。”黑人老太太——她的奶妈——回答说：“晚安，我的孩子。”看得出来，当着罗贝托的面称呼玛丽娜“我的孩子”，她充满自豪。

埃米莉亚太太走进头一个亮着灯的房间，打了个手势叫女儿也进去。

这是米格尔的办公室。埃米莉亚太太坐到写字台后面，脱下外衣，声色俱厉地说：

“我要你解释清楚，为什么干出这种残忍、任性的事来？”

玛丽娜还披着红披肩，站着回答说：

“不，妈妈，不值得多费口舌。明天再谈吧。”

她说得从容，但决心坚定。埃米莉亚太太强有力的目光与女儿空前的倔强较量一番之后终于退却了：

“好吧。我想了解一件事。那个司登先生对你讲了什么？”

“没有讲任何特别的话。我们谈了谈，交了朋友，甚至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我知道他跟你谈到了妻子。”

“稍微说了几句。”

“他是无法慰藉的鳏夫，不会跟你结婚。”

“妈妈，请你不要再说下去了。我之所以解除婚约是因为这订婚本身是个错误，司登先生与这件事毫无关系。今天，交个朋友已经算不得丢人现眼。”

“在这里还算得上，小姐！你已经让人们都知道你朝三暮四；女儿看中了外人，我也脸上无光。庄园里可怜的人们永远忘不了，我也就一直害羞。在两位工程师面前我同样抬不起头来，他们也许正和他本人议论你的举止呢。”

“妈妈正在气头上，说话不公平。刚才米格尔也一样。不过这没有关系。”

说完，转过身，上了楼梯。她自己也纳闷，怎么能如此坚定地反对母亲的意见，并且既不费力又没有表现出不尊敬。虽然埃米莉亚太太生气，米格尔痛苦，但她的心已经打上了铁甲，为能自作主张而感到幸福。

“我心地不够善良。”她想。

埃米莉亚太太陪女儿走了几步，又提出一个问题：

“失去米格尔的友情——从各方面说你都应当衷心感谢这种友情——你不觉得可惜吗？”

“可惜。”

然而，心里却没有半点可惜的感觉。在她看来，米格尔的友情成了遥远的、过去的事情。

女佣人的房门半开着，玛丽娜喊了伊莎贝尔一声，屋里一群姑娘齐声回答：

“小姐，我们正算命呢！”

这间房子原先是伺候小姐们的女奴住的，至今还保留着原来的叫法——贴身女奴房间。现在，屋里有四张床，每个墙角放一张，但到了圣若奥节晚上，地上要铺上席子和棉垫，供远道来的女客人过夜。姑娘们的肤色各异，从“老妈妈”的小女儿、和玛丽娜同吃一个人的奶长大的姑娘那黝黑的皮肤到刷洗餐具的葡萄牙人那玫瑰色的脸庞，应有尽有。她们之间完全平等，连对玛丽娜的尊敬也毫无二致。玛丽娜一进门，她们都站起来，窗户旁边正在交头接耳的两个也停住嘴，但她已经听见了米格尔的名字，知道她们在议论刚才发生的情况。

伊莎贝尔正伏在脸盆上算命。庄园的姑娘们总是盼着圣若奥节晚上的到来，请圣神揭示藏在水中的命运。第二天一清早到池塘边洗脸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不能让自己的影子先于池塘映出的影像在水面出现，否则就预示着一年里要遭灾祸。

大家围在脸盆四周，继续象儿时的伙伴一样跟玛丽娜说笑，其中有不少确实是她小时候的伙伴。她们把鸡蛋打破，放进水里，急切地观察在水面形成的图案。总是由伊莎贝尔头一个解卦，并且掌管算命的程序。她是这群姑娘的天然首领，想象力丰富，从来不重复解卦词，甚至不说这一次跟那一次纹路相似。

“安娜，你的卦象是个木匠的板凳。若阿根一定会回来跟你结婚……好，可以换水了。基卡，你打鸡蛋吧……不是棺材，绝对不是，别再哭天抹泪了，你这个傻丫头。给小姐让开点。样子象棺材，其实是轮船，你仔细看看。卦上说你要旅行……”

“我呢？”玛丽娜说，“我也想打鸡蛋。”

脸盆里又换了水。伊莎贝尔看了看图案，犹豫了一会儿才开始解释：

“不知道这是什么……啊，看出来了！……是棕榈树，排列得很整齐的棕榈树。比别人的图案都漂亮，小姐要到有棕榈树的地方去住。姑娘们，现在结束，等我从小姐房间回来以后再给剩下的人看。”

玛丽娜在另一个脸盆前面停下来：

“你们在这些小纸条上写了什么？男人们的名字吗？”

“今年写的是职业。”伊莎贝尔回答说，“什么邮差啦，司机啦……没有配得上小姐的。”

“我写的各种职业都有。”莱昂诺尔说。她是个黑白混血姑娘，脸上搽着脂粉。谁都知道，她想找的是有博士头衔的男人。姑娘们一阵快活的哄笑，她生气地低下了头。

玛丽娜安慰她说：

“至少你长得象位公主。我也想要个纸条，不过等不及它在水里泡开了。这样吧，我把它拿回去，放到枕头底下，明天一早就打开看。走吧，伊莎贝尔。”

第二天醒来，玛丽娜心情爽快，仿佛生活中一切都称心如意，事事都能如愿以偿。她觉得有人在屋里走动，打开了窗户——估计是伊莎贝尔——，但没有完全醒来。等睁开眼睛，却看到母亲耐心地坐在床边，表情沉重。

玛丽娜伸个懒腰，朝她笑了笑。

她回想起头一天跌宕的情感变化，清晰、新鲜，栩栩如生。她想：“如果不与司登结婚，决不嫁他人。”

虽说仍然觉得不可能与罗贝托结婚，但她意志坚定，心

里快活。她把手伸到枕头下面，摸出头一天放的小纸条，只见上边写着“百万富翁”，马上把纸条递给埃米莉亚太太：

“你看圣若奥怎么说的吧。真有意思！”

埃米莉亚太太连看也不肯看一眼。她说：

“我必须跟你谈谈，玛丽娜。因为你的事，昨天晚上我睡得非常不好。这是意料之中的。米格尔，可怜的米格尔，今天一早就回里约热内卢去了，说把这件事托付给我解决。我回答说，尽量去办，但没有把握。还说，看到头一个漂亮小伙子在眼前经过就丢下他这样未婚夫的姑娘不值得他爱。这是真话。我的女儿竟然照着城里人的样子梳妆打扮，穿起华丽的衣服来了！”

玛丽娜不想反驳，痛痛快快地听完这番话，然后伸出手，按了按用绳子拴在床上的电铃。这是家里唯一的电铃，米格尔拿来的新鲜玩意儿。有一天，他从里约热内卢带来了电线和电池，偷偷装在了床头。得到这件礼品，一向懒惰的玛丽娜心花怒放。早年间拍巴掌唤人的方法已经不适用了，那时候走廊里来来往往都是奴隶。

“米格尔的电铃！”埃米莉亚太太叹了口气，“玛丽娜，你忘恩负义，我不管了，但是不要胡思乱想，以为解除婚约能帮助你跟司登家拉上什么关系。我看结果只有一个：你成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这些话和你昨天对我说过的差不多。”

玛丽娜一边吃早点，一边听母亲为米格尔唱赞歌。往常，埃米莉亚太太看不惯女儿让人把饭送到床边的放肆做法，有时候甚至在楼梯口监视，发现伊莎贝尔端着餐盘上楼就把她拦回去，强迫玛丽娜下来。今天，她对女儿的坏习惯不加干

涉，听之任之，为的是慷慨激昂地重弹劝女儿订婚时的老调。她描述过去的场面，说玛丽娜和米格尔从童年时代就亲亲热热，两小无猜。

“你哭起来的时候，只有他能逗乐。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爱哭的孩子。要是父亲去劝，反而哭得更厉害。你和阿德莉娅还小的时候，米格尔已经上了学，嘴上快长出胡子了。那时候你对他比对阿德莉娅更喜欢。他考试的日期和得了什么分数，你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在母亲的唠叨当中，间或出现一个新的或者已经忘记的故事，引起玛丽娜短暂的兴趣。

“几个月以前，正发愁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你愿意跟他订婚的时候，有一回我碰见米格尔在厨房里为你准备早咖啡。不知道是伊莎贝尔不在还是她没有听见电铃响。我不让他干那类活，他生气地对我说：‘让我的生活中有点小小的欢乐吧！’。”

有时候，玛丽娜厌烦地皱皱眉头，有时候又很感动：

“妈妈，我不想失去米格尔的友情。”

埃米莉亚太太终于离开了，垂头丧气地去安排家里的活计。玛丽娜留在屋里，单等客人们回来的时刻。十一点半，她拿着一本没有读过的书下了楼，径直走到前边的阳台上，那双眼睛不时从手表挪向远处的山丘，骑手们第二次察看土地回来时要首先在那边出现。

这里视野广阔，但上下不便，很少有人来。玛丽娜没有去那个人人喜欢、上下方便、带顶棚而又凉爽的凉台，而有意选择了这一个。

当年，就在这个凉台上，就在这个时刻，她的父亲总是

等待从里约热内卢来的报纸和信件。每当年轻的马夫从邮局赶回来，就首先在玛丽娜现在正凝目注视的那地方出现。这时候，父亲就掏出怀表，计算小伙子来回用了多少时间。

阳台两端各有台阶与下面的平地相通，台阶旁边各有一棵古老的栀子，一年之中有半年繁花满枝。

玛丽娜看见客人们在远方出现了，走近了，下了马，便高兴地朝罗贝托招手。他直接朝阳台走来，随从人员则走旧路从旁边的大门进家。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罗贝托说，"很不幸，我决定不买了。我说不幸是因为不能成为你的邻居了。"

"不买那些土地了？"

"不买了，灌溉问题太大，非常糟糕。"

"我要告诉你一个相反的消息。我不再到里约热内卢去了，解除了婚约。"

"昨天他们告诉我了。"

玛丽娜心里琢磨，是谁告诉了他，都说了些什么。

"我现在想知道，"罗贝托接着说，"你告诉我的是个好消息呢，还是个坏消息。"

"好消息！纠正了一个错误。"

"对我来说也是个好消息。"罗贝托说，接着又加上了一句：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他口气严肃，说话一字一板，这无异于直截了当地问："玛丽娜，你爱我吗？"

玛丽娜没有回答，他马上又提出一个问题。

"你是在这儿等我吗？"

“是。”

“为了告诉我这件事？”

玛丽娜点点头，一连点了两次。

“你可真是个迷人的姑娘。”罗贝托说。

栀子花的香味和着泥土的芬芳飘上凉台。在玛丽娜一生中，和罗贝托说的“迷人”这个词让她同样惬意的事还不曾有过。

两个人并肩倚在铁栅栏上。玛丽娜望着远处的山丘，罗贝托的目光则落到她的身上。管家马托斯在下边走过，抬起头好奇地望了望他们，把手举到帽沿表示问候。玛丽娜发现，她和罗贝托多么象一对恋人。她春情涌上了面颊，罗贝托眼里闪着光辉。她竭力记住母亲的话：“他不会跟你结婚”，以便压抑住对罗贝托说出决定性话语的希望。

“现在改换未婚夫为时过早吗？”罗贝托问。

玛丽娜转身冲着罗贝托，仿佛要扑进他的怀抱。但马上故意恢复原来的姿势，把胳膊肘放在栅栏上，望着远方的山丘。

“我觉得不算早，不算早。”她回答说。

“我们真是一见钟情。”罗贝托说完，吻了她一下。

# 4

蜡烛照得银器和水晶器皿光彩熠熠，给桌布的花边投上颤动的阴影。坐在罗贝托旁边的是桑切斯夫人。这个胖胖的女人亲热之态可掬地对他说：

“你的厨师在里约热内卢首屈一指，我总是这样认为。”

接着，又是一阵赞扬：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花儿和银器。”

话说得虽然平淡无奇，却透露出内心的贪婪。她那善于鉴赏的目光似乎在给每件东西规定价格；她的手在轻轻抚摸着离得最近的几枝兰花，仿佛要把它们从餐桌移植到自己的上衣上。夸奖一通之后，又让目光稳稳地落在玛丽娜身上。

罗贝托并没有完全注意听，脸上浮现着敷衍的亲切表情。桑切斯夫人想改换个使男主人更感兴趣的话题，于是就谈起玛丽娜来。

“常言说得好，”她又开口了，“女人比男人更易适应环境。请看你的夫人，一个从来不曾离开过农村的女孩子，坐在一位外交官和一位大法官之间，主持这次晚宴，简直象个行家里手。”

“玛丽娜适应环境？”罗贝托说。桑切斯夫人立刻发现，一

提起妻子他那漫不经心的神态马上转为专心致志。“不，夫人，你完全错了。我的妻子是个不论环境如何都靠自己的想象生活的人。我可以向你担保，在这里或者在庄园，她都完全一样。”

“她今天太漂亮了！”桑切斯夫人说。

按照热尔曼娜的主意，玛丽娜穿一件乳白色的连衣裙——她嫁妆中的珍珠。从头一天起，热尔曼娜就不停地给她出主意，在所有的细枝末节上都表现出对弟媳头一次举行的晚宴各项准备工作的关心。

“菜单怎么安排？……摆什么花？……一切都应当事先计划好。等你接待宾客的经验和我一样丰富的时候就会明白，即便最小的细节也非常重要……把厨房总管叫来商量商量。”

玛丽娜觉得，还不如由热尔曼娜直接掌管，不用征求她的意见，免得事事进行说教。“玛丽娜，头一道菜上什么？想一想，上一种你喜欢吃的。”她说。可是，玛丽娜刚刚提出葱头烧鱼，她又马上提出异议：“亏您想得出来！那是午餐桌上的菜！”就这样，当着厨房总管的面，把家庭主妇的无知全盘亮了出来。

此时此刻，热尔曼娜还在从餐桌的另一端用目光向她传达着什么信息，但她看不明白。和热尔曼娜打交道，她的意识不中用。对方要是罗贝托的话，她肯定早就看懂了。不过，不会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她看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这次晚宴也充分证明，热尔曼娜的安排每一项都有道理。

玛丽娜邻坐的大法官正在向她讲述一个很长的故事。他兴致极高，一则因为讲得活龙活现，二则因为看到女主人长得漂亮，却没有发现玛丽娜根本没有听。

“白费心思！”热尔曼娜心里想。她本想用目光告诉玛丽娜，应当和邻坐的宾客们交谈，听他们讲话。现在只好放弃这徒劳的努力。

目光和各种各样的想法仍然涌潮般朝女主人扑去。餐桌四周的人们被少见多怪的好奇心所驱使，全都在观察罗贝托的新妻子，对她品头评足，交换看法。

她绝顶的美貌得到一致公认，仅有的一些微小的分歧更加巩固了这一光辉的结果。宴会桌本该是演说家们施展才能的所在，这一次却成了众人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争论的场合。好在争论很快就平息下去了。

大法官的女儿说玛丽娜的牙齿不够整齐。一个饶舌妇——她是热尔曼娜在慈善机关的同事，认为本宅院的主妇地位最令里约热内卢人羡慕——提请人们注意，玛丽娜过分简朴，还稍微有点塌肩。她说：

“身材不合适就谈不上漂亮。”

决定性裁决是由坐在玛丽娜左边的外交官穆尼奥斯作出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长得丑陋，脸上总是带着迷人的笑容，那双机灵的小眼睛绝不会放过任何值得注意的事情。他的判断总是令人信服，特别是在这个小圈子内。不等他开口，坐在他左边的劳里塔·梅内泽斯——一个年轻而又不够稳重的寡妇——抢先替他宣布了裁决：

“穆尼奥斯说，只要有双她那样眼睛，任何女子都会成为美人。”

众人一齐赞同：“说得对！”不知道谁补充了一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眼睛。”

“什么颜色的？”劳里塔问穆尼奥斯。

“蓝色的，但在烛光下象是黑的。”

尽管有桌子相隔，玛丽娜也感到了罗贝托为妻子而自豪。热尔曼娜也在满意地估量弟媳获得的成功，认为教会弟媳表演是她的责任。

餐桌上人声杂乱，有职业性的高谈阔论，有头发卷曲的少妇银铃似的笑声，还有劳里塔·梅内泽斯表示惊讶或者钦佩的感叹，中间则穿插着热尔曼娜响彻四壁的噪音。感叹是劳里塔在沙龙交谈中的主要武器。她用惊奇作为回答，以笑声表示诙谐，还不断发出“噢！”“啊！”当作手榴弹掷向听众，有时候说句挑衅性的话或者高兴地喊一声：“我不相信！”不过，她所向无敌的兵刃——也是最原始的——要算那双褐色的大眼睛了，听别人说话的时候睁得圆圆的，笑的时候眯成一条缝。劳里塔的灵魂在于娇媚与服饰。此刻，她的注意力从左向右，从热尔曼娜的丈夫瓦斯科飘向穆尼奥斯。

“罗贝托太有艳福了，两个妻子都那么漂亮。”瓦斯科说。

劳里塔加了一句：

“又那么不同。”

“又那么不同！”穆尼奥斯望着玛丽娜，发现她在这欢乐的气氛中虽然不言不语，但表情轻松。

“可惜，这一位缺乏生气。”劳里塔说，“阿莉塞，还记得吧……”

穆尼奥斯不同意劳里塔的说法：

“我却注意到，她的表情极为丰富。所谓生气不仅仅是活跃。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生气更不单单表现在活动和行动上。”

劳里塔赶紧避开对哲学问题的探讨，问道：

“长得跟格雷达·卡尔博一模一样，稍稍黑一点，对吧？”

“不，一点都不象。她跟谁都不相似。”

在玛丽娜旁边，在所有人的头脑里，阿莉塞的形象来来往往，甚至坐到了她原来的座位上。宾客中的大多数都属于热尔曼娜和罗贝托所说的“一伙”，他们无所事事，围绕着阿莉塞，享受她的欢乐和好客，使用她花园里的游泳池和网球场。现在，他们又把玛丽娜当成一种奇特的遗产，准备象对阿莉塞一样祝贺她，对她亲密无间，仿佛友情来自这座宅院而并非女主人本人。要说与晚宴上什么人名副其实的亲密无间，那么只有表姐阿德莉娅。她高高兴兴地把玛丽娜当成了司登夫人，对她毕恭毕敬，并不因为她背叛了米格尔而怀恨在心。在阿德莉娅看来，任何一个姑娘都会这样做。她觉得玛丽娜的婚事完全可以拍成一部电影。惊奇地看过表妹的嫁妆之后，她拿走了几件衣服，打算回家和会裁剪的女佣人一起照着做。

然而，她今天穿的确实是从玛丽娜手里借来的，为的是保证头一次参加上层社会的活动获得成功。她瞪大了近视的眼睛看着宾客们，动作谨慎，表情严肃，惟恐暴露出对上流社会习俗的无知。来这里的任务是学习，但要显出早已通晓的样子。不论对晚宴本身或者烹调、礼仪，她都同样如饥似渴地学习。

由于太注重礼仪，阿德莉娅表情麻木，玛丽娜甚至怀疑她心里是不是高兴，并且还发现，每当应该笑的时候，阿德莉娅总是笑得过早、过分夸张，但笑容旋即消失，造作的沉静立刻恢复。

劳里塔·梅内泽斯对她说：

"我觉得，玛丽娜这件衣服是今年最好看的式样。是韦约内特产品还是仿制的呢？"

"是原产品。"其实阿德莉娅并不知道，但她当即排除了仿制品的可能性，仿佛那是对司登家族财富的污辱。

劳里塔用那洞察一切的目光飞快地瞥了她一下，似乎在说："这表姐是个下等人，大傻瓜！"接着又以居高临下的漫不经心的口气说：

"要说买东西，阿莉塞可算得上个天才。她经常向巴黎几个时装仿制商订做衣服，妙极了！"

说完，又把脸转向穆尼奥斯——他是这次晚宴中劳里塔最感兴趣的男宾——，听见他对玛丽娜说：

"我敢打赌，您非常喜欢谈论书籍，对吧？"

玛丽娜正要兴致勃勃地回答，却从劳里塔的目光中清楚看到，她绝不乐意听到任何男人提出穆尼奥斯刚才的问题。

"对，我非常喜欢读书，也爱讨论书籍里的问题。"在劳里塔的目光下，玛丽娜显得语调拘谨，声音无力，似乎不是对任何人说的。

劳里塔引起了穆尼奥斯的注意，开始给他讲起轻松的笑话。劳里塔肚子里故事不多，偶尔讲上一个也往往非常短，并且其中粗俗多于雅致。玛丽娜只听到了最后几个字，却马上想起了埃米莉亚太太，想起了母亲那不加掩饰的表情在她心理上产生的作用。直到现在，玛丽娜还没有改变看母亲的眼色行事的做法，还没有摆脱在强者面前唯命是听的老习惯。她象个小学生似的看着宾客们交谈，并为听到的话感到难为情。有时候她想："妈妈会怎么说呢？"有时候又想："米格尔会怎么说呢？"每当她感觉周围知识贫乏的时候，米格尔就

在脑海里出现。在玛丽娜看来，除穆尼奥斯之外，这些人谈话的文化水平都比较低下。

她默不作声地听着，故意装出似有若无的笑容作为面纱遮住表情，以掩饰社交经验的缺乏。然而，眼睛却总是不听使唤，从这个人身上转到另一个人身上，暴露了她内心的全部秘密。

桑切斯夫人通过宽宽的餐桌向她祝贺：

“你的晚宴桌是首交响诗。”

“我们的女主人才是交响诗呢。”大法官谄媚地向玛丽娜躬躬身子补充说，象是用银盘奉献给她一首赞歌。

玛丽娜机械地笑了笑，在这矫揉造作的庸俗气氛里感到压抑。她发现，热尔曼娜则完全相反，高兴得象一朵正在温室里开放的鲜花，而她却又厌烦又疲劳，觉得脸色也变得苍白了。水晶餐具相碰的叮当声震得她的头微微作痛，并向躯体的其他部位扩散。周围一切都不和谐，完全相反的头脑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这一切，作为女主人的玛丽娜都不感兴趣，别人却偏偏羡慕不已。

劳里塔·梅内泽斯宣扬起迷信和妖术来。玛丽娜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相信自己重又置身于桑塔罗萨那班小人物们中间，只是缺少黑人们土里土气的发音罢了。大法官不再谈论往事，转而说起招魂术。他象庄园里的老厨师卡洛斯一模一样，眼里闪着阴魂附体者那种特有的光芒。

“夫人可以当一个出色的通灵者。”他说，“有直感能力，我从您的眼睛和手看得出来。”

“我也从眼睛和手上看出来她有直感能力。”穆尼奥斯插嘴说，“不仅对神的启示有，对其他所有的启示都有。我

还看得出来，她虽然非常勇敢，但生性腼腆，对不对？”

从玛丽娜心不在焉的笑容里，穆尼奥斯发现她不想谈论自己。过了一会儿，玛丽娜若有所思地说：

“想不到上流社会是这样的，晚宴上的谈话是这样的。”

“没有想到？餐桌上就是这样。晚饭后可以去打牌，跳舞，但吃饭的时候就是这样东拉西扯。夫人计划设立个文学沙龙吗？”

“我？不！你想到哪儿去了！”

“没有用处。今天，人们不想让任何事情限制自由。漂亮的女人们大大方方地显示自己的无知。比如说我们的女友劳里塔吧，”穆尼奥斯压低了声音，带着嘲讽的口气说“就能毫不犹豫地提出问题。假若听到个陌生的名字，她绝不肯放过：‘他是谁呀？’——也许是个电影新星或者某个女人的新情夫呢。告诉她那陌生人是位诗人或第一流的科学家全都是枉然，因为对这些人她不感兴趣，很快又把名字忘到脑后。”

“但是，这里的人们并不全象她一样吧？”

“当然不。有一次她问我：‘哥德是谁呀？住在科帕卡巴纳亚①吗？’‘不，’我回答说，‘是位诗人，已经逝世了，死于魏玛。’我敢打赌，要是现在再问她，她又忘了。想打赌吗？”

“不，不要打搅她了。”

劳里塔把脸转向他们：

“穆尼奥斯，昨天是我的生日，你连束兰花也没有送，

①里约热内卢最繁华的商业区。

太不象话了。我弟弟卡洛斯从圣保罗打来了电报，你猜猜电文是什么？——拥抱你，还望节哀！”

“节哀？节什么哀？”玛丽娜真心实意地问。

“劳里塔不会回答的。”穆尼奥斯插嘴说，“因为她从来不肯说出自己的年龄。”

“我收到了几件称心的礼物。”劳里塔接着说，“不过我想要的谁也没有送来。我想年轻五岁。”

“谁也没有送去？”穆尼奥斯幽默地说，“我倒愿意向女友们献献这份殷勤。不送她们鲜花，而是送上几年青春，附上我一张名片。谁知道火星上是不是流行这种做法呢？”

“可惜我们星球上不流行！”劳里塔怨叹一声。

“要是真的那样，我该破产了。”穆尼奥斯继续说，“等没有钱再买的时候，我就去当推销员，去低三下四地叫卖。当一个漂亮的女人刚刚感到额上出现头一条皱纹的时候，卖给她几年青春该是件赏心乐事。”

“富贵女人们买，”玛丽娜提醒说，“而穷人则要卖。”

“是吗？那么穷人个个都要老态龙钟了。在街上遇见老妇求乞，慈善的太太们就会说：‘真可怜！脸上有这么多皱纹！太衰老了！确实一贫如洗了。这次我非施舍不可。’人人都要厉行节约，请想一想，一个青春年华将尽而心中还燃烧着爱情之火的女人会多么节俭！”

穆尼奥斯每说一句，劳里塔就用“噢！”或者“这个穆尼奥斯呀！”欢呼一声。但穆尼奥斯是在对玛丽娜说话，把全部的精明与亲切统统倾注在她身上。

“如果谁有短短的半小时等待客人的时间，那么她就一定要打电话给时间掮客：‘喂，我有半小时要卖！’绝不会有

一点浪费！要是谁决定自杀，那么她就把余下的岁数高价出售，然后挥金如土，实现临死前的一切愿望。再不会有任何人谈起‘献出一生’，因为担心别人要为此付出巨额款项。芸芸众生为伟大的天才们捐献，这些人将长生不死。百万富翁钟爱的女人们青春长在，世界最后将被她们这种人充斥。”

热尔曼娜从餐桌的另一边看着玛丽娜专心致志地和穆尼奥斯谈话。

“时间到了。”她想，“玛丽娜还想不起来宾客们单等她宣布晚宴结束，好起身离席。”

这时候，玛丽娜突然站起身来。

晚宴结束，宾客们围在牌桌四周。玛丽娜不打牌，和丈夫的姐夫瓦斯科攀谈起来。

瓦斯科是个和蔼可亲、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担任热尔曼娜丈夫这个角色，显然过分年轻了一点。他头发乌黑锃亮，紧紧贴在头上，再加上训练有素的运动员体魄和象猫一样灵巧好动的习惯，更显得风流倜傥。

热尔曼娜爱上了瓦斯科是因为他长得英俊。婚姻很美满，但美满的含意对两个人大不相同：女方认为得到了幸福，男方则觉得交上了好运。司登家族的女继承人向本来既无职业又无钱财的丈夫提供了他认为重要的一切——汽车、旅游和英制服装。瓦斯科离开了当地的比赛，来到了国际网球场，把社交能力、令人开心的快活和优美的舞姿带到了一个比他出生地惬意得多、豪华得多的环境之中。

热尔曼娜为瓦斯科古典美男子的风度自豪，为她亲自发现并悉心培养的瓦斯科身上种种优秀品质自豪，为丈夫在社交聚会上善于言谈，充满青春活力而自豪——这一点足以弥

补她本人严肃得有点古板的表情。结婚的时候，她把资产严格分开，不准丈夫插手管理她数以百万计的财富。然而，她抵御不住丈夫的花言巧语，几乎总是对他随心所欲的奢侈一让再让。

她嫉妒心很重。表面看来，她象所有经常旅行的现代妇女一样不动声色，但实际上时刻秘密监视着丈夫的行动。不过，她倒也放心。"瓦斯科没有出轨的危险。"她想，"因为他知道会失去什么。"

玛丽娜坐在办公室的一角，乳白色裙子的下摆垂到地上，静静地听瓦斯科详细描述他在桑特莫里兹头一次滑雪的动人场面。结婚以后，听他讲滑雪的经过，这是第二次了。

"只要动作灵活、视力好，无论什么体育项目都能玩得来。"瓦斯科说，"你看过罗贝托那年照的照片吗？"

玛丽娜说从来没有见过。

"他一般把像册放在这里。"

瓦斯科比玛丽娜对这个家更熟悉。他打开写字台的头一个抽屉，取出了像集。

他一页一页地寻找给玛丽娜看的照片，玛丽娜设法看清在眼前一晃而过的每一个形象，似乎每一页都牵动心弦。罗贝托和阿莉塞的全部生活都在照片中出现了。

"在这儿。"瓦斯科说。照片上白雪皑皑，太阳在树木和人物旁边投下了诗情画意的阴影。瓦斯科指着一张张照片说明地点、人物，介绍着竞争的对手，项目的纪录和雪道的艰难以及山的高度，还指给她他们住过的旅馆，他所住房间的窗户。

"这是谁？"玛丽娜问。她明明认出了阿莉塞，却若无其事地问了一句。

“是阿莉塞。”瓦斯科回答以后又接着解说下去。雪景里，一小群人身穿深色衣服，个个脸上神采飞扬，阿莉塞红光满面，笑容可掬。

“照得太好了。”瓦斯科说，“罗贝托是个了不起的业余摄影家。那时候，照像器材比现在差远啦。”

玛丽娜本想一张一张看下去，但还是让瓦斯科把影集放到一边，自己去尽家庭主妇的义务，四处转一转，和这个搭讪几句，和那个寒暄两声。

后来，看到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围在牌桌四周，她就一个人躲进办公室，开始从容不迫地从头翻起影集来。不料，劳里塔·梅内泽斯很快发现了——她早就看过这本影集，并且在不止一张相片上出现——，高兴地叫了一声，坐在沙发上，紧挨着玛丽娜，象个叽叽喳喳的鸟儿似的逐页加以评论：

“我在那儿……这儿也有……让我回想起那无限美好的时光！……您看这裙子有多短，我的上帝！阿莉塞这件衣服漂亮极了，是‘兰文’服装店制作的。她这件是玫瑰色的，我也有一件，一模一样，只是颜色不同，是蓝色的！……这种游泳衣在当时穿着还显得过分大胆，今天看来甚至有点土气了。”

照片上，阿莉塞双臂前伸，准备跳水。玛丽娜觉得她的游泳衣并不土气，要是埃米莉亚太太看见了，还会说有伤风化呢。不过，相片毕竟不是真人。

劳里塔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阿莉塞胆子更大的人。看到别人干什么，她就非亲自试试不可，特别是那些冒险的事。在水里，她简直是个疯子，各种潜水动作都敢做，还跟男人们比赛，

不论谁挑战她都应战。有一回，冒着生命危险在科帕卡巴纳海滨救了个溺水的儿童，各家报纸都有报道。”

玛丽娜不慌不忙地翻着，发现罗贝托很少在像片上露面，而阿莉塞在每页上都多次出现。

“都是罗贝托照的。”劳里塔解释说，“有一段时期，他迷上了摄影，每次出去玩都给我们照，阿莉塞更是整天价让他照。”

“她倒是个再好不过的模特儿！”

“这是在蒂茄卡亚公园野餐时照的。”劳里塔接着说，“这张是到巴克达郊游的时候……您看，他就是莱昂诺尔·马托斯！我都把他给忘了。这小伙子爱阿莉塞爱得发狂。”

“哪个是他？”眼前是一张在家庭网球场上拍的照片。玛丽娜仔细端详着照片上穿运动服的男人们。

“这个是，个子最高的这个……我常常逗他，说他爱阿莉塞爱得发狂……惹得他发火。”

每张照片上都有阿莉塞，每个阿莉塞都不相同。她的穿着总是当年的最新款式。有时穿运动服，有时着便装，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既有单身的，也有合影的，但极少有因为打扮过时而显得苍老的，极少有照得模糊不清的。其中一张上，阿莉塞站在船上，风掀动着她的头发；另一张，正坐在火车车窗前吃三明治；这一张是和罗贝托手挽着手在威尼斯照的；那一张是她打着阳伞在罗马科洛西姆斗兽场废墟上拍的。每张照片的光线各不相同，有的在阳光下面，有的在阴影里，有的则在阳光与阴影形成的斑驳陆离的花纹之中。

“啊！这张妙极了！”劳里塔欢呼起来。

原来是一张抓拍得非常成功的特写照片。画面上只有阿

莉塞的头部和肩膀，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镜头。发式新颖，露出了前额和耳朵，头发根历历在目，在额头上边画出一道优美的线条。嘴唇与调皮的眼神相呼应，似乎在准备亲吻或者吹一声口哨。烟环冉冉升到旁边，说明她在吸烟。照片生动，充满活力，让人爱不释手。

“香烟在哪儿？”劳里塔合上影集，想起来要吸烟。

“大概我那小客厅里有。”玛丽娜说，“我去取。”

小厅的门开着，玛丽娜走到门口，发现穆尼奥斯和瓦斯科站在画像前面，背对着门，显然是在谈论阿莉塞。瓦斯科问了穆尼奥斯一句什么，玛丽娜没有听见，但穆尼奥斯的回答她听得一清二楚：

“他绝不会忘记！”

玛丽娜停住脚步，想在他们看到她之前离开。穆尼奥斯转向瓦斯科。现在，玛丽娜看到了他的侧面，发现他一改以往那种沉稳的表情，显出兴致勃勃的样子。他接着说：

“绝不会忘记！我了解罗贝托。你说，哪个男人能忘记象她这样的妻子呢？”

玛丽娜来不及溜走或者躲避了，因为穆尼奥斯又稍微把头一转，瓦斯科也转过身来，同时都发现了她。她尴尬地走进小厅，恨不得立刻钻到地底下去。不过，还是她首先打破了难堪的局面：

“我去给劳里塔拿香烟了。”

# 5

那天夜里，玛丽娜做了个梦，非常可怕，又非常清晰。阿莉塞出现了，依然是韦隆油画上那身装束，那种姿势，但表情变了……她在笑……笑容下面隐藏着令玛丽娜胆寒的威胁。她开口说话了：

“我死了？你以为我死了？笑话！”

她好象在指责玛丽娜撒了弥天大谎。那嘲弄的笑声在空中回荡，布满四方，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死了？胡扯！我活得好着呢！你问问别人我是不是死了……罗贝托，你说说，我死了吗？……问问热尔曼娜，我死了吗？问问穆尼奥斯，问问劳里塔……问问厨房里的安东尼奥，问问儒莉娅。”

她又说出了一连串的名字，所有的人都应声赶来，围着她笑啊，嚷啊，闹得热火朝天。

热尔曼娜和瓦斯科在笑。穆尼奥斯在笑。阿莉塞问罗贝托她是不是死了的时候，罗贝托摇了摇头……也在笑，虽然向玛丽娜投去了个怜悯的目光。厨房的安东尼奥也在笑，把身体挺得笔直，脸上肌肉抽搐。儒莉娅曾是阿莉塞的贴身女仆，她的笑声越来越大。所有的男女仆人都一齐放声狂笑。

这笑声象石块一样，雨点般砸在玛丽娜头上。

"但是她不同意你还活着。"玛丽娜指着新来的一个厨房帮手说，"他不认识你，不可能同意。"

不料，新来的人也在笑。玛丽娜寻找伊莎贝尔，伊莎贝尔却不在身边。

这时候，她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是在做恶梦。眼前恐怖的景象把她紧紧缠住，她挣不开，醒不了。她拼命想喊罗贝托，让丈夫唤醒她，救救她，但声音卡在嗓子里，喊不出来。她想祈祷，乞求圣母帮助她苏醒，然而神志却更加昏乱。

现在，她已经深信不疑，阿莉塞确实没有死。

"可是，假如你没有死，那么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呢？"她紧紧抓住自己，象是要抓住企图逃遁的幽灵。然而，没有人肯听听她痛苦的发问，大家都在笑。

后来，终于挣脱了恶梦，清醒过来，打开了床头灯。罗贝托在沉沉大睡，玛丽娜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叫醒他。内心的恐惧占了上风：

"罗贝托！……罗贝托！……我做了个恶梦……你想象不出是多么可怕！"

她坐在床上，不停地抽咽，瞳孔胀大，浑身颤抖。

"是因为吃了龙虾蛋黄酱的缘故。"罗贝托下了床，打开房间的所有电灯，给玛丽娜端来一杯水，然后象哄受了惊吓的孩子似的把她搂在怀里：

"只不过是个梦。好了，过去了，已经过去了。"

玛丽娜上下牙不停地打战，眼睛在房间里搜索，寻找刚才的景象：

“她恨我。”

“谁都不恨你，我的小傻瓜。”

“真的恨我……阿莉塞恨我。”

“你还在做梦。”

“不，不是在做梦。我知道她恨我。我一直喜欢她，在认识她以前就非常崇敬她。”

罗贝托不无恼火地叹了口气：

“玛丽娜，你应当控制自己。我可不会担当没有奶的奶妈的角色。”

听完这句话，她马上镇静下来，喝了一大口水，把枕头整理了一下。罗贝托恢复了耐心，问道：

“好些了吧，可爱的小妻子？”

“好些了，你不用担心，把灯关了吧。”



“完全过去了？”

“完全好了。”

可是，她依然觉得，这个梦永远做不完，永远留在头脑里。她不敢闭眼。虽然偎在罗贝托怀里，但稍微一打盹阿莉塞就要在眼前出现。只有在白天，事情忙碌，阿莉塞的影像才渐渐消散，但却留在她的身上，面目清晰，有血有肉。

那次恶梦之后，韦隆画的肖像奇怪地获得了生命。玛丽娜再也不觉得她是个没有活力的物件。倒也不是真的看见她活动了，而是感到她马上就要动；感到是个活生生的人静静地站在画布上，弯弯腰、吸口气，又不被人发现；感到她表情丰富，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趁人不注意的时候还转动眼珠。这一切告诉人们，她随时都可能离开画布，在地上行走。特别是她的手臂，只要有人一看，就仿佛刚刚恢复原

状或者正要变换姿势。

人人都认为这张肖像画得神奇，眼睛画得炯炯有神，即便是门外汉也能发现韦隆大师的功力。但是，对玛丽娜来说，肖像的内心世界却非常奇特，仿佛它自认为有权分析玛丽娜的每一个举动及其动机。

现在，即便在小厅外面看不见她，同样也能感到她的存在。死者在那场恶梦中表示出的敌意弥漫在整个宅院，有时候象块石头压在玛丽娜的头上。当初阿莉塞用过的每一个物件都活了起来，对玛丽娜咬牙切齿。阿莉塞有千百种方法表示她仍然在这个家里生活，并且一开始就让玛丽娜感到了她的存在。恶梦之后，她的做法更加咄咄逼人，更加粗暴凶狠，不停地敲打玛丽娜裸露在外的神经。

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抽屉里的一把折扇，书的某一页旁边用铅笔作的记号，都能转眼之间驱散她的欢乐，把她打入凄楚的沉思。有一回，在轿车的小抽屉里发现了几张发票，她也拿出来仔细查看。其中一张是买了六双绸袜。她从来不曾听说过竟然有那么昂贵的袜子。

阿莉塞的个人用品都已经拿走了——她的字迹付之一炬，衣物分给了女佣们——但还有一些东西谁也没有想到收拾。高尔夫球杆和网球拍仍然立在女佣更衣室的角落里。渐渐地，玛丽娜不曾怀疑过的物品——家具、艺术品——也与阿莉塞有了出人意料的关联。罗贝托、热尔曼娜或者佣人们偶然说出的一句话都能点破某件物品的准确日期或存在的原因。有的是她结婚时的礼物，有的是某次旅行的纪念品。玛丽娜非常喜欢桌子上那个精致的小铜雕舞女像。后来劳里塔说，是她陪阿莉塞到拍卖市场，阿莉塞以高得吓人的价钱买

下来的。听说这件事的当天，玛丽娜就打发人把小铜像拿走了。

“她买铜像就是为的放在这张桌子上。”

随时随地，家里的物品都会出人预料地与阿莉塞产生联系。在各个布置得满满的房间里，在挂着油画的墙壁上，在摆满瓷器、银器和水晶制品的柜橱和博物架上，一切都是阿莉塞买来的或者别人送给她的礼品，所以都是她亲手挑选的或者别人为她而挑选的，每件物品都代表着她的一个欢乐时刻。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反映出阿莉塞一个不完整的、蒙蒙眬眬的形象，正因为如此，玛丽娜才如雾里看花，水中赏月，越发苦心思索，想入非非。

人们谈到的有关阿莉塞的一切，玛丽娜都记得清清楚楚。每逢听到阿莉塞的名字，特别是从罗贝托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她都感到刺心的痛苦，但又总是着了迷似地听下去。

偶尔提起阿莉塞，罗贝托一般说得笼统、空泛，难以从中判明死者的人格，并且往往是以第三者的口吻表明阿莉塞对某件无关紧要的事情的看法：

“阿莉塞不大喜欢那种人，认为他们太庸俗。”

或者：

“我们到那儿去过一次，为了让阿莉塞度过雨季。”

热尔曼娜恰恰相反。她并没有什么歹意，只是不太精明，不管在什么事上都把死去的弟媳扯进来，有时候还满不在乎地拿她和玛丽娜相比较：

“罗贝托，你太胖了。玛丽娜应当和阿莉塞一样，让你节制饮食。”

她常常不拘礼貌地提起过去，并且随随便便就把过去和

现在搅在一起。

“罗贝托，把阿莉塞给你织的毛绒衫弄到哪儿去了？你不是很喜欢穿吗？”

“不知道。”罗贝托满脸不高兴地回答。

与其说玛丽娜为知道的这些小事难过，倒不如说更为还不了解的事情伤心。罗贝托办公室的一个抽屉一直吸引着她的目光，因为只有这个抽屉罗贝托上了锁，并且从来没有当着她的面打开过。也许里边藏着阿莉塞写给丈夫的信件。

从劳里塔·梅内泽斯断断续续的谈话里，玛丽娜了解到不少情况。劳里塔是阿莉塞多年的挚友。从佣人们嘴里，她同样学到了不少东西。厨师爱说阿莉塞关于各种菜肴和菜单的竟见。儒莉娅也常常提起她，不过玛丽娜觉得女佣人和善意的厨师不同，话语里带着对新女主人的恼恨。

在这个宅院，儒莉娅长期身负重任，几乎成了个管家。玛丽娜常常碰见她在楼道里查看下等女佣们干的活计，指出哪个阴暗的角落积满了尘土。她的目光锐利而凶狠，往往在谈话当中突然从对方身上移开，仿佛羞于贸然看透了对方的心思，或者因为从对方身上发现的东西过多而感到难为情。

儒莉娅对阿莉塞的一片诚心久经考验，在女主人病重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妻子死后，罗贝托对她说：

“儒莉娅，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请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厨房里，儒莉娅经常把这些话挂在嘴边。伊莎贝尔自然告诉了玛丽娜。伊莎贝尔常常说儒莉娅的坏话：

“我可不听她的。‘夫人’放纵她，她就以为能向所有

的人发号施令了。‘夫人’死了，她儒莉娅再有本事也不能起死回生。”

伊莎贝尔从别的仆人那里学会了称呼阿莉塞为“夫人”。玛丽娜不想要这个头衔。来到罗贝托家的那个晚上吩咐的头一件事就是不要称呼她为“夫人”。她纠正安东尼奥说：

“不要称我‘夫人’，叫玛丽娜太太吧。”

说完，象往常一样转过身向罗贝托解释道：

“我们不是法国人，是巴西人。”

罗贝托表示同意：“说得对。”

佣人们都知道阿莉塞脾气暴躁。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为一件什么事和罗贝托争论起来，她操起一只威尼斯水晶烛架——一件珍品，原来是一对，玛丽娜见过剩下的那一只——连同燃着蜡烛一下子扔到了窗户外边，蜡烛撒得满地都是，水晶摔得粉碎。听到清脆的声响，阿莉塞笑了，还毫不在意地说：“好了！现在按你说的办吧。”

罗贝托只是大笑了一阵，觉得很开心。

佣人们统统被阿莉塞的魅力迷了心窍，从来不评判她的是非功过。整个宅院仍然按照她生前的吩咐行事，就象一架复杂而又精巧的机器，还在靠她当年所加的动力运转。

这样玛丽娜倒也心甘情愿。因为她知道自己缺乏按照欧洲的规矩管理这样一个大宅院的经验。母亲曾劝她向佣人们学习，她也发现佣人们也非常愿意教。厨师安东尼奥是保守势力的代表。有一次听到玛丽娜的吩咐，他回答说：

“夫人当年不让这样做。”

为了保持尊严，玛丽娜头一次违拗了阿莉塞的命令。

有时候玛丽娜收到国外寄给“罗贝托·司登夫人”的信件，发现并不是写给她，而是给阿莉塞的。有些是巴黎店员通知她转到了另一个时装店，有些是寄来服装式样供她挑选，还有的是旅途上结识的朋友发来的明信片。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阿莉塞的内心世界通过一个个微小的迹象渐渐展露出来，进一步丰富了玛丽娜对她的习惯和人品的了解。

头一次看到阿莉塞的字迹是在一本书的书皮上。玛丽娜从笔划的高矮和大写字母的大小中发现，此人非常高傲——这正是玛丽娜所厌恶的性格。后来，在一叠信纸头一页的上方又发现了阿莉塞随手写下的一句话，进一步证实了她的这一特点：“高傲是我的罪孽，忠诚是我的美德。”

玛丽娜还发现，就在这本浅灰色的信纸上，用银色字印着阿莉塞的座右铭：“不忠诚毋宁死”——与她最喜爱的格言何其相似！从听来的支离破碎的谈话中，她渐渐熟悉了阿莉塞的口头禅，并且不知不觉地引进了自己的语汇里。象劳里塔、阿德莉娅等等着意模仿过阿莉塞的女人们一样，她也开始仿效起来。

时至今日，阿莉塞生前通过阿德莉娅在玛丽娜身上产生的巨大诱惑力依然存在。虽然互相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敌意，阿莉塞的魅力象不可抵御的芳香一样从四面八方紧紧包围着她：随着对阿莉塞逐渐熟悉，随着对她在罗贝托身上激发出的爱情的了解。随着对她处理现在由玛丽娜本人担当的各种事务的高超手段的认识，玛丽娜少年时代对阿莉塞的崇拜依然如故，并且日益增长。提到罗贝托的亡妻，人们交口称赞，玛丽娜还不曾听到过有人反对。

有一次，玛丽娜指着画像问阿德莉娅：

“你还对她同样崇拜吗？”

“对谁？司登夫人？当然啦。我相信，如果今天看到她，还会认为她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高雅的女人、世界上长得最美丽的女人之一。”

说完，又补充了一句：

“我要是你的话，绝不肯在这间屋子里，经常守着这幅大画像，早就把它取下来了。”

“也许你说得有理。”玛丽娜回答说。

可是，出于腼腆和自尊，她没有请求罗贝托再次挪动画像。

随便听来的有关阿莉塞的生活琐事当中，间或也有令玛丽娜吃惊的重要情节。结婚几个月以后她才知道，阿莉塞是外交官的女儿，婚前几乎一直在国外生活。

“我原来不知道。真奇怪，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阿德莉娅告诉她的时候，她回答说。

“我以为你早就知道呢。很久以前我就听说了。”

玛丽娜也不知道，这座宅院里有不少小幅油画出自阿莉塞之手，画好以后挂在了一些房间的阴暗角落。画的一般都是装饰性的花鸟，技术上并不成熟，但所用的颜色令人吃惊。其中几幅玛丽娜还很喜欢。

她是在同罗贝托一位年长的亲戚谈话当中知道那些画出自谁之手的。表姐菲洛梅纳来访，在一间小客厅里接待。墙上的油画是一只形状怪诞的鸟，用的多是黄色和棕色，背景尽是些干枯的树枝和成熟的水果。由于没有什么别的话题，玛丽娜就谈起了那张画：

“这只鸟太有趣了，羽毛象秋天的叶子。”

“阿莉塞给这幅画取名为‘秋天’。”菲洛梅纳表姐回答说，“画得挺怪。她技巧不高，但很有天才。”

“我还不知道她会画画呢！”玛丽娜提高了声音，连她自己也意识到有点过分大惊小怪，因为她完全无需了解有关阿莉塞的一切。于是转而以拉家常的口气补充说：

“她似乎什么都能干，每天我都能发现她的一种天才。谈起她来，大家都很钦佩。”

菲洛梅纳表姐平平淡淡地说：

“人死了之后总是这样。阿莉塞确实有点特殊的本领招人喜欢，但对象我一样跟不上潮流的人来说就不同了。不消说，她长得好看，但不象你这样漂亮。她喜欢别人恭维，以为阿莉塞·司登几乎就等于威尔士公主了。”

玛丽娜在头脑中搜集并储存了各式各样、甚至互相矛盾的情况。有时候，她以为对阿莉塞的了解和对所有新结识的人同样清楚，或者更加深刻。不仅通过画像和照片熟悉了面容，而且还知道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事情，比如走路的快慢，瞬息万变的姿态和说话的语调。

在玛丽娜的脑海里，阿莉塞仍然活着，仍然能说话。

整个宅院里，没有哪个角落不让玛丽娜联想起阿莉塞，似乎在所有地方都亲眼见过她。阿莉塞死了，但无处不在，仿佛这个家仍然归她所有。每当玛丽娜走进一个房间，总感到听见了她离去的脚步声，沙发靠垫上有她留下的体温，瓶花上有她刚刚抚摸过的痕迹。

表示阿莉塞仍然还在的东西莫过于那张肖像了。一天下午，回到家里，碰见罗贝托正坐在小客厅里，一边看书一边

等妻子回来。墙上，阿莉塞仿佛伏下身子看丈夫在读什么书，抬起的那只手象是在为她祝福。玛丽娜在门口停住脚步，惟恐冒冒失失地闯进去打断了他们亲昵的交谈。她感到，在柔和的灯光下，小客厅充满了夫妻间和谐的气氛。

罗贝托抬起眼睛。

“我正等着你呢。”丈夫不无埋怨地说，“回来得太晚了。”

玛丽娜仔细观察丈夫，想弄明白他是否也受到了肖像的影响。她一直在好奇地注意着丈夫的举动，看看他是不是同样从肖像上意识到阿莉塞的存在。但是丈夫每次在下边经过都没有异样的表情，好象墙上一无所有，仅仅是一面墙壁。玛丽娜再也没有象刚刚来到的那天晚上一样，捕捉到丈夫向肖像投去的友爱的目光。

“我去看望亲友了。”玛丽娜回答说，“这一下午太累了。你想象不出来，我多么讨厌探亲访友！”

玛丽娜摘下帽子，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但没有想到去照照镜子，她头发散乱，面色苍白，无精打采，嘴角上带着疲劳的印记。要是此时此刻有人头一次看到她，肯定不会认为她长得漂亮，至少不能发现她超人的美貌。玛丽娜的美貌每一天都不相同，并且类型和程度各异。罗贝托认为，瞬息变幻、捉摸不定，正是妻子的魅力所在。他也知道，玛丽娜的魅力随时可能重新出现，充分呈现在眼前。上一代法国作家们喜欢用“变幻无常”来描绘小说里的女主角。这个词用在玛丽娜身上再妙不过了。

女人们很快便发现了她变幻无常的原因。她们说：

“可惜玛丽娜不爱打扮。”

她不涂脂抹粉，或者极少这样做。那一代女人们崇尚奢

华，好标新立异，而她却不精心打扮就立即接待宾客，戴上深色帽子就出门拜访亲友，在任何光线下都显得出类拔萃。她尤其讨厌别的女人对所用的扑粉和口红守口如瓶。

她手里攥着一把名片，是从门口的桌子上拿来的。每天记下前来求见的人的名字，准备以后回访，这是热尔曼娜交给她的一项烦人的任务。她逐个把名字记在一个专用的小本子上。

人数多得让她吃惊。热尔曼娜负责分派由谁去参加朋友们的婚礼。来访者川流不息，仿佛罗贝托的宅邸成了各种各样的人以及半个外交界的朝圣之地。

"今天下午我收获极大。"玛丽娜叹了口气。

她坐在写字台前，先不忙于登记新名单，而是把旧的看了一遍，如同给自己写赦免令似的在回访了的人名后面重重地写上个"已"字，才感到松了一口气。

有一次，她打不开台灯。

"一定是出了毛病。"她转过脸对罗贝托说，"叫电工来一趟好吗？"

她又想起在这之前提过的问题。

"热尔曼娜说客厅里的沙发该换新套了。你看怎么办？我不知道应当要什么颜色的……"

还有：

"厨师说新来的助手吊儿郎当，应该辞退。可是我不会辞退任何人，还是你去说，要么让安东尼奥自己去说。"

每天下午，玛丽娜都向丈夫提出一系列这种鸡毛蒜皮的问题。在庄园里，埃米莉亚太太事不分巨细都大包大揽，不准任何人有主动权，造成了女儿优柔寡断的性格。这一回，

罗贝托有点烦躁了：

“你去辞退。不要每天都把这类小事推给我解决。你是家庭主妇。”

玛丽娜脸涨得通红：

“我怕决定错了。”

“错就错嘛，可是必须辞退。”罗贝托回答。

晚餐桌上，罗贝托尝了一口汤，生气地说：

“汤成了这个样子，就不该让他们端到桌子上来！”

“这汤怎么啦？”

她觉得汤很可口，因为整个下午没有来得及喝茶。罗贝托埋怨地看着妻子吃得有滋有味的样子，吩咐安东尼奥说：

“把这盘了撤下去，换热汤。”

他还在严厉地盯着玛丽娜：

“整顿晚饭都吃凉的，香槟酒喝热的，你都不在乎；一盘菜与另一盘菜之间相隔十分钟，你也觉得没有关系。由于这种听之任之的态度，佣人们一个个松松垮垮，随随便便，连银器也懒得擦了。”

玛丽娜看了看桌上的银器，一件件都明光锃亮。她原先以为，家里一切都整理得无可挑剔，佣人们个个都能干得令人惊讶。可是，罗贝托却能从中挑出毛病。这种欧洲人特有的对厨房和家务的严格要求玛丽娜听都没有听说过。从前，罗贝托也曾指出过这类缺点，但从来没有象这天下午那样绷着脸申斥。

“明天我就开始学习烹调方面的书籍，对佣人们严格检查。”玛丽娜说，“糟糕的是他们心里明白，这样一个家我管不好。”

她说得象往常一样柔和动听，但心里在想，也许罗贝托对人毫不留情，也许办公室里某个下属会嘟嘟囔囔地说他的坏话，甚至会有一伙雇员交头接耳地埋怨他呢。玛丽娜还没见过丈夫这副主人的面孔。

“确实，有不少事情你必须学习。”罗贝托改换了声调，说得友好、亲切，“不过你会发现，学起来并不难。”

他故意抛开这个话题，象每天晚上一样向妻子讲起当天碰到的新鲜事情来。玛丽娜又重新看到，罗贝托仍然那么可爱可亲。这样让人喜欢的丈夫实在难以寻觅。

“今天我看见你表哥米格尔了。”罗贝托说。

跟米格尔订婚以前的感情一下子涌上了玛丽娜的心头。米格尔把一生的幸福都寄托在对她的爱情之上，因为失去她而失去了生活的希望。给表哥造成的伤害，她一直没有忘记。

“在哪儿看见的？”玛丽娜一阵兴奋，“和他说话了吗？”

两个人曾经在街上碰到过一回，但米格尔装出没有看见的样子，显然是回避和罗贝托说话。

“这一次我没有让他躲过去。”罗贝托说，“我从办公室出来，刚到人行道上，险些和他撞个满怀。他比以前瘦了，神经紧张，嘴角还是那样抽搐。我说你很想念他，还请他来做客。”

“你说他会来吗？”

“不知道。他没有回答，看样子很忙。”

第二天上午，玛丽娜从一个不显眼的书架上找到了两本有关烹调的书，开始学习。两本书都用得很旧了，她惊奇地发现，每一页上都跳动着阿莉塞的影子。

其中一本的首页上写着一连串有关美食的法国谚语。两本书里都夹着许多纸条，一般都是朋友们提供的菜谱，还有几张有关饮食卫生的剪报，一篇关于维他命和热量的文章。另外一张上写着："劳里塔的减肥法"和"阿尔梅达博士：治疗罗贝托关节炎的饮食处方"。

罗贝托的名字或其简称"罗"在书上到处可见。在很多菜谱的旁边，阿莉塞注上了"罗爱吃"或"罗不爱吃"。另外，还有"罗不应该吃的东西"和"罗不爱吃的东西"。前两种里包括肝、脑、蒜等。第二种里有牡蛎、番石榴、咖喱酱。每一行下边都划了三道加重号。

"今后对菜谱应当多加注意。"玛丽娜心里想。

然而，即便是为了使罗贝托高兴，她也讨厌这种打算。

在最后几页，罗贝托的喜好扩展到与菜肴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上。从什么牌子的糖果和果酱扯到了香皂和洗澡香波等等。从"罗不喜欢的事情"里，玛丽娜看到"更换佣人，听高声朗读，处理家庭琐事"。

"可惜没有早一点了解这一条！"玛丽娜想。

在最后一页下边，玛丽娜看到注上了日期——年、月、日。原来是阿莉塞临死前几天写的。她突然觉得，阿莉塞生前仓仓促促写下这张不够完整、但亲切而又生动的有关日常生活的表格，不大可能是为了本人使用，因为这类事情她不必写下来帮助记忆。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一旦她不在了，也让罗贝托生活得舒适。如此说来，莫不是阿莉塞希望另一个女人利用她积累下的经验吗？玛丽娜想象着阿莉塞临死前几天的情景。手术日期已经确定，她一边填写这些小小的表格，一边想："在另一个女人学会以前，尽量避免让罗

贝托感到不舒心。可怜的罗贝托，你不得不为这些小事烦恼了！”

玛丽娜感到一股坟墓里冒出来的冷风吹到身上。

晚上，玛丽娜想向罗贝托提个问题，话到唇边却说不出口。最后，几乎决定不问的时候，她忽然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罗贝托，你认为阿莉塞临终前估计到你会重新结婚吗？”

开口以前，玛丽娜故意躲到灯光较暗的角落。罗贝托的脸正好在灯光下边，她可以从表情上观察丈夫对往事的生动回忆，努力从丈夫慢腾腾地说话时那死死望着远方的目光中看到过去的情景。

“临终前几天她对我说，相信我会重新结婚。‘绝对相信’。她说……听到她谈起死，我感到奇怪，因为她的外表和往常一样……疾病来得太快了，她还没有瘦下来。她躺在医院白色的床上，盖着从家里拿来的缎子被单，旁边是很多她愿意带去的东西，似乎是住在宾馆里，样子还象原来一样娇媚。最后一天，她两次对着镜子梳理头发，我想甚至还抹了口红。”

“阿！罗贝托！这算什么临终祈祷！”

玛丽娜的感叹显得少见多怪，因为她想到了埃米莉亚太太对这种做法会如何看待，因为她从所受的全部宗教教育知道，奄奄一息的人到了最后审判的门口尚不醒悟会遭到严厉的申斥。罗贝托不高兴地皱了皱眉头：

“你是个女圣徒，而她完全不同，非常注重外表，经常检查发式和皮肤，从来不愿意让我觉得她难看。她当然会关心

给我留下的最后的印象。她说到再次结婚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她马上请我原谅。‘你重新结婚有什么不好？’她问，‘你还年轻得很呢。我只不过想让你知道，我心里明白……’。”

“还想让你知道，她允许。”玛丽娜低声说。

“对……我认为她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说完，罗贝托沉默下来，两个人都很尴尬。后来又不约而同地站起身，象是要抛开这个话题。

“放张唱片吧。”玛丽娜说。

罗贝托回答：

“不，还是去看场电影吧。”

# 6

请帖象雨点般落下来。偶尔一天晚上既不打算出门又没有客人来访，在最后一刻总是有罗贝托“一伙”里某个人打电话来。一开始，玛丽娜还抱着逃脱对方邀请的蒙胧的希望，回答说：

“我去问问罗贝托。”

然后，对这类邀请，罗贝托无不高高兴兴地接受。“接受，当然接受，太好了。”他说。家里安安静静的夜晚对他没有吸引力。下班回来，从来没有显出过半点疲劳。任何临时组织的郊游、打牌、看演出，他都象个精力旺盛的青少年一样兴致勃勃地参加。

现在，她不再问罗贝托就接受邀请。“请稍等一下，我去查一查记事本。”说完，就打开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带回的小本子——上面她和罗贝托初次见面的日期用红铅笔划了框。记事本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大作用。如果发现有空，她就回答：“好吧，非常高兴，我们会玩得很开心。”——她一边说，一边又觉得是在听别人讲话。

每天晚上都是和不太认识、又不感兴趣的人一起散步、共进晚餐，天天如此。回到家里，似乎对刚刚经历的一切都毫

无印象。与并非她挑选的人交往，必须以朋友相待；到与阿莉塞关系密切但她不熟悉的家里拜访，必须装出很亲热的样子。她作为一个新人进入了罗贝托及其朋友们的圈子，为的是填补阿莉塞留下的空缺。和阿莉塞在世时一样，玛丽娜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出席同样的社交聚会，所不同的是前者非常活跃，忙个不停，并且善于给自己创造的环境注入新的活力。

玛丽娜惊奇地发现，罗贝托“一伙”的书本知识异常低下。只有穆尼奥斯是个例外，从他嘴里偶然能听到几句高雅的内容。使人想起米格尔的谈吐，不过此人谈话的内容更文明、更尖刻，更近乎不可知论。从来没有从罗贝托嘴里听到过精采的句子，但是他有时说得很风趣，特别是在赞扬别人的时候。

他们当中有谁谈到书籍，也往往说的是某本刚刚出版的畅销书。读大家当前都在读的书为的是取得和别人谈话的资格，兴致勃勃地说一声：“好极了！”或者偶尔说：“我可不喜欢……”。他们既不愿意谈谈好或者不好的原因，也不肯继续争论下去。

由于消息闭塞，玛丽娜觉得与他们谈话的内容格格不入。关于高尔夫球、桥牌、汽车和社会丑闻她无话可说，谈到旅途见闻她更插不上嘴，因为那些人开口闭口就是某个消遣胜地或者时髦的海滨和乡间度假，尤其是她长大以后再没有去过的巴黎——巴黎的剧院、饭店、舞女和时装大师。女人们则爱谈论穿着或者对别的女人品头论足。

他们都是时尚的奴才，又完全臣服于千万条陈规旧俗，一言一行都不越雷池一步，惟恐有成为社交界的异教徒之

嫌。

他们之中一些人颇有钱财，另一些则是食客。在所有这一伙人的心目中，“司登”这个光辉的名字具有百万富翁的威望。

玛丽娜以从宗教读物里学来的话“人与人互敬互爱”来形容他们崇尚时髦，故作斯文的习惯。她渐渐发现了每个人身上的缺点，但这个过程进行得很慢，因为罗贝托尽说朋友们的好话，而她只能靠丈夫的话来做出最初的判断。

玛丽娜逐渐对每个人形成了自己的看法。

“劳里塔的头脑象小鸟一样。”这是她告诉罗贝托的头一个印象。

罗贝托回答说：

“她比你估计的要更聪明一些。”

罗贝托总是为朋友们辩护，实在无法辩护就为他们开脱。

“‘一伙人’现在少多了。”他对玛丽娜的态度感到失望，“可惜露西娅·德·戈亚斯到欧洲去了……你会非常喜欢她的。穆尼奥斯令人倾倒，这你不该否认。”

玛丽娜情愿和菲洛梅纳表姐那样的老年妇女相处而不爱和丈夫的世俗朋友们交往，有时候还象对阿德莉娅一样对他们表现出反感的情绪。她常常混淆朋友们的名字，忘记他们的昵称和绰号，反映出她对“一伙人”缺乏兴趣。在这一点上，罗贝托对妻子不完全满意。

不能不承认，玛丽娜的这些缺点不符合丈夫的心意。只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她应当感到内疚。有一次丈夫夸奖一位外国大使夫人，说她来到里约热内卢才两个月，就能把当地上流社会每个人的名字和父名说得滚瓜烂熟。

"你看，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困难要比你大得多。"他说，"怪不得她那样受人喜欢呢。"

在社交活动中，罗贝托总是观察妻子的一举一动。如果玛丽娜开心，他就兴高采烈；如果一件事引起玛丽娜的兴趣或者某句话让妻子露出笑容，他就更加喜形于色。即使在热烈争论的嘈杂声中，玛丽娜轻轻说出一个字也逃不过丈夫的耳朵。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罗贝托满意的目光表明玛丽娜不知不觉地笑了一声。

罗贝托非常爱和"一伙人"相聚，这不仅因为他满怀热情地和他们一起回忆往事，谈论玛丽娜所不爱听的话题，而且因为他对一切都感兴趣。他可亲可爱的秘诀之一就在于他的兴趣来得快，来得容易，不仅关心许多自称是他的朋友的人，而且对陌生人也不例外。不论哪个浅薄的女人说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某个老人讲讲自己的心事，或者一个猥琐的家伙唠唠叨叨，他都侧耳细听。不仅听，而且还提出问题，耐心劝说，谈出看法。他这种和蔼坦率的性格博得了大家的好感。人们经常看到，他不是和这个寒暄，就是和那个拥抱。

在社交聚会上，总是由玛丽娜提醒他应该退席了。很多次，他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有时候，他离开妻子，正在沙龙里尽兴地消遣，但看到玛丽娜一个小小的手势就殷勤地回到她身边。如果发现妻子感到疲劳，他心里充满歉疚。玛丽娜本能地意识到，和阿莉塞在一起，情况会恰恰相反。她一定和其他女人一样，打扮得漂漂亮亮，精神焕发，请丈夫多呆一会，再跳一圈舞。"跳完下一圈，只跳一圈。我已经答应佩德罗了，只跳这一圈。"

罗贝托呢，即使已经劳累，也不得不点头同意，因为所

有的人——晚会的东道主、崇拜者们——都一致反对他。“留下来嘛，罗贝托。”

然而她，玛丽娜，却不相同，非常不同。

“我累了。疲劳算不上什么过错。”她想。

另外，玛丽娜的举止也不够随便，总是担心与罗贝托以及他的朋友们期望的不同。她能表现得和蔼可亲，但毕竟不象罗贝托一样轻松自如。在社交聚会上偶尔照照镜子，往往发现自己的样子难看、冷漠、是个局外人。

“他们大概觉得我非常讨厌吧。”有一次回家的时候，她在汽车上对丈夫说。

“只有瞎子们才会那样想。”丈夫回答说，“你想不到桑切斯夫人那老太婆今天对我说了些什么。”他模仿着桑切斯夫人尖利的嗓音和手扶夹鼻眼镜的姿势：“别着急，朋友，别着急，玛丽娜一定能成为沙龙女王。她只不过缺少实践而已。”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你现在已经给我增添光彩了。后来，我很快转过脸去了。好一个愚蠢的老太婆！”

“一伙”中的女人们都千方百计帮助玛丽娜尽快适应新的环境，用丰富的资料填补她社交知识的缺欠，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特长竞相充当她的智囊。劳里塔·梅内泽斯是掌握脂粉秘密和流行款式的行家里手，在讲解她的专业时还往往以阿莉塞作为权威。

“……阿莉塞最爱用的胭脂……除了若热斯以外，阿莉塞不让任何人碰她的头发……阿莉塞喜欢细眉，分得很开。玛丽娜，让我来替你修一修。让我修一修嘛，就修一次，保

证你会喜欢。”

“不用。谢谢你！”玛丽娜回答说。

她过分看重了道路上的困难，夸大了本人的弱点，不敢相信自己的努力能满足人们对她的期望。每当想到设法与新的生活环境和谐的时候，勇气都跑得无影无踪。

每时每刻，她都对别人、甚至对罗贝托的喜好、习惯、尤其是想法感到惊讶。她无法理解，丈夫为什么对一些不仅涉及时尚而且有关道德的问题上如此容忍，而在这些问题上，任何人都不能指责她带有乡下人的偏见或者对上流社会缺乏了解。事关宗教与良心，她不准备作任何妥协。

她取消了两三次拜访计划，因为对方都是不光彩的夫妇——结婚时没有得到教会祝福。还取消了花园里的游泳池边聚会。这类聚会在阿莉塞时期颇有名气，因为罗贝托家的私人游泳池是里约热内卢头一座、在相当长的时期是唯一的一座。玛丽娜想象着，要是埃米莉亚太太看到近乎赤身露体的男女客人绕着水池跑，在跳板上跳，该说些什么。她写了封信征求母亲的意见。埃米莉亚太太的忏悔神父曼弗雷多坚决主张，基督教女教徒必须同任何异教化的现象进行斗争。

那“一伙人”没有对此明确地表示失望，只是笑话玛丽娜的思想过于陈旧。穆尼奥斯戏谑地对她说，现代异教化应当归罪于美国人：

“是他们把洗澡的习惯引进到多少世纪以来既不想躯体干净又不修浴室的世界上来的。由于他们这种多余的讲究清洁才产生了不够朴素的衣服。身上的肮脏本来是由衣服遮盖的。”

玛丽娜还使“那伙人”在一些微妙的问题上感到失望。

看到她象修道院的女学生似的无缘无故大惊小怪，新朋友们并不介意，也不感到意外。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预料之中的情况。“她还要多多学习呢。”他们面带着见多识广的人特有的微笑说……还暗暗为她没有更多地表现小地方人的土气而遗憾呢。他们以为，面对新鲜的消遣，面对足以令一个农村姑娘昏头胀脑的罕见的豪华，玛丽娜一定会眼花缭乱、手足无措。有些人自认为与她关系亲密，有资格象证婚人似的对她进行启蒙教育，应当开心地欣赏她年轻的脸上露出的惊愕表情。但是，看到玛丽娜态度冷漠，他们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希望成了泡影的感觉。

有时候罗贝托心里也不高兴。给她带来了贵重的礼品，却发现她无动于衷，说句感谢的话也显得敷衍了事。

“这手镯真漂亮，太好了！”说完，放进手饰匣里，似乎马上就忘到了脑后。

对阿德莉娅来说，表妹的婚事简直是变成了现实的神话故事。看到呈现在眼前的富贵荣华，她比玛丽娜还要激动。是她头一个用手指轻轻抚摸柔软的绸缎，是她看着玛丽娜的宝石眼睛里迸发出兴奋的火花。

“你可真气死人。”阿德莉娅嗔怪说，“一点儿也不会欣赏。那个人，”她意味深长地把头朝阿莉塞的画像一扬，“人家才既懂得欣赏又会感谢呢。”

打开贝桑杜大街这座豪华宅院的大门举行头一次招待会的那天下午，玛丽娜离开宾客，把罗贝托叫到一边，问丈夫她的举止是不是太糟糕。

“我不会接待客人。”她说，“干不了这类事。把手伸给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她想，假若阿莉塞在这里，表示欢迎的动作会非常优雅，话也会说得亲切中听。是啊，外交官的女儿从小耳濡目染，经验丰富。

“不要着急。”罗贝托说，“你这种质朴的风度很好嘛。”

“我不知道，觉得有点土气。要是我能有你那样亲切的态度该多好！”

玛丽娜羡慕丈夫在社会交往里平易近人，对所有人都满面笑容。她亲眼看到罗贝托的殷勤在宾客脸上产生的效果，并且为本应由她承担的招待客人的任务，而丈夫完成得挺好而难过。看来，她不是罗贝托所需要的那种妻子。

突然，她想变得更活跃、更象阿莉塞，于是离开客厅，来到梳妆间，在嘴唇上重重地抹上了一层红胭脂以后独自对着镜子一照，做了个非常夸张的姿势，脸上堆起新的、完全不同的笑容。

“这样不行！”她觉得镜子里的形象太难看了，但时间紧迫，只得转身返回客厅，继续担负家庭主妇的角色。

穿过大厅的时候碰到了佩德罗·蒙特，玛丽娜向他要一支香烟，同时对他把刚才那种夸张的笑容演习了一遍。佩德罗·蒙特是个很有礼貌又非常讲究穿着的小伙子，能加入这“一伙”，只是因跳舞跳得出色。他递过烟，又给女主人点着。玛丽娜做了个亲切的姿势表示感谢，目光特有意在小伙子身上多停留了一会儿。她发现，罗贝托从远处望着她，象是年轻小伙子望着未婚妻。“他会怎么想呢？”玛丽娜心神不定。

然而，她没有改变刚刚采取的姿态，坐到桌子旁边，叼着

香烟，样子造作而又拘束。她不曾有过这种习惯，好象是在演戏。嘴唇上的红胭脂使笑容显得更加惹人注目，使她的美貌带上了现代化的色彩。几分钟之内，便有一群人围到她身边。

劳里塔凑到她耳边小声说：

“这口红抹得太妙了。你简直成了另一个人。”

玛丽娜说话速度越来越快，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听到任何一件有趣的事都放开喉咙大笑一阵，觉得劳里塔声音细弱便模仿她的腔调和她交谈。佩德罗·蒙特跟她们两个调笑起来，小伙子因为同时享受两位夫人的青睐而受宠若惊。

头一批客人要走了，玛丽娜离开桌子去和一位叫奥利维拉的夫人告别，陪着她走了几步。突然，她停住脚步，几乎伏在女客人身上问：

“你用的什么香水？”

她目光焦急，仿佛在等待什么至关重要的回答。那女人洋洋自得，但又不肯透露梳妆台里的秘密，回答说：

“喜欢吗？一种特殊的香水，我自己配制的。”

玛丽娜发现对方在说谎。她早已经闻出来，那正是阿莉塞用过的。直到今天，从一直关着的衣柜里、死者用过的箱子和抽屉底下还散发着这种气味。原来以为是阿莉塞特有的，想不到别的女人也在用。那么，象一切商品一样，它必定有个牌子。今天没有问出来，总有一天会听说的，肯定有人会告诉她。

玛丽娜发现穆尼奥斯站在身边，诡秘地笑着听到了这段谈话。奥利维拉夫人刚刚离开，他就问道：

“怎么，如此喜欢香水吗？我以为你不用呢。”

玛丽娜不愿意撒谎，没有回答。穆尼奥斯接着说：

“我很高兴，能满足你的好奇心。那女人撒了谎。她用的香水是‘银月’牌的，相当有名，我觉得气味宜人。不过，现在我闻到它总是感到一丝凄凉，想起一位生前用这种香水的女友。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尽量避开奥利维拉太太……当然还有别的原因。”说到这里，他戛然而止。

“真奇怪，香味能唤起回忆。”玛丽娜说，“每当我闻到栀子花的气味，没有一次不想起我订婚的那个上午。罗贝托也是这样。”

她本想告诉穆尼奥斯，她完全了解对方神秘的暗示，知道死去的女友是谁，但犹豫了片刻，没有说出口。

“出于同样的原因，肯定罗贝托也尽量躲避奥利维拉夫人。”玛丽娜一边说一边盯着穆尼奥斯的脸，好看见他意识到自己说了不适宜的话时的窘态。

“请原谅。”穆尼奥斯心慌意乱。“我这人太胡涂。”

送走了最后一位客人——告别的时候，佩德罗·蒙特对玛丽娜说：“要不是你下逐客令我还不走呢”——，玛丽娜来不及换衣服去赴晚宴了，对伊莎贝尔说：“看样子我们要最后到了。”正在这时候罗贝托走进来。他已经穿戴停当，不高兴地看了看表。玛丽娜还穿着内衣，站在三面的大镜子前面，端着胭脂盒细心地往脸上搽呢。这大镜子是专为爱打扮的女人准备的，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女主人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到全身，一束无情的灯光洒下来，能照出最难以发现的缺陷。有一次阿德莉娅说：

“这镜子非常有用，大概对阿莉塞太太已经不太合适了……过了三十岁……不过在街上，她的皮肤无可挑剔。”

对于玛丽娜，这镜子却非常宽容。罗贝托停下来看了她一会儿，不耐烦地大声说：

“为什么非要搽胭脂呢？你不需要涂颜色！”

玛丽娜机械地停下来，有一个脸蛋还没有搽，赶紧对伊莎贝尔说：

“快找点什么东西把它擦下来！”

罗贝托转而温和地解释说：

“这种胭脂，你不知道，只有用香胩才擦得下来。”

玛丽娜背向丈夫，没有察觉他脸上明显的火气。

罗贝托从一面镜子里看着妻子不加装饰的侧影，蓬松的秀发遮住了她宁静的前额。在这面镜子里，她象个温柔甜蜜的圣女。不过，罗贝托口气里还带着几分恼怒：

“在这样的脸上涂胭脂简直是犯罪。让别的女人去涂吧，她们的皮肤不象你这样细嫩。”

他又望望对面的一面镜子，比较着两个不同的侧影。脸上搽了胭脂的那边，头发也显得过分造作，过分妖艳。“好厉害的胭脂！”他生气了，“她竟然打扮成这个样子出门！都抹到耳朵上了！是谁教给她的？”

玛丽娜还挂上了一副长长的耳环，几乎垂到了裸露的肩头。罗贝托暗想，妻子是不是把睫毛也染黑了。他的目光在两面镜子间移动，比较着玛丽娜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

玛丽娜一下子灰了心，找个借口把伊莎贝尔打发出去，转过脸问丈夫：

“怎么样？”

罗贝托绷着脸说：

“你的样子变得似乎太快了，可是我希望你不要变成今

天下午试验过的那种模样，非常不好——你完全可以相信，非常不好。首先，我告诉你我喜欢什么。你看……再看这儿。”

他猛地朝前跨了一步，用手指先敲敲一面镜子，随后又敲敲另外一面。玛丽娜马上明白了。

“是这个，而不是那个，这才是我与之结婚、我所爱的女人。”罗贝托说。

他用指关节敲镜子用力太狠，痛得把嘴一咧。

“到时间了，罗贝托，要迟到了。”玛丽娜揉着丈夫疼痛的手指说：“已经让伊莎贝尔去拿香脂了，马上就把脸上的胭脂擦掉。”

“好，我在下边等你。”罗贝托走出门去。在妻子面前发泄了一通，发现妻子很驯顺，他满意了，心也软了。

玛丽娜下着台阶朝丈夫走去的时候，脸上的胭脂已不见踪影，两眼闪着兴奋的光彩，白色绸子连衣裙和大理石台阶交相辉映，浑然一体。

“简朴大方，优美雅致。”试衣服的时候，她曾夸裁缝剪裁得恰到好处。她没有戴首饰，对着阿莉塞的镜子一照，觉得确实漂亮。看到罗贝托默默无声地望着她，心中产生了疑问。

“不喜欢我的发式吗？”她焦急地问。

“怎么能不喜欢呢，亲爱的？你今天漂亮极了！”

现在，她重又迈着稳重的步伐走下台阶，眼睛一直盯着丈夫。突然间，她觉得摆脱了阿莉塞的纠缠，驱走了心头的忧虑，完全主宰了现在，达到了幸福的顶点。

她一直羡慕那些正常的人，象罗贝托一样正常的人。他

们既不多愁善感，又不喜怒无常，能安于现实，溶于日常生活之中。他们富于求实精神，头脑率直而又普通。她向往这类性格，而所缺少的正是这种精神。幻想总是把她和现实生活隔开，把她的感觉和所处的时刻隔开，在眼前制造出一个幻影，一种担心，或者一种懊悔。

获得解脱的感觉象一阵旋风突然到来了。她在台阶上停住脚步，深深吸了一口气，朝罗贝托笑了笑，心里想：

"这是个绝好的时刻。这就是幸福。要是时间能停止不动该有多好。"

她没有把这个希望说出口，因为罗贝托不能理解。他会问：

"为什么这个时刻而不是别的时刻？莫非你不认为一直生活得很幸福吗？"

所以，玛丽娜随便说起了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无论说什么都能表达出她此刻的欢乐心情。幸福从声音里、从突然间变得轻快的手势中洋溢出来。

"这种款式叫做'不称职的女主人'。"她说。

"既然你想产生天使般的效果……"

"我并没有打算产生任何效果，只不过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角色：召到王子宫殿里的乡下姑娘。现在，我要使用自己的武器战斗，要么胜利，要么失败。"

说着，她举起手套和手提包，仿佛要用这两件武器和隐身的敌人交锋。现在，她感到浑身是胆，但心里明白，这股勇气不会持久。几小时之内，生活的欢乐和此刻的惬意便一齐从手中溜走，她将重新成为原来的玛丽娜，继续为家里的琐事费心，履行上层社会那些使她精神空虚的义务。

一开始，她曾热情地希望协助热尔曼娜在孤儿院的工作。与孩子们接触吸引着她。但是，她很快发现，院长的职责——据热尔曼娜本人说——与对孤儿的兴趣风马牛不相及，只要求仔细巡视卫生状况，严格检查费用、衣物和职员们的工作，还有没完没了地按表格筹集款项。头一次访问孤儿院的时候，玛丽娜跑到最小的孩子们的房间，和他们一起玩耍，愉快地度过了半小时。几天以后，热尔曼娜对她说：

“幼儿室的负责人是世界上最多事的女人。因为你，她向我发了一通牢骚。”

“因为我？”

“对，因为你。今天我刚要出来，她把我拉住了。‘我来告诉太太，那天司登夫人来，跟孩子们亲亲热热地玩，弄得他们一个个都淘气得没法管了。’幸好，她没有辞职，只是唠唠叨叨地说，这样一来她的事情就更多了，只一个人管不了这么多孩子。她说得也对。我知道人手少，可是也得尽量节省呀。”

从此以后，热尔曼娜再也没有表示过愿意让玛丽娜合作。

“你不懂做事的方法。”有一次谈到别的事情，她说。玛丽娜完全听明白了，她的意思是说：“你无能。”母亲也认为她无能……还懒……玛丽娜觉得浑身都是力量，但就是在行动上表现不出来。

她还指望在慈善机关另外找点事做，象照看孩子那种可心的事，于是就又请热尔曼娜帮忙。

“我想干点有用的事情，总不能在谈话、游玩中度过一生。”

“迟早会有对你心思的事。”热尔曼娜向她保证，“不过，目前你并不缺少事干。”

她瞥了玛丽娜一眼，目光里显然流露出不满的神情。

“你所缺少的是对家庭和亲友们尽义务的兴趣。你有许多事要干，有许多东西该学，就看你愿意不愿意了。”

“我想干点家务之外的事。”

家务之外——因为在家庭之内有阿莉塞在，她仍然充满了整个宅邸的空间。还有肖像，这张肖像对玛丽娜的吸引力越来越明显。

她竭力抑制自己，不去胡思乱想，用理性驱除幻觉。但是，肖像传出的无声信息日益清晰。玛丽娜靠着意志的力量才闭口缄言，没有把它们翻译成准确的文字。

“也许应当找个精神病专家看一看。”她想。每次望见肖像，仿佛都听见阿莉塞在说“我的丈夫，我的家。”玛丽娜尽量避免弄清神秘的信息的准确含意。

玛丽娜知道，她永远不会在丈夫面前说看到了幽灵，但又总是想说出口：一直想设法告诉他，同时既不显得自己精神错乱又不让丈夫大吃一惊，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方式。

书籍已经难以吸引她的精力，吸烟才感到稍许轻松，于是她一支接一支地吸。和阿德莉娅在一起，听她絮絮叨叨，成了最好的解脱，虽然两个人的思想仍然相差甚远，如天悬地隔。玛丽娜知道，如果问表姐：“你不觉得这个宅院里有看不见的人在活动吗？”阿德莉娅会以为她疯了。阿德莉娅的头脑是块明净的水面，只能映照事物的外表，不能折射出她认为没有必要的痛苦。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最新上映的电影和从巴黎来的衣服上，只想让玛丽娜带她乘汽车到科

帕卡巴纳亚兜风，看看时装模特的新花样，在街上行人如织的时候走进一家豪华的饮食店，让人们看到她在里边一面喝冷饮一面望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有一天，玛丽娜抱怨没有朋友，生活孤单，她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孤单？”阿德莉娅大惑不解，“孤单！……好象你不是从桑塔罗萨那个鬼都不下蛋的地方来到了里约热内卢最令人开心的阶层。人们把你当成公主，你才不缺少朋友呢，你的朋友从来没有这么多过。”

“你完全错了，我一个朋友也没有。这里没有一个人说我的语言。”

她们俩正在玛丽娜的卧室里说话。象往常一样，阿德莉娅站在梳妆台前修剪指甲。

“玛丽娜，你可真想得出来！难道我不说你的语言？”

“不，你正在学说他们的语言。比方说，你和热尔曼娜比跟我更谈得到一块儿。”

阿德莉娅心花怒放，但假惺惺地否认：

“是她喜欢我，因为我尽量帮她做点什么。”

“不仅如此。她真的喜欢你。”

表姐和热尔曼娜之间确实建立了友情。这种使玛丽娜惊讶的关系不仅仅因为阿德莉娅善于逢迎，爱跟热尔曼娜一起抛头露面、陪她买东西并对她言听计从。互相理解使两个人逐渐亲近，建立起了良好的感情。有阿德莉娅这样一个真心实意勤奋好学的门生，热尔曼娜内心里沾沾自喜。

日复一日，阿德莉娅逐渐改变了穿衣和说话的方式，改变了爱好与想法，用“一伙人”的俚语代替了学校的口头禅，把听来的话象背诵课文一样牢牢记在心里。

“多亏了热尔曼娜。”她一边染指甲一边对玛丽娜说，“想到当初穿着无袖绸子连衣裙去望弥撒，简直不敢相信！还有，原来我竟然把保利诺那个土里土气的家伙看作了不起的人物！真的，把他当成了个了不起的人物！还好，我没有跟他结了婚……那时候我什么也不懂……可是你，玛丽娜，太有意思了。那么，谁能说你的语言呢？”

“我觉得米格尔能说，可惜他离开了我。”

象每次听到玛丽娜提起米格尔的名字时一样，阿德莉娅把脸一沉，似乎表妹无权提到她哥哥的名字。

玛丽娜接着说：

“他再也不来看我了吗？我不能舍弃米格尔的友情。”

阿德莉娅不无反感地回答说：

“别给可怜的米格尔增添烦恼了。他从来没有说起过你。”

“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

“只有一次。”

“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我不能原谅玛丽娜的是她在最后那个下午面对着篝火对我说话的样子：——相信我的忠诚，你做得对，米格尔！……——简直象个天使。而且我相信了她的话。既然你想了解，我就告诉你，唯一的一次提到你时他就说了这些。”

米格尔完全从玛丽娜的生活中消失了，谁也不再谈论他。阿德莉娅也难得提到他的消息。有一次，她说米格尔打算脱离报界。

“他不能离开报界！”玛丽娜心急如焚，“那是他的专

长呀！”

“他说宁愿到公路上去砸石头。肯定是在报社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想走。”

“你告诉他，不跟我商量千万不要这样做。他原来有什么心事总是对我说……你还告诉他，我非常想念他，希望他不要无情无义。”

“你是在恶作剧。”阿德莉娅反驳道，“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他。”

又有一回，玛丽娜埋怨说：

“米格尔把我的生日都给忘了。”

“我敢打赌，他肯定不会忘。”阿德莉娅回答。

玛丽娜一再发出更具体的邀请。在她恳求下，阿德莉娅同意转达。先是请他在市立剧院观看他非常喜爱的歌剧，又请他会见一位他最崇拜的法国作家——这位法国人路过里约热内卢，有人介绍给了罗贝托——，后来还请他定个日期，和阿德莉娅一起来吃晚饭。但是，米格尔不是借故推托就是干脆不予回答。玛丽娜终于死了心：

“告诉米格尔，阿德莉娅，我绝不再请他。对他说，我非常难过。真的，非常难过。”

不料，有一天下午，米格尔没有事前通知一声就径自来了。

# 7

米格尔停在客厅门口，进退两难，显然是看见表妹没有一个人在屋里而手足失措，正背朝门口为一位衣着华丽的陌生太太倒茶的玛丽娜转过身来迎接他，还带着家庭主妇接待客人的那种应酬的微笑。看来，是在等候什么人来访，但等的肯定不是米格尔。见他站在门口，玛丽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但显得很高兴。

米格尔握了握表妹的手。这只手过去只有他一个人吻过，而现在人人都吻。玛丽娜说：

"热尔曼娜，这是我的表哥米格尔·菲格拉。不认识吧？"

后来，又问米格尔要不要喝茶，他不好意思地拒绝了。可是，当玛丽娜端过一盘甜食的时候，他心神不定地拿了一片点心，但拿在手里又不知道如何是好，举了好一阵子才一小口一小口地吃起来。他目光茫然，在客厅里东张西望，却找不到个应当多看一会儿的去处。米格尔不是那种注意家具或者欣赏地毯的人。

他坐在一把椅子的角上，一只手还带着墨水的污渍，裤子的膝盖处磨出了两大片白色，领带和袜子象是身上几个刺

耳的、极不和谐的音符。玛丽娜很是恼火地发现，热尔曼娜带着上等人看下等人的轻蔑目光打量着米格尔，为了不失有教养人的礼貌才问候了一声，而米格尔却郑重其事地答了礼。米格尔问她阿德莉娅的情况。她说："你妹妹真可爱。"接着，热尔曼娜就照老习惯滔滔不绝地说起来。米格尔静静地听着，对她的每一个看法都表示同意，对她的每句话都点头称是。

热尔曼娜东拉西扯，口若悬河，没有发现她和她的演说不受欢迎——表兄妹想单独谈谈，倾吐相互之间的思念。她随心所欲，想起什么来就说个不停，把对方当成开心的玩偶，就象是个孩子任意摆弄着手中的布娃娃。米格尔和玛丽娜故意不插嘴，让她唱独角戏，希望她快点走开。

客厅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米格尔说：

"我的烦恼一个接着一个。"

玛丽娜脸上闪现的怜悯和同情太亲切了，米格尔不禁眼里发热，泪珠险些夺眶而出。

"烦恼？我可怜的米格尔！……所以我才找你，不是吗？来了，就倾吐倾吐吧，你从前就是这样做的，做得对，米格尔。谁都不如我更希望你好，包括阿德莉娅在内。"

"非常感谢，玛丽娜。你的目光就是对我的安慰。"

"到我的小客厅去吧。"玛丽娜说，"那里谈话更方便。但愿不要有客人来！"

说完，拉着他的手穿过大客厅，一路上笑眯眯地望着他。到了小厅，玛丽娜请他坐在最好的一把椅子上：

"对我说说你的烦恼吧，米格尔。"

"我最主要的烦恼叫门东萨。"

“门东萨？什么门东萨？”

米格尔对玛丽娜提出这个问题感到惊讶，好象忘记了他们分手已经几个月之久，好象玛丽娜还应当时刻了解他的心事。

“门东萨是报社老板的侄子，年岁比我小得多，在英国和美国上过学，几个月前才来报社工作，以为报纸是他手中的玩具。”

“现在我想起来了。那小伙子刚到的时候你提到过他。”

“我说过。对吧？从一开始我就跟他合不来，不过表面上直到今天关系还不错。现在，我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了。”

玛丽娜为之一震，打断了他的话：

“你离开报社他就心满意足了，米格尔！他在报社比你资格浅，野心勃勃，肯定是嫉妒你。”

“不，不是那么回事。他不嫉妒我，也不想让我离开。不是那么回事。他也不是我的上司。我们俩地位差不多。”

“那么，问题在哪儿，米格尔？我一点儿也不懂。”

“我现在就解释。门东萨是个既讲究实际又能干的人，确实对报纸关心。”

“你也很关心。”

“当然，我也很关心，不过方式不同。他不断地向上司提建议，有些建议取得了出色的效果。他精明干练的声望越来越大，威信越来越高，而我却输在了他的手下。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使我难以容忍、甚至想离开报社的原因是，因为有他在，我逐渐失去了自信心……他刚到报社就用那双狐狸眼睛盯着我写的文章，盯着我下的每一条指示。一开始，只是做些小改动，提出善意的意见，我甚至很喜欢他，养成了有事找他

商量的习惯。可是，现在我发现，他所不满意的是我的方法和我的雄辩，这些东西我不能改，不能听从他的意见，它们和夸张与抨击构成了我才能的根基。门东萨怀疑起我的雄辩家的本领来了！”

“让他去怀疑吧，米格尔。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听我接着说，玛丽娜，关系重大。这样一来，我对为人生搏斗的看法、我的方法和我的理想统统都面临危险。门东萨可以说，他代表另一种完全相反的理想。到我相信他有道理的那一天，我的整个前途就要彻底完蛋了。我们——我和他——都刚刚开始生活，胜利的桂冠必将戴在世人认为正确的人头上。你了解我的文章的风格，而他主张偶尔抨击一下倒也可以，但天天抨击就失去了价值，不利于增加报纸的发行份数。”

米格尔抬起头，用不安的目光望着玛丽娜：

“你说呢，玛丽娜？”

“我不知道，米格尔。这类事情我不懂。”

“门东萨的话不只这些。他还说，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每个新闻记者的爱国主义义务。太荒唐了！按这个原则办报，无异于让报社破产。他要是多管闲事，去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人民就照他的报纸踢上一脚，转而去买别的报纸。当然是这样！我主张为公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说到底是他们花钱买报看。”

他开始激愤了，一面慷慨陈词，一面站起身来。现在，玛丽娜看到，刚刚走进客厅时那个沉默寡言、神态茫然的陌生的米格尔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原来的米格尔——能言善辩，不肯坐着说话，说起来眼睛里火花四溅，两只瘦瘦的胳

膊在空中舞动，象是离开了躯干。

“我不相信巴西人会变成美国人那样的实干家！毕竟我们是个重情感、爱冲动的民族。而工业上的英雄所具有的本质是冷酷，是精确。精确是机器的本质，是反人性、反巴西的本质。”

“谁知道呢，米格尔？不过，不管怎么说，你还有天才，有上帝赋予你的天才，这是谁也夺不走的。即便由于门东萨的缘故离开这家报社，可以进另外一家嘛。反正你不会放弃自己的职业。”

“会，会放弃的。只要我相信自己是个四平八稳的人，是个没有价值的抄写员，是个缺少棱角的演说家，那么我就会放弃；只要失去最后的一点自信，我就会放弃。我知道，我仍然是个受重用的职员，但这对一个象我这样具有远大抱负的人算得了什么？与大家对我的希望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你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雄心壮志吧？”

“记得！还记得你的学习成绩呢！当时我是最为这一切感到自豪的。”

“那时候你还是个孩子，我把你看成我遥远的梦想，可是我的天资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我本人也深信不疑。同学们象你一样——那时你还小——，瞪大了眼睛听我讲话。还记得朋友们怎样谈论我吗？——我带到桑塔罗萨庄园去过的马里奥，还有阿尔瓦罗·门德斯。还记得吗？”

“全都记得。”玛丽娜说。

“记得我当选为班级演说家的时候你是多么高兴吗？我每次到什么场合讲话，你总是在庄园为我的成功祈祷。我把所有有关的剪报都留给你。”

“现在我还保存着呢。”

剪报保存在一个用印花布包着的小木匣里。这类东西玛丽娜本打算统统丢在桑塔罗萨庄园，但后来还是带来了。到达里约热内卢的头一个上午热尔曼娜前来看望的时候，正是这些小物件把屋子塞得满满的。

“我说起话来火气十足，连上了年纪的人们都说：‘这小伙子前途无量。’我最希望进入政界，成为一个伟大的演说家，所有的人都承认必定如此。我常听到别人赞扬我有夸张的本领——夸张是我们学生的语言中经常使用的。在我最得意的日子里，同学们甚至谈到‘奇才’。他们总是推选我向到学校访问的大人物们致欢迎词，大人物们也都证实了同学们预见的正确性。只有一个例外，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大金融家特莱斯。他对我的预见和门东萨如出一辙。还记得他吗？我肯定对你讲过。”

“不记得了。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对特莱斯的才干非常崇敬。在致欢迎词的时候做了最大的努力，那篇关于青年人理想的演说确实精采。特莱斯一面注意地听，一边摆弄手里的铅笔。尽管我慷慨激昂，震得玻璃窗都微微颤抖，他却无动于衷。我讲完以后，有人照惯例兴高采烈地对大人物说：‘这小伙子有政治天才’，指望他点头称是。不料特莱斯表示出温和但没有坏意的保留：‘今天，政治要靠各种委员会来实现。’我知道，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失败了。这件事倒也没有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问题是今天，我的前途未卜！我在为此而奋斗，但如果门东萨正确，那我的生活就毫无意义了，只好去到庄园种地。”

“太可惜了。”玛丽娜叹了口气。

她也觉得，幻想破灭了——米格尔将成为一个伟大人物是她从孩童时代起就根深蒂固的幻想。米格尔接着说：

“在同学们鼓励下沉醉于能言善辩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门东萨把那一切都称之为‘无用功’——他常把这个词挂在嘴边。还有别的词，比如能力、效率、制度等等，我小时候都没有听说过。我们过去常听到又常用到的那些，比如忧伤、雄辩、激愤、抒情，却统统不见了。”

米格尔的手垂到躯干两侧，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门东萨是怎么想的，我非常清楚。昨天下午，他当着好几个人的面说，艾萨[1]笔下有个想当演说家的人物到英国旅行，回到葡萄牙以后断言英国人不懂演说……‘只会讲出看法，罗列事实，如此而已’。大家都觉得有趣，只有我例外。我觉得他指的是我，恨不得再也不跟他说话。可是 在有把握以前，我不想表明已经发现了他的用意。”

“肯定他不是影射你。”玛丽娜说，但心里将信将疑。

她发现，讲完这最后一个插曲，米格尔心中的苦水已经倾倒干净，声音也失去了争斗、反抗的铿锵，象个泄了气的皮球。

“无论如何，我再也不听他的劝告了。看到那家伙拿着一篇谁也不曾请他修改的稿件走到我身边，我就气得一言不发，任凭他以谨慎和逻辑为名整段整段地删改我的文章。看吧，他删节的正好是最激烈、最精采的段落。他逐句斟酌我文章的准确性，象个盎格鲁撒克逊人似的推敲我的每一个形容词。我已经觉得不是个自由自在、意气风发的巴西新闻记者了，登出来的文章味同嚼蜡，既没有我的热情奔放，也

①艾萨，指葡萄牙作家艾萨·德凯依罗斯（1845——1900）。

不见他的精密准确。这时候，门东萨就捋着唇髭慢条斯理地说，去掉多余的东西之后，文章比原来更有说服力了。为了安慰我，他说很羡慕我的风格，对我大大赞扬一番，我也真的相信他佩服我文章中的文学色彩和丰富的想象力。他喜欢看放烟火，却又让烟火象步枪射击似的瞄准目标。岂有此理！”

玛丽娜目光茫然，脸上浮现出怜悯，她的神经在颤动。她想起了埃米莉亚太太，想起了场院，想起了那棵老芒果树。米格尔的口才多好！关于烟火的比喻使她回忆起圣若奥节晚上在罗贝托身边看烟火的情景。她忘记了米格尔有这样的口才，忘了他说出的话与现在她周围的人们的谈吐如此天差地远。她觉得米格尔长得一点也不丑，样子一点也不怪。甚至那难看的晃动胳膊、粗俗的伸出食指、神经质的撇嘴和跺脚玛丽娜也能原谅。米格尔当初的声音和表情再次出现在她面前——话从嘴里夺路而出，速度极快，有时变成了含混不清的嗡嗡声．他不得不停下来深深喘口气，以恢复紊乱了的思路，还有，他望着玛丽娜的脸说话的时候，由于心不在焉，嗓子里也发出很轻的嗡嗡声。

“我是价值观变换的牺牲品。门东萨是符合现代潮流的人，他夺走了我的崇拜者们，形成了他的流派。他那一系列的定义好象是针对我，是为了把我整垮而编造出来的：‘色厉意味着内荏’……‘巴西的病根是天才太多而良知过少’……我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同意他的看法。他们在扼杀我们民族的情感和善于欣赏的灵魂。我代表着在美洲战败了的葡萄牙古老的精神，而门东萨则是消灭这种精神的新生力量……对我本人来说，这场搏斗生死攸关，打从一开始我就

觉得天昏地暗，硫磺味呛人，仿佛生活在但丁笔下的地狱之中。”

“完全对！”玛丽娜小声说。她完全沉浸在想象之中，看到米格尔和门东萨象两个受刑的巨人在挣扎。小时候，她跟米格尔一起翻过古斯达沃·多雷插图的但丁那本大书。

忽然，米格尔口气变了，把门东萨忘到了脑后：

“你的眼睛和小时候一模一样……刚才你还和从前似地说：‘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说的是‘我们’。”

感激和求怜使米格尔的表情显得过分热切，象订婚以后那段短暂的时期一样热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玛丽娜突然觉得和他疏远了，也象订婚以后那段短暂的时期一样疏远。

这时候，玛丽娜发现眼前的门东萨又缩成了正常大小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门东萨似乎对她——玛丽娜——说：

“他说的话要打折扣。他言过其实，这你知道。”

“米格尔，他长得什么样？”玛丽娜问，“那个门东萨的脸是个什么样子？”

“脸？象个刺猬。为什么你要问这些呢？”

“随便问问，因为你一直在说他。”

“那家伙中等身材，手势呆板，衣服合身。哪能说得清呢，除非亲眼看见。”

屋里暗下来，玛丽娜站起身，打开灯。

“为什么不坐下来呢，米格尔？”她说，“打从进来你就一直站着。我不明白，你怎么会不累。”

米格尔似乎没有听见，仍然在沉思默想。过了一会儿才说：

“我原来以为披坚执锐，定能取胜。现在才发现手中的武器已经生锈断裂。”

他又一次忘记了身边的玛丽娜。正因为忘记了，停住了嘴，才收复了失去的地盘。他从窗口朝外边望望。夏日的夕阳映在花园里的游泳池里，把茂密的树冠染成了玫瑰色。

“我是个活古董。”米格尔说，“没有比这更残酷的了。这是老人的悲剧，只不过我在青年时期就充当了这一悲剧中的角色。我代表着古老的巴西，苟延残喘的巴西。”

“我也一样，米格尔！我也代表古老的巴西。你知道我所受的教育……桑塔罗萨……我母亲……现在我所处的环境不属于我所有，我还不理解它。”

现在，玛丽娜的怜悯是为两个人的命运而发。米格尔没有表示听见了她的话，继续说个不停，而她则急切地希望对方歇息一会儿，好乘机把自己的一肚子苦水也倾吐出来。

“我一生似乎注定遭受残酷的折磨。好象搭起了雄伟的舞台，要看演出威武雄壮的戏剧，不承想这一切仅仅为了一个顷刻间灰飞烟灭的场面。这是我第二次遭受灭顶之灾了。先是失去了你，我一直认为你是命运给予我的最美好的恩赐，并且本以为这一幸福肯定无疑。我晦气倒霉就是从你的背叛开始的……请原谅我的话，玛丽娜，不论关于你的什么话，只要是从我嘴里说出来，每一句都会变成赞誉。现在，门东萨又不费吹灰之力而且不知不觉地摧毁了我的壮志雄心。一切梦想都破灭了。先是爱情，现在轮到了抱负。一切都完了。要不是头一出悲剧，也许能对第二出起而抗争。要不是失去了你。要是有你在身边鼓励，现在可能正在储备新的弹药，适应门东萨的规则，准备在他的阵地上决一雌雄呢。总而

言之，我是个逆水行舟的人。”

米格尔稍稍停顿了一下，只是为了喘口气。

“不知道我说的这些关于时代变迁的一切是不是虚幻的自我开脱。可能我确实错了，可能我生来就是被女人遗弃的人……然而，我总是能预感到这一点，自认为命里注定是个悲剧角色。从小时候起，我就感到悲剧笼罩着我，笼罩着我的一生，笼罩着我的躯壳，笼罩着我多愁善感的灵魂。”

“啊！你的多愁善感我是了解的。”

“你可以多愁善感！谁会去伤一个美貌女人的心呢？但男人不应当多愁善感，特别象我这样丑陋而虚弱的男人……现在，我一直预感到的悲剧明朗化了……只不过我一度忘记了它而已。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普鲁斯特①的一段话。他说，凝神细听，又听到了儿时的抽咽声，于是发现这哭声从未停止过，但只有生命在它旁边屏声息气的时候才能再次听到。他把这哭声与修道院的钟声相比，说白天城里人声嘈杂，掩盖了钟声，仿佛已经停止，但夜静更深，人们又能再次听到。还记得这一段吗？”

玛丽娜不记得了。但不管是哪一段，只要是从米格尔嘴里说出来，都神奇地变得精采而富于感情。

为了不打破两个人之间微微颤动的沉默，玛丽娜没有说话，只是望了他一眼表示对这段话的赞赏。米格尔仿佛听见了自己的抽泣。突然，玛丽娜放声大哭起来，声音之高，来势之猛，简直难以令人置信，几乎要让整个宅院的人都听清楚。从小时到现在，她从来没有这样哭过。米格尔赶紧坐到沙发上，坐到她身边。

①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

"亲……亲……亲爱的。"他六神无主，慌忙搂住玛丽娜的肩膀，轻轻抚摸着那双小手。玛丽娜紧紧攥住他的手，急不可耐地等他安慰一番。

"现在，我们好象又回到了桑塔罗萨庄园。"她说，"你离开我时间太长了，米格尔！现在总算回来了。"

等她停住抽泣，米格尔说：

"你哭成这个样子，我只见过一次。那时候你才十岁，不用小手绢，而是用手背擦眼泪……现在，你又成了桑塔罗萨庄园那个小女孩，哭成了泪人儿，我在旁边哄你。是在你那只金丝鸟死了的时候，还记得吗？"

"它叫蒂蒂科，记得，当然记得！"

"多么快活的小鸟儿。"

"米格尔，你记得它怎么死的吗？是因为我粗心。整整两天，我把它给忘了，后来发现它直挺挺地躺在笼子里，没有一滴水、一粒草籽。在很大程度上，我流的是悔恨的眼泪。"

"你现在的眼泪是为什么流的呢？是为我吗？那么我就不再是可怜虫啦，玛丽娜！我成了个幸福的人啦！"

玛丽娜笑了，脸上还挂着泪珠：

"真不要脸，米格尔！我是为咱们俩哭呢。我也有许多伤心事。"

她用哭得有点嘶哑的声音讲了一连串关于罗贝托、热尔曼娜和管理这个家的种种风波。一件件令人失望的小事堆积成了莫大的苦痛。米格尔全神贯注地听着，偶尔因为一个陌生的名字或者地点显出茫然的神情，但自始至终非常感动，几次摘下夹鼻眼镜，擦擦被泪水雾气沾湿的镜片。玛丽娜又

一次发现她在米格尔面前有多大的力量，同时也因为发泄了一通而感到轻松。玛丽娜的心境米格尔完全理解，一则因为比她更不幸，二则因为爱她。

“你太理解我了，米格尔。”她说。

米格尔马上回答：

“一切让你动心的事都能拨动我的心弦。这就是所谓女人容易被人理解。”

“这些事我对谁也不能说。我不想让罗贝托怀疑我感到不幸福，所以一直把一切都闷在心里。说出来就好了。米格尔，你无法估量，你来了我心里多么舒坦。现在，你再也不离开我了，答应我吧！”

“我答应。可是，一开始你还是幸福的。你没有把一切都讲给我听，省略了点什么。”

“说得对。”玛丽娜望了望肖像，似乎米格尔明确地提到了阿莉塞，“还有一件事让我难过，可是又说不出口……我害怕。只是个神经质的印象，但这印象太强烈了，总有一天它要把我从这个家里赶出去。米格尔，让我讲讲能说得出口的伤心事吧。真的，真让我伤心！罗贝托结过婚，婚姻很美满，而我不能让他更幸福，甚至不能让他象原来那样幸福。我总是拿自己和阿莉塞相比，觉得在哪方面都不如她。”

“你比她漂亮！”米格尔愤愤不平，但声音无力，颇带几分哀伤。

“你见过她吗？”玛丽娜问。

“没有。”

两个人都笑了。玛丽娜想让米格尔看看画像，大大方方地让他看一看。可是，她更想继续讲下去，不愿意停下来。

“特别使我痛苦的是与她相比，我有很多短处。她才是罗贝托所需要的妻子——一个雍容华贵、和他趣味相投的女人。在家里，她也是个好妻子，好家庭主妇，热尔曼娜不停嘴地夸奖她，佣人们也常常提到她。阿莉塞留下的空缺依然空着。要是我死了，谁也不会想念。”

“别这么说，你丈夫会难过的。”

“不知道。我想倒是我需要他。你看，阿莉塞死后，他很快就找了续弦，而他们之间的感情要深得多，久远得多。我知道，他排得满满的工作、体育运动和消遣的时刻表里，我在他的感情甚至思想上占有一席之地，没有任何理由牢骚满腹。倒是我有时候不能完全让罗贝托满意，不理解他。我不会理家，又不会分享他的欢乐。很多次他不得不向我提出一些小小规劝，热尔曼娜——那个热尔曼娜！——挑剔起来没完没了。热尔曼娜的批评我倒不在乎，仅仅象赶不走的苍蝇似的让人心烦，而罗贝托的任何批评都刺痛我的心。我适应不了他的环境，不习惯于他的爱好，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圈子，所以感到自己没有用处。要是两人年龄相同，我也许能对他提些意见和建议，阿莉塞生前肯定是那样做的。要是上帝没有赐予他健壮的身体，他也会需要我照顾。要是他需要追求地位……但不需要！我不能鼓励他树立抱负或者加倍努力，因为我的丈夫不是既无地位又无钱财的人。”

“我是。”米格尔说。

“对，你是。”玛丽娜表示同意。

“一个理解你温柔灵魂的丈夫。”

“对……也许……不管怎样，我们的友情总算恢复了，和从前一样了，对吧？”

“恢复了。”米格尔说，“和从前一样……更好了！”

米格尔突然出其不意地吻了她一下。同时，那原先仅仅让夹鼻眼镜镜片沾染雾气的泪水变成了猪猡般短促而难听的哼哼声。玛丽娜第二次发现，她低估了米格尔的一片痴心。她搂着米格尔，满脸泪水，也吻了他一下作为回答。她记得，母亲喜欢米格尔，一直把他当亲生儿子看待。

“这是我们头一次接吻。”米格尔说。

在桑塔罗萨庄园，米格尔从来没有吻过她。刚刚订婚，埃米莉亚太太就以严厉的口气告诫玛丽娜说，她的女儿不能允许才仅仅是未婚夫的人吻。埃米莉亚的法典没有受电影的影响，依然规定“吻”是家庭中的严重事件。如果母亲的警告指的是罗贝托，玛丽娜会一笑置之。但当时指的是米格尔，她便一丝不苟地遵从了。

得到安慰的心情持续了很久，一直到发现米格尔的神态有了变化。他紧紧拥抱着玛丽娜。热烈的程度超越了安慰的范围，嘴里不停地咕哝：“玛丽娜，玛丽娜！”声音颤抖，充满欲火。米格尔没有明白表妹心中是哪一种温情。玛丽娜惊奇地看了看他的眼睛，为了让事情恢复到正常的分寸，她把搭在米格尔肩头的胳膊抽了回来：

“够了，米格尔，我的朋友、兄弟。”

在放开玛丽娜以前，米格尔在她嘴上吻了一下。就在这一瞬间，玛丽娜朝阿莉塞的画像一望。刚才，她似乎忘记了阿莉塞目睹了整个场面。画像上的人物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栩栩如生，用洞察一切的目光望着他们，无情而又狡诈地监视着他们。玛丽娜象个被当场捉住的罪犯，蜷缩成一团。

米格尔发现她目光恐怖，马上转过脸朝同一个方向看

去。他以为罗贝托站在那边，顿时吓得脸色煞白，昏头胀脑。但是，惊愕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马上发现，那边没有人，墙上连扇门都没有。

玛丽娜已经站起身来，恢复了常态，擦干了眼泪，只是还有点颤抖。她温和地说：

“你走吧，米格尔。我太自私了。”

“不能再多呆一会儿吗？”

“不能．已经晚了。我们还要到外边吃晚饭，不知道怎么罗贝托还没有回来。”

“好吧，我走。”米格尔说，“我进来的时候悲伤凄凉，出去的时候却意气风发。让门东萨看看吧，怀着这样的期望，我能干出多大的事业！”

“什么期望呀，米格尔？……傻瓜……想入非非！”

他还放肆地回答了一声：“对你的爱情的希望。”说完，以快得玛丽娜躲闪不及的动作又吻了她一下，才迈着大步走出去。玛丽娜目送他穿过客厅，又大声喊：

“米格尔，你把帽子忘在这儿了！”

他停住脚，接过帽子。在这一刹那间，玛丽娜发现他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

# 8

米格尔一走，玛丽娜看了看表，发现该准备赴晚宴了。不过她没有上楼，而是步履踯躅地返回小厅。她还记得，小时候胆子小，晚上怕阴暗角落或楼道里的黑影。父亲常常拉着她的手说："咱们到那边去……到近处看看……什么都没有。"现在，每当肖像的幻影强烈显现的时候，玛丽娜总是设法不被它吓跑，而是趋到跟前看个明白，降伏它。

她回来了，努力保持着心理平衡，控制自己的神经，以对付那欲动的幽灵。小厅里，只有桌子上的灯亮着，她转动灯罩，把画像照得通明，然后站在跟前，就象当年父亲拉着她到鬼怪出没的黑暗角落一样，看清阿莉塞似有若无，神秘莫测的原形。

总算驱走了头脑里最可怕的印象，但远没有清除干净。她慌慌张张逃离小厅，大步朝卧室跑去。就在一步两阶地爬上平缓的楼梯的时候，又一阵恐惧涌上心头……接吻！……她从小时候起就养成了习惯，在母亲指导下及时反省在私德上有无过失。现在，米格尔来访时发生的主要插曲在心中翻滚起来。毋庸置疑，接吻是桩罪孽……埃米莉亚太太会这样看。"母亲会大惊失色……"。换衣服的时候，坐在汽车

里，和罗贝托谈的事与此无关；在晚餐席上，也和同桌人寒暄，但一直感到母亲在训斥，而且她本人也同意母亲的看法。即便大家有说有笑、谈兴颇浓的时候，她的内心也在进行着无情的自责。

她从小就疑神疑鬼。十四岁那年，由于一心以为罪孽缠身，常常失眠，变得面黄肌瘦，父母不得不把她带到里约热内卢治疗。根据医生的建议，他们强迫女儿由阿德莉娅和女管家陪着去看电影，在俱乐部打网球，忏悔神父也不许她自省，甚至禁止她忏悔。

埃米莉亚太太不理解女儿，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女儿神经脆弱，从来没有想到她本人教育失当。还在年轻的时候，母亲就根据"地狱"和"罪孽"的概念为自己树立了行为的准则，而且象对庄园的农人们进行宗教启蒙教育一样用可怕的景象吓唬年幼的女儿，殊不知这种做法在玛丽娜身上起了相反的作用：不仅没有使她具有母亲那种基督教徒的毅力，反而增加了她自省中的恐惧。

"要是让母亲知道了……母亲会怎么说？"

远在桑塔罗萨庄园操劳的母亲依然影响着女儿，尽管她已经结婚，已经独立生活。玛丽娜挖空心思，竭力想为她和米格尔的不正当行为找到个埃米莉亚太太所能接受的理由。

她知道，在一些家庭里，接吻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姑娘们随随便便地吻年轻的姐夫或者表哥。这类现代习俗埃米莉亚太太不肯苟同。在她的时代，男女授受不亲。在聚会上，庄园主的女儿不能和小伙子们交谈，即使在节日庆祝活动的大厅里，人们也按性别分站两边。

为了安下心来，她一遍又一遍地开导自己："我属于另

一个社会，另一代人，不必和母亲一样思考。”她还想到，很多善良的人以意图衡量过失，甚至以脆弱为由对过失宽怀大度。她由于精神孤寂吻了米格尔，米格尔仍然象过去一样只不过是她的朋友、表哥。那个接吻嘛，是出于怀念，出于怜悯……但是对于埃米莉亚太太来说，无论情节如何都不能减轻罪孽。

玛丽娜周围，谈话继续进行：“今年，市立剧院的演出精采极了”……“知道吗？露西娅还要在欧洲呆些时候，昨天我收到了她的信……太可惜了！大家非常想念她！”

“我必须去忏悔。”玛丽娜想。

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因为她不愿意推迟——她就要跪在忏悔室里，责备自己这个已婚女子吻了一个爱她的男人，而这个男人一度是她的未婚夫，并且由于她而说了萌生出希望之类的话。想到那个难堪的时刻，她感到脸上一阵阵羞愧。

感情和良心一齐逼来，她腹背受敌，左右为难。一个声音为米格尔叫屈：“难道以往的歉疚还不够吗？”是啊，她又为倒霉的米格尔增加了一层新的不幸；另一个声音为罗贝托鸣不平：“我不是一向认为忠诚是我的主要性格特征吗？”然后又自己回答说：“我对罗贝托的感情一直没有改变。”接着又转而责备自己：“感情！……能把这一切讲给罗贝托听吗？”

第二天，神父听了忏悔之后说罪孽轻微，因为她意图纯洁，只是劝她以后避免接触。

玛丽娜没有选择就进了头一座教堂，走到头一间忏悔室，碰到了这个神父，因为她还没有找到一位可心的忏悔神父

——聪明，宽厚，满头白发的长者。

忏悔之后，玛丽娜又简单地诉说了心中的痛苦和孤独。神父提了两三个问题，说她的痛苦无足轻重，劝诫她学会忍耐。玛丽娜跪在地上，看不清栏杆后面神父的脸，只能象以往一样，怀着对上帝的虔诚，聆听他那低沉，遥远并且节奏分明的声音。

“今天是礼拜五，为了悔罪，你可以念十四遍万福玛利亚祈祷词，在耶稣赴难路①上每一个祭坛前念一遍。”神父说。

宽恕她以后，神父补充说：“我再次劝告你，孩子，要十分警惕。”……然后把小门一关：“愿你灵魂安宁。”

玛丽娜决定从忏悔室出来就开始补赎罪过，走完整个耶稣赴难路。她来得仓促，没有带圣经，不过这样自由自在地祈祷反而更好，免得按照程式重复用滥了的旧词，还能从十四幅不同的赴难图里发现新意。小祭坛围绕着教堂，用木头浮雕建成。玛丽娜一个接一个地祈祷，信口倾诉心中的感情，表示悔罪的决心。在桑塔罗萨，她父亲的朋友曼弗雷多神父布道的时候也是这样，一边走一边向人们高声讲解。现在，玛丽娜仿佛看见他就在眼前：身穿黑色教服，又高又瘦，一副苦行僧的样子；表情冷漠，全然是无所不通的神气；在烛光下，鹰钩鼻子和过长的上唇更加显眼。人们诚惶诚恐地跟在后面，在每幅受难图前都随着他祈祷。

在每幅耶稣受难图前玛丽娜都停住脚步，从中发现新的教诲。第一幅是“判决”，她想：“我和彼拉多②一样怯

① 耶稣赴难路，又称十字架路，为纪念耶稣赴难而特设的道路，每隔一段距离设一个有十字架的小祭坛，每个祭坛代表耶稣受的一种苦难。

② 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耶稣即由他判决钉死在十字架上。（见圣经·新约）。

弱。”记得有一次对罗贝托说，她的一个缺点是怯弱。罗贝托强烈地反驳说：

“不对。你不了解自己。”

玛丽娜从一个小祭坛走到另一个小祭坛，脚步声在寂静的教堂回响。几个在空空荡荡的教堂祈祷或者休息的老太太一直望着她。一个黑人妇女走进了她刚才出来的忏悔室。

玛丽娜想起了很多年前读过克洛岱尔①一首关于耶稣遇难路的诗。诗人把耶稣的三次过错与人的罪孽相比较：“第一次因为吃惊，第二次因为憎恶，第三次因为轻蔑……上帝，拯救我吧，不要让我犯任何过错和罪孽。阿门！”神圣的天主。万福玛利亚。继续往前走。

快走完耶稣遇难路的时候，她又想起克洛岱尔有一句精辟的话描写耶稣基督遭受的屈辱：“安娜的仆人打他一记耳光，又吻了他一下。”

玛丽娜热切地乞求说：

“我主耶稣，让我象阿莉塞一样忠诚吧！”

在祈祷中竟然提到了阿莉塞的名字，她顿觉沮丧。其实，阿莉塞也应当摆脱自己的罪孽。“神父说过，我的罪过轻微。”她想。

在祈祷中，在耶稣遇难路上，她的思绪也不时飘出神思，飞向凡尘。她虔诚地跪在圣像前，却想到了米格尔。究竟该不该给他写封信去，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最后决定让阿德莉娅带个口信。

“告诉米格尔说，当初他不愿意到这里来，完全正确。我不该非让他来不可。请他再也不要来了。告诉他，我爱罗贝

①克洛岱尔（1868—1955）法国诗人。剧作家。

托。你知道，这是真心话。”

“当然知道！”阿德莉娅大声说。这一声回答大大减轻了玛丽娜心头的痛苦。

她当然知道。人人都知道。玛丽娜自己比谁都明白，对于米格尔，她只有兄妹的情谊，钦佩他的才华。对于罗贝托则相反，玛丽娜爱他的每一个手势，每一个表情，爱他朝她微笑、看她的神态，爱他走路、吸烟和打领带的姿势。一切，罗贝托的一切都合她的心意。

“和过去一样，我仍然是米格尔的朋友。”玛丽娜补充了一句，为的是让阿德莉娅满意。

幸好，阿德莉娅没有追问什么，只是诧异地望着玛丽娜。她心里明白，弦外之音比口信本身更重要。

“好吧，我叫他以后再也不要来了。”

米格尔再也没有来，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要不是画像作祟，玛丽娜早把他来访时发生的插曲忘到脑后、当成遥远的往事了。

她发现，画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阿莉塞从来不象今天这样目光严峻、表情冷酷。玛丽娜来到这里的那天晚上，和她进行了头一次难忘的会见。当时，阿莉塞只是提醒她，开导她，但看样子是欢迎她的到来。现在，欢迎的神色连同阿德莉娅所说的司登夫人青春的光彩全然不见了。

阿莉塞严密地监视着她，对她的敌意与日俱增，在她和米格尔亲吻以后更变得不可忍受。那谴责的目光时时逼视她，申斥她和米格尔接了吻，不肯考虑当时情况特殊，旧情难忘，她心里悲伤。

玛丽娜觉得阿莉塞完全变了。一开始，甚至在梦境里嘲弄她的时候，死者还是个情意缠绵、年轻漂亮的情敌，甚至在年龄上也与她相仿。现在的阿莉塞高高在上地斥责她，从远处打量她。表情严厉，仿佛至少苍老了十岁。

“你说她有多大岁数？”有一天，玛丽娜问阿德莉娅。

阿德莉娅打量了一下肖像：

“那时候她还很年轻。热尔曼娜说是他们结婚以后第一次到欧洲旅行时画的。可是她显得年岁更大一些，象三十岁的样子。”

“头一次看到这幅画像的时候，我觉得她和我们年龄不相上下。”

“哪能呢？比我们老得多！”

“她的表情呢？你觉得是善良还是凶狠？”

阿德莉娅又把画像打量了一番：

“按说倒也面善。从眼睛上看，她容不得别人轻视。”

玛丽娜心里烦躁。年轻人贪睡，但是刚刚睡着，忘记了一切，精力仅仅开始恢复，却又在半夜里醒来。万籁俱寂的凌晨，她一连几个小时苦苦思索，直到天放亮才昏昏沉沉闭上眼睛。等伊莎贝尔端来早咖啡，她仿佛整整一夜只打了个盹。

神经过分紧张。任何响动，就连风把门吹开也吓得她屏住呼吸。有时候她扑到罗贝托怀里。象是要躲避什么飞来横祸。

“我害怕。”

罗贝托问：

“怕什么？”

“不知道。反正是害怕。”

她经过的胡思乱想、担惊受怕太多了。小时候，一到晚

上就疑神疑鬼，黑暗中到处都潜藏着莫名其妙的危险。独自回到卧室以后，黑人女仆在厨房里讲的故事一个接一个出现在脑际，并且比她们讲的时候更加逼真。她感到半人半狼的妖魔踮着脚尖朝床边走来，听见一条腿的男孩萨西在窗外吹口哨——据黑人女仆们说，萨西火红的舌头耷拉到前胸，爱在泥塘里玩耍，用木棍逗得狗汪汪乱叫，天蒙蒙亮农夫们下地的时候，他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发出一阵阵怪里怪气的笑声。

那时候，太阳的光芒能驱散恐惧。最糟糕的是对罪孽提心吊胆，因为它并不随着白天的到来而消失。但是，没有哪一种能跟她现在遭受的煎熬相提并论。

负疚感和与阿莉塞相比较的固执念头死死纠缠着她。画像的威力和造成的恐怖空前强烈。阿莉塞的存在充满整个宅院，玛丽娜时时都能看到她的表情……那赶不走的敌意，清晰的暗示……死者恢复了生命，有时候玛丽娜恍恍惚惚地觉得，她——玛丽娜——是个幻影，而阿莉塞反而是个活生生的人。

她一再耐心地用逻辑排除这怪诞的念头，用意志挣脱思想的桎梏。但是，就象用冰凉的烙铁熨烫衣服一样无济于事……她从来不曾听说过潜意识、自我暗示和精神分析学。

阿莉塞死了，表面看来已经被人遗忘，却在玛丽娜的生活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对玛丽娜来说，她的存在就如同日常的事物，自己说出的话，给仆人们的命令和接受邀请，应邀出席聚会一样真切。

罗贝托也在怪诞的念头里出现，变成了和生活在她身边的罗贝托不同的人，又变成了阿莉塞的丈夫——第二次结婚并没有割断他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似乎丈夫有意躲避

她，这更增加了她在这个家里生活下去的恐惧。在宅邸里，过去的时光迷恋着罗贝托，玛丽娜永远别指望完全得到他，永远别指望抹掉他的回忆，永远别指望重新获得在桑塔罗萨庄园和蜜月旅行中建立起来的牢固的爱情。

她担心，在罗贝托对阿莉塞的怀念当中搀杂着对她的不满，哪怕是一点点后悔或者失望。尽管罗贝托的态度里没有表现出丝毫对过去的兴致，尽管他沉醉于现在，玛丽娜仍然放心不下。狐疑减小了她身上的魅力，摧毁了让丈夫爱她一辈子的信心。也许因为丈夫不象以前那样需要她，她才不象原先那样爱丈夫。

然而，冷静地想一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罗贝托的态度有所变化。对玛丽娜，他仍然那样殷切，每时每刻都关心她过得是否舒适，关心她的吃穿，关心她任何微小的变化："你脸色更苍白了……头发上多了一道波浪……今天不爱说话……为什么？……伤心了吗？"

玛丽娜回答说：

"不，没有伤心。"

"那么，为什么不说话？"

"没有话好说。"

"你幸福吗？"

"非常幸福。"她朝丈夫笑了笑，觉得这笑容比回答更能让罗贝托相信她应有尽有，没有更多的要求。

她强制自己保持心满意足的外表，但熟人们都说她瘦了。在罗贝托一再要求下，她不得不去医院。经过仔细检查之后，医生问：

"太太有什么忧愁吗？有什么心事吗？"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

医生又看了看她，没有再问下去，诊断为轻度贫血，开了些补充铁质的药片。玛丽娜不得不按时吃药。偶尔忘记了，丈夫就提醒她：“你该吃药了。”她不能把实情告诉丈夫，不能这样说：

“药片顶什么用？我在这里得不到幸福，因为这是阿莉塞的家，因为我在她监视下生活。”

罗贝托不会理解……怎么能理解得了呢？即便不把她当成疯子，至少也会怀疑她嫉妒心太重，心胸狭隘，愚蠢到企图抹煞往事的地步。她不想在丈夫面前表现出病态，惟恐引起丈夫的怜悯或者厌恶。她不想象个孩子似的受丈夫耐心照顾。她不需要罗贝托举出理由说明她的恐惧荒唐可笑，因为一切可能的理由她都已经想到了。

理智也不能帮助她消除阿莉塞活生生地存在的感觉。她的惊恐根深蒂固，逻辑不能排除，思维驱赶不走。要是对母亲或罗贝托倾吐出来，那么就不得不听他们无用的劝解。一旦他们问到是否有幻觉，还要撒谎，说已经痊愈了。

对肖像的恐惧太深，太痛苦，玛丽娜不敢提到它。要是真的说出口，那看不见的幽灵会变得更加真切。小时候也是这样。深夜里哭着醒来，她不肯对母亲或者奶妈讲恶梦里的可怕场面，直到第二天上午阳光普照、驱散一切担心的时候才敢张口吐露实情。现在把对阿莉塞的幻觉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必定要冒打破心理平衡的风险。

罗贝托尽管不了解妻子的恐慌，却时刻陪伴着她，给她以安慰。有丈夫在，玛丽娜心里踏实，所以不肯让他离开。有一天，罗贝托要到圣保罗办理事务，对妻子说：

“可惜我去的时间非常短，不然你可以到圣保罗看看。我不让你和我一起去了，因为在那儿没有一点儿时间照顾你。”

“我自己留在旅馆里，没有关系。”

“不值得。也许我不得不马上返回来。如果这样，就白白一连过两夜的旅途生活了。”

“好吧，我确实不该去。”

然而，罗贝托刚刚去车站，一个人留在家里的恐惧就驱使她去追赶丈夫。这太方便了，甚至无需买票，因为罗贝托订了包厢。

“去，一定要去。”她下定决心，“为什么不去呢？”

她不明白，为什么当初肯同意不去，肯让罗贝托离开，自己留在这个家里。

几乎在最后一刻才在司机陪着来到站台，手里提着伊莎贝尔仓仓促促准备的小箱子。她东张西望地寻找罗贝托，倒是丈夫先发现了她：

“怎么？我忘了什么东西吗？这是谁的箱子？”

玛丽娜气喘吁吁地说：

“我的。我决定和你一起去，想看看圣保罗，不愿意一个人留在里约热内卢……”

对于妻子这突如其来的决定，罗贝托先是吃了一惊，但马上又高兴了。

“女人都这么任性，妻子的想法是不能违拗的。”他说，“快上车吧，只剩下两分钟了。”

玛丽娜记得，阿莉塞很任性。在罗贝托看来，那奇怪的脾气和种种荒唐想法让他开心，可以说是招人喜欢的缺点。

离开里约热内卢只有短短的三天。回到家里，发现气氛依然如故。

玛丽娜千方百计让丈夫主动搬家，经常夸其他街区多么好，但不敢公开要求他卖掉贝桑杜街这所宅院，在里约热内卢找一个更合心意的地方，比如说某个绿树掩映的小一点的住所。她转弯抹角地表示自己的心愿，可惜罗贝托无法听懂。

"罗贝托，为了我，你肯舍弃这一切吗？"

"舍弃？我把一切都给了你呀！"

有一次，她好象一时心血来潮似地问：

"你不喜欢住在科帕卡巴纳区，更好地享受海滨风光吗？"

"不，我不喜欢总是住在海滨。有一次你也说过不愿意。"

"我是说过，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喜欢了。不用靠海滩太近，可以找个大一点、有树木的地方。"

"为什么再找地方呢？我们有这座宅院呀。"

玛丽娜写信给母亲，简略地向她吐露了部分心事。埃米莉亚太太是个具有求实精神的人，不会把女儿这类绵绵的忧愁放在心上。玛丽娜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她：

"我后悔透了，那张肖像越来越活跃，总是指责我。"要是这样写，埃米莉亚太太会以为女儿精神失常。既然无论如何不能直言相告，只好这样写：

"亲爱的妈妈，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呢？我非常寂寞，你来了我才能过得愉快。"

埃米莉亚太太在回信中说：

"别再对我说什么寂寞不寂寞了。你丈夫好极了，又很

喜欢你，家里总是宾客盈门。你身体好吗？如果需要我照料，我会马上去，虽然我过不惯城里的生活，这里也离不开。”

玛丽娜又写信说：

“我身体很好，可是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伤心，担心我不是罗贝托所需要的妻子，不能让他幸福。”

不久又收到了回信：

“你的伤心我非常理解。肯定是疑虑太多的缘故，我不感到吃惊，因为适应新的环境很不容易。我觉得，那些胡思乱想证明你真心爱丈夫，一心想让他高兴。”

玛丽娜和罗贝托去桑塔罗萨跟埃米莉亚太太一起过圣诞节和新年。一到庄园，玛丽娜的怪癖想法象是雾气见了太阳，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母亲问起她的伤心事的时候，她几乎想不起来了。

在庄园里，她感到获得了新生，发现了生活的甜蜜，享受到康复后的欢乐。

在里约热内卢，心里不幸福还要竭力隐瞒，不让罗贝托发觉。而现在，欢乐来得过分猛烈，再也掩饰不住情绪的巨大变化。有时候，玛丽娜看到罗贝托目光困惑。

“确实，你应该在这种环境里生活。”罗贝托说，“我甚至想，让你离开这里是个罪过。你为什么不多呆些时候？至少应当到一月底。”

玛丽娜用探询的目光看着母亲，回答说：“我倒是愿意。”埃米莉亚太太没有吱声，佯装没有听见。等和女儿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责备说：

“我年轻的时候，妻子永远不离开丈夫，除了义务以外没有任何自己的喜好。你为什么不马上对罗贝托说所谓环境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就在这桑塔罗萨，我也看到过你好多次情绪反常呢。”

“我和他一起回去。”玛丽娜当下就答应了。

返回里约热内卢的想法给她的欢乐情绪蒙上了一块阴影，这阴影随着归期的临近日渐增大。她盼望发生什么不测，推迟或者阻止她回到贝桑杜大街的家。上午祈祷的时候，总是请求上帝赐予她一个办法，然后一整天都虔诚地等待办法出现。

有的时候祈祷词更加具体，乞求降下一场火灾，把阿莉塞住过的宅院烧个片瓦不存。有一天虔诚地祈祷过后，看见罗贝托收到一封电报。她着意观察丈夫的表情，看她的祈祷是否应验。可是，罗贝托脸上没有出现宅院失火的恐惧。他安详地看完，把电报塞进口袋以前对玛丽娜说：

“办公室的事情真讨厌！我就不能出门！”

回到了里约热内卢，他们发现来的信函当中有很多祝贺节日的明信片，有些是国外寄来的，画面欢快，色彩鲜艳，下面签的名字玛丽娜都没有听说过。

“这些是你的朋友们寄来的。”玛丽娜把它们统统递给罗贝托。

“旅途上认识的。”丈夫不无厌烦地说。

信都是寄给司登夫妇的，显然不是指玛丽娜，而是给罗贝托和阿莉塞的。

第二天，收到一封贴着法国邮票单独寄给她的长信。信的开头写着：“新年好，亲爱的朋友”。玛丽娜没有立刻发

现收信人是阿莉塞，翻过几页，在后边看到了韦隆的签名。只签了本名“韦隆”，大名鼎鼎的韦隆！

她躺在无背沙发上，就在画像下边毫无顾忌地从头读起信来。是韦隆写来的，她有兴趣看一看。再则，也是对阿莉塞的报复，因为那双洞察一切的眼睛一直盯着她的内心，搅得她心神不宁。

玛丽娜心底深深埋藏着一个执拗的希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发现阿莉塞生活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过失，以便把她从画像的底座上打翻。面对画像，“伪君子”三个字不止一次象一连串水泡冒上水面一样，从她自己也不甚了解的心灵深处涌上脑际。

有时候，玛丽娜在想象中找到了一封能暴露阿莉塞有什么“桃色”纠葛的信件，使她死后的名声染上污点，让她“不忠诚毋宁死”的座右铭变成笑柄。现在，似乎久久等待的信件已经在手。她望着信纸上一个个的字和词。竟是些这样的词！……到底该怎么办？她犹豫不决，矛盾重重。要么不顾脸面，把信交给罗贝托看看，浮想纷繁，莫衷一是。最后，她沉静下来，觉得还是赶紧找点什么事情干或者去察看佣人们的活计为好，免得一直胡思乱想。

韦隆的信写得优美动人，但又没有越轨之处。他埋怨阿莉塞一直没有音讯：“两年没有给我写信了。你大概忘记我老了，将不久于人世了。”他在信中说刚刚从意大利旅行归来，并且详细描述了旅途见闻。信很长，字写得很小——倒象是画出来的，并且每个笔划、每个字、每一行都谐调得令人吃惊。“韦隆的一个签名该值多少钱啊！”玛丽娜想。大概阿莉塞还收到过他的不少信件和名信片。莫非统统付之

一炬了吗？

安东尼奥走进来，她抬起头。

“阿德莉娅小姐打来电话找太太。”

“我马上就去。”

她把香烟和信放到一边，去接表姐的电话。阿德莉娅打听埃米莉亚太太的消息，还想知道玛丽娜成了里约热内卢人以后这次回去对桑塔罗萨庄园印象如何。

“太妙了。比以往更让人喜欢。”

“各有所好。”阿德莉娅将信将疑，“可我觉得，哪儿也比不上里约热内卢。你想去看场电影吗？”

“好吧……我去接你。”

“你知道米格尔离开报社了吗？跟一个叫什么门东萨的人吵了一架，走了。”

“不知道，但我估计到了。那么，现在他打算怎么办？”

“到外地去。离开里约热内卢，改换职业。”

“到哪儿去？”

“北方？去管理庄园。”

“北方？那里天气热，恐怕对他不好。他肝脏有病。”

“这里的烦恼比炎热对他的肝脏更糟糕……他明天启程，让我向你告别。”

“好吧，祝他一路平安，希望他在那里过得幸福。你为什么不劝他写本书呢？他应当利用自己的才干。”

“米格尔知道该怎么做。几点钟你路过这儿？”

“五点，可以吗？”

“我等着你。再见。”

玛丽娜慢慢返回小厅，打算把韦隆的信看完。可以肯定，不会仅仅谈意大利。说完旅途见闻之后会提到他们的友情，会提到她——阿莉塞，并且怀着爱慕。

还没有回到小厅，玛丽娜就听见有燃烧的噼噼啪啪的响声。走到门口一看，她猛地停下来，气喘吁吁，几乎不能动弹了。她立刻明白出了什么事情。香烟没有扔进烟灰缸，落在了无背沙发上的一堆当天的报纸上。一个不大的火舌正贪婪地舔着沙发垫。玛丽娜张开嘴，但又喊不出声来。

她一动不动，两只眼睛呆呆地看着越烧越旺、冲向阿莉塞的火苗，好象幼儿教义读本上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又在眼前出现了：炼狱里，一个女人模样的灵魂遭受火刑，火舌舔到了她的膝盖。

最初的时刻过后，她意识到心中的激动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因为感到轻松。“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这几个字象小号吹出的欢快的乐曲，在她脑海里响个不停。

小厅里充满了燃烧的羽毛的腥臭味。突然，玛丽娜清醒过来，一边喊着佣人们的名字，一边按响了电铃。她抓住报纸和沙发垫的一角，一下子扔到门外的花园里，动作非常迅速。等佣人们一齐赶到，发现玛丽娜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正吹着烧痛了的手指。

安东尼奥敏捷得让人吃惊，飞身跳到写字台上，踩着一个皮公文包，几下子就把余火扑灭了。接着转身跑出门外，踩灭了草地上的火，然后手里提着一个从火堆抢救出来的沙发垫交给儒莉娅。沙发垫只烧了个不大的洞。

“还能修补。”他得意地说，“还是夫人做的呢。”

“我知道。”儒莉娅接过沙发垫说。

韦隆的信烧毁了，玛丽娜只找到一小片，上面只有两个字勉强能够辨认，并且不在同一行："……你……痛苦。"

回到卧室，伊莎贝尔替玛丽娜洗了手指，涂上药膏。她一阵心疼，吻着玛丽娜的手指哭起来。

"可惜没有把她烧成灰！"伊莎贝尔咬牙切齿地说。

听到这句奇怪的话，玛丽娜一时间懵了。她不只一次发现，伊莎贝尔意识到了她难言的苦衷。

一只猫头鹰在树上叫了一声。伊莎贝尔慌忙停下来侧耳细听，脸上突然涂上了悲剧色彩。

"小姐，是猫头鹰！这不祥的鸟一直在那儿。上帝保佑！"

玛丽娜申斥了她一句。那口气与埃米莉亚太太惟妙惟肖。在庄园，她经常这样喝斥讲妖魔鬼怪故事的黑人。埃米莉亚太太谴责之中含着恼怒与讥讽，既生气又觉得荒唐可笑。玛丽娜的申斥和母亲大不相同，对凶兆之类的说法不肯相信。猫头鹰又叫了一声，她打了个冷战。伊莎贝尔坚持说：

"小姐，真的，是不吉利！准得很。"

从穿着打扮和发式上看，伊莎贝尔完全是个现代的黑白混血姑娘，头脑却愚昧得难以令人置信。遇到任何凶兆或者妖术，她那非洲人的血就开始沸腾。天主教的教育没有破除她对鬼怪妖魔的野蛮信仰。她懂得一些符咒，能消灾祛病，驱除瘟疫和害虫。

"罗贝托博士应该搬出这儿。跟这些东西开不得玩笑。这个宅院已经给你带来过一场灾祸了。"

"住嘴，伊莎贝尔。去干活吧。"

玛丽娜的口气斩钉截铁，黑白混血姑娘不再唠叨了。

## 9

晚饭以后，玛丽娜把着火的前前后后详细对丈夫讲了一遍。罗贝托已经全都知道了，还高高兴兴地赏了安东尼奥一张一百米尔瑞斯①的钞票。他对每一个细节都感兴趣，玛丽娜不得不跟他来到现场，在高高在上的画像注视下，从头到尾把下午的场面重新描述了一番。画像没有受损失，只是框架上熏黑了一块。

“太幸运了！”罗贝托几次大声说，说得玛丽娜有点心烦。不过，他尽量让心中的欢乐显得没有特定的所指，仿佛画像仅仅是件普普通通的艺术品。

“它也许是韦隆最好的作品。”他说。

他没有提到阿莉塞。玛丽娜不知道罗贝托怎么会明白在他们之间不该再象以前一样自然地说出这个名字。现在，在玛丽娜面前，他总是避免提起前妻，有时候省略得很勉强。还有的时候话到嘴边，为时已晚，结果弄得手足无措，表情尴尬，仿佛想把阿莉塞推到往事之外，而阿莉塞偏偏和往事盘根错节，难解难分。

玛丽娜再也见不到丈夫当着她的面看画像了，甚至不曾

①米尔瑞斯，即一千瑞斯，巴西旧币单位。

发现他顺便看上一眼。目光一到旁边，就小心翼翼地收了回来。罗贝托意识到了妻子对画像的反感。一天晚上，玛丽娜走进小厅，碰见丈夫站在画像前面，听到她的脚步声，又赶紧转过身，背向画像，看着手里的香烟，佯装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照着画像的聚光灯亮着——只有接待客人的时候才打开聚光灯——却暴露了丈夫的全部心事，说明他背着玛丽娜在观看阿莉塞的面容。

除了罗贝托之外，谁也没有发现提到阿莉塞能刺痛玛丽娜的心。别人还照旧当着她的面谈起死者，热尔曼娜依然随随便便地说出她的名字。

她们俩是很要好的朋友。热尔曼娜的客厅里摆着弟媳的遗像，镜框下边总是放着鲜花。每到夏天，她们常常一起到佩特罗波利斯① 避暑。那座别墅是老司登留下的遗产，现在归罗贝托和热尔曼娜共同所有。

天气刚刚热，热尔曼娜就带着孩子们躲到佩特罗波利斯去了。罗贝托在里约热内卢诸事缠身，懒得每日往返。他高高兴兴地忍受着炎热，象是喜欢这样的天气。他喜欢大海，兴致勃勃地划船、游泳，或者驾着轻捷的快艇在水上驰骋，练得肌肉发达，晒得皮肤通红。

一月份，暑气蒸人。在桑塔罗萨庄园度过一段较为凉爽的时光之后，里约热内卢的夜晚显得更加炎热。罗贝托一再让玛丽娜到佩特罗波利斯去住。

“你去的时候我才去。”她总是这样回答。

想到和热尔曼娜住在一起，她心里厌烦；换个环境也不

①佩特罗波利斯市，在里约热内卢以南68公里，始建于1845年，为当时的巴西皇帝的避暑胜地。

会使她多么轻松。比起贝桑杜大街的宅院来，佩特罗波利斯别墅更不乏阿莉塞的气息。那里，在罗贝托第二次结婚的时候没有同样仔细地消除阿莉塞的痕迹。床罩上还绣着她名字的头一个字母，花园里种的是她喜欢的花卉。早在那美好的年代，阿莉塞就非常爱到佩特罗波利斯去。当时，人们还不大利用海滩，也很少有人去雨水多的地方，所以每到盛夏季节，里约热内卢就变成一座死城。除了周末，玛丽娜和罗贝托只是在一阵热浪袭来，罗贝托忍受不了的时候才去别墅休息。他烦躁地说：

“这种天气白人在里约热内卢呆不下去。赶快离开这大火炉吧。”

在佩特罗波利斯，社交活动没有多大区别，总是有朋友从里约热内卢来吃午饭或晚饭。在桥牌的每局之间，欢乐的人声充满别墅。“一伙”当中有一部分人也在佩特罗波利斯憩夏，司登家族的住处当然又成了他们聚会的中心。

有很多次，玛丽娜离开喧闹的客厅，躲到卧室里、小山顶上或者花园深处，把家庭主妇的责任留给热尔曼娜承担，直到被丈夫发现，把她领回宾客们中间。

佩特罗波利斯寂静的夜晚，弥漫着花草树木潮湿的芳香。玛丽娜不由得想起了桑塔罗萨。

“要是我们到庄园住一段时间该有多好。”她对罗贝托说。

“不行。如果交通方便的话，倒也可以想想办法。可是每天只有两趟车——其中一趟还是在早上六点！——实在不行。”

“在佩特罗波利斯，我过得不快活。”玛丽娜说得并不

认真，似乎是在向丈夫撒娇，“到欧洲旅行一趟怎么样？”

这是在晚饭以后，一家人正在客厅里闲谈。热尔曼娜正织毛衣，瓦斯科在随便翻着体育杂志。按照热尔曼娜的口味，屋里只点几盏油灯，似明若暗。钢琴上放着一束盛开的玫瑰花。

“欧洲当然要去！”罗贝托回答说，“不用你提醒……等事务稍少，能够脱身，马上就走！也许六月份可以。”

热尔曼娜积极支持：

“你们应该去，在各方面都会对玛丽娜有好处，越早越好。阿莉塞单独去过一趟，当然那时候她不是刚刚结婚，不象玛丽娜这么年轻。”

“现在不是考虑旅行的时候。”瓦斯科说，“狂欢节快到了。”

提起狂欢节，谈话一下子热闹起来。罗贝托、热尔曼娜和瓦斯科马上开始讨论三天狂欢的计划。

夜里，玛丽娜常常想到，就在这间客厅里，他们三个人曾和阿莉塞度过多少时光。她恨不得立刻逃出这个环境，赶到桑塔罗萨庄园，即使迈开双脚，步行回去也心甘情愿。

“谁知道我能不能忍受到六月呢？也许我先走，罗贝托以后再去。”她完全沉浸在对桑塔罗萨庄园的思念里。这是她头一次想到离开罗贝托，离开这里的一切，回到母亲身边。这种想法与其说荒谬绝伦，倒不如说势在必行。假如没有任何别的机运来拯救她，那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如果有一天失去了罗贝托的爱情，”她决心已定，“我就去埋葬在桑塔罗萨，实在忍受不了这一切的时候，就逃回庄园。”

发现还有这条路可走，玛丽娜心里轻快了许多。母亲虽然不同意她的决定，总还会张开双臂欢迎她回到家乡。

偶然产生的想法立刻变成了坚定的决心，只差出走的时机了。再也呆不下去的那一天就走，无须选择时间，想走就走。

别人的谈话继续进行，偶尔询问玛丽娜一句。热尔曼娜说女人们去跳舞的时候化装要一模一样。

“参加卡济诺区的舞会穿晚礼服，带花冠；在市立剧院呢？应当完全穿化装服。打扮成俄国人？……还是哈瓦那人？……”

玛丽娜不能置身于讨论之外，只得表示意见。第二天，女友们一起商定了化装服的样式，接着就马不停蹄地准备、采买、到裁缝店试衣服……

狂欢节期间，他们有时在里约热内卢，有时在佩特罗波利斯，哪里欢乐，哪里热闹就在哪里度过。“一伙”人趣味相投、行动一致，不肯放过任何消遣的机会，唯有玛丽娜和热烈的气氛格格不入，有时候呆呆地沉思，忘记了玩耍。

“你象个老太婆！”女友们对她说，“那么沉稳！你看，你的香水用了多少？瓶子还满满的呢！”①

罗贝托玩得最活跃。星期三，玩了三个通宵之后，玛丽娜劝丈夫放弃继续狂欢的打算，早一点回家，因为她太累，心里烦躁，希望星期四在佩特罗波利斯休息一天。丈夫答应了，她自认为取得了胜利。

“你不会介意吧？”玛丽娜问丈夫。接着又调笑地说：“你看，为了爱情，要做出巨大牺牲呢。”

① 狂欢节上，人们互相喷洒香水。

“只要你高兴，我不后悔。”他说。

星期四，一觉醒来，觉得逃脱了狂欢，浑身爽快。睁开眼睛，发现罗贝托已经离开了卧室。他和热尔曼娜喜欢下楼喝早咖啡。玛丽娜正在穿外衣和凉鞋，热尔曼娜进来了。只见她头发早已梳理整齐，精力充沛。神采飞扬，体格健壮——司登家族的体格——，准备参加又一天的狂欢。

“这是怎么回事？你的狂欢节结束了？”热尔曼娜问。

“结束了。闹了三个通宵，已经足够了。我们累了，罗贝托明天还要工作。”

玛丽娜坐在床沿上，用手一个个地摘下头发上的彩色纸屑。纸屑撒得满地都是，玛丽娜脱衣服的地方形成了一块五光十色的地毯。头一天穿过的衣服扔在椅子上，还散发着狂欢节上喷洒的香水气味。

“可是，罗贝托喜欢狂欢节。”热尔曼娜固执地反驳说。

“少玩一天对他没有坏处。”玛丽娜想到头一天罗贝托戴一顶怪里怪气的带沿的帽子，头发蓬乱，高兴得忘乎形骸，两只手各拿一个喷香水器，追着劳里塔·梅内泽斯往她的嘴里、脖子上和背上乱喷一气，甚至触到她的皮肉。劳里塔一边左躲右闪，一边不停地格格地叫喊，笑得险些歇斯底里发作。看着他俩的疯狂劲头，玛丽娜惊呆了。热尔曼娜对她说：

“看你那样子，活象在过死人节呢。喝点香槟酒吧，今天还是狂欢节。”

玛丽娜回答说：

“但愿这狂欢节快点过去！”

热尔曼娜顺着她的目光一看，马上发现了弟媳的担心：

“那是在开玩笑，没关系。”她说，“你看瓦斯科，也一样。”

瓦斯科最爱和年轻姑娘调情，现在正同时和三个打闹。

“还早着呢，玛丽娜。”热尔曼娜又说，“别想着回家。”

可是，玛丽娜站起身，向丈夫投去个探询的目光。他没有吭一声，就乖乖地跟着妻子回家了。

现在，玛丽娜还在听热尔曼娜规劝：

“你以后会后悔的，玛丽娜。一伙人都去，罗贝托一个人留在佩特罗波利斯一定很难过。我们在约基饭店订了一桌菜，然后到‘六·一一’广场看黑人狂欢队表演，还要去跳舞，哪儿都要去。你从来没有见过街上的狂欢队，肯定会喜欢，人人都爱看。你应当尽量和罗贝托有同样的喜好。只有这样女人才能牢牢地抓住丈夫。你只知道嫉妒阿莉塞，可是没有想到，对罗贝托有意的活蹦乱跳的女人多得很呢。”

“我不去。要是罗贝托想去，让他一个人去好了。”

“他一个人不会去的。”

热尔曼娜知道已经失败，就没好气地站起身，不再争论下去：

“你永远不会象阿莉塞那样理解罗贝托。”

她刚要出门，玛丽娜把她叫住了：

“是罗贝托让你来跟我谈的吗？”

这个想法突然出现，象是猛地扎了一针。

热尔曼娜的回答似是而非：

“他刚才跟我说过话。”

看了看玛丽娜的表情，又补充说：

“他不愿意违拗你的意见，我去对他说，你确实累了。”

说完，她心里暗想：

“这样一张表情丰富的脸长在哪个演员身上都能发大财，可惜一定会苍老得很快。”

玛丽娜果断地说：

“什么都不用对他说了，我去。既然是他愿意去，情况就不同了。几点钟走？”

“吃过午饭马上出发。可是现在我觉得你还是不去为好。看得出来，你很累。”

“没关系，明天休息。你刚才说的关于抓住丈夫的那些话也是他说的吗？”

“不！你想到哪儿去啦？罗贝托怎能干出那种事来！你还不了解他，玛丽娜。”

“好，我马上准备一下。”

临走以前，玛丽娜和罗贝托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执。两个人都出于好意，不肯承认自己真正的意愿，争着向对方让步。最后玛丽娜获胜，决定按照一伙人的计划前往里约热内卢。

下午，到了里约热内卢，罗贝托劝玛丽娜休息一下，但她闭不上眼睛，却拿起了念珠。准备停当，等着丈夫的时候，又一次拿起了念珠。

她戴上了一头鲜艳的蓝色假发，旁边饰以彩色羽毛，惹得大家齐声称赞。口红抹得特别重，嘴边点上了一块黑痣，显得格外妖艳。罗贝托觉得有这身打扮参加狂欢再好不过了。玛丽娜坐在汽车棚顶上，嘴里哼着小曲，不时向四周扔着彩色纸条，好一派狂欢者的神气！但是，内心里却完全是个局

外人，不折不扣的旁观者。

她的欢乐是装出来的，就象一些外国女人一样，为了社交上的应酬，显得热情洋溢。但冷漠眼神能暴露出她们的造作。为此，她特别小心，不让眼睛暴露出心思。

在俱乐部里，每逢有人通报一个狂欢队到来，她都从晚餐桌上风风火火地站起来，或者扔下舞伴跑到窗口张望。罗贝托问她：

"玩得痛快，对吧？你学会欣赏狂欢节了。"

玛丽娜没有回答，抓了一把彩色纸屑扔到丈夫脸上，接着又跳了几圈玛希沙舞。这时候，总算欢乐起来，和"一伙人"合上了拍节。不过，这人为的防线又渐渐崩溃了。嘈杂声吵得她头昏脑涨，神经象没有上紧的琴弦嗡嗡作响。在佯装欢乐的整个过程中，她只感到一个愿望：独自一个人呆在家里。

"幸好，这是最后一夜了。"她不明白，"最后"两个字指的是狂欢节呢，还是指的她心中的痛苦。

突然，有人举起了她的胳膊。

原来是劳里塔叫人们注意，玛丽娜手腕上缠着一串念珠——离开家的时候竟然忘了摘下来。

"快来看呀！"劳里塔大声叫着，"这种事只有玛丽娜干得出来！带着念珠狂欢！"

晚餐以后，重新回到街上。"一伙"被人群挤得紧紧挨在一起。玛丽娜不住地用香水喷着同伴们，偶尔喷喷挤到身边的陌生人。罗贝托发现妻子正笑嘻嘻地朝一个男人身上喷，就对她说：

"不要跟下等人嬉笑！"

玛丽娜立刻恢复了贵夫人在陌生人面前的稳重。

接着。“一伙”人去看黑人狂欢队。

他们象旅游者一样站在“六·一一”广场的人群当中。这里，除了他们这伙高贵的看客之外没有一个白人。一队队的黑人源源而来，互相交叉，分不清哪是头哪是尾，用他们特有的舞步和节奏把遥远而狂烈的非洲带到了这座现代城市的中心。几乎所有的黑人，不分男女，都从郊区赶来，穿着巴伊亚州黑人那种肥大的裙子，披着鲜艳的披肩，戴着叮当作响的项链。一个女人把孩子捆在胸前，那黑得象青铜一样油光闪闪的孩子也随着母亲的玛希沙舞步摇摇摆摆。

不到五分钟，玛丽娜的好奇心就得到了满足。黑人的小曲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但是，她不想首先提出来要回家，热尔曼娜的劝告还一字一句地在耳边回响：“你应当尽量和罗贝托有同样的喜好。只有这样女人才能牢牢地抓住丈夫。”他们还没有去参加舞会。舞会象多米诺骨牌一样，多得很呢。

玛丽娜佯装欢乐，罗贝托信以为真，对妻子非常满意。热尔曼娜却一再问玛丽娜是不是太累了，还想不想继续狂欢下去，有一次还称她是“勇敢的姑娘”。玛丽娜头一回感到，热尔曼娜心肠不坏，也许能与之建立友谊，甚至习惯于她发号施令的做法。当热尔曼娜利用其影响劝“一伙”人不再去跳舞，马上回家的时候，玛丽娜满怀感激地松了一口气。

汽车停在不远的地方。劳里塔住在弗拉门戈区一所公寓里。她对玛丽娜说：

“你们把我带回家好吗？有空位子吗？”

“当然有。司机在那边。”

玛丽娜和劳里塔在“一伙”人最前边，离开喧闹的人群，

朝汽车走去。这时，后边有个人喊了一声：

“劳里塔，跟我们一起走吧。我们送你回家。”

劳里塔转过身，也提高了嗓门回答说：

“谢谢。我跟罗贝托和阿莉塞一起走。”

她声音喜气洋洋，还带着狂欢的兴奋。等发觉说错了话，表情一下子变了，就象个兴高采烈的孩子跌倒了，摔坏了心爱的玩具一样失望。不过，她没有垂头丧气：

“哎呀！我都糊涂了！玛丽娜，请原谅。”

司机已经打开了车门，难为情地看了劳里塔一眼。后边的人也沉默了一会儿，但马上又活跃起来。狂欢节上，任何不合时宜的话都会很快忘却。这一次，似乎劳里塔最早把不愉快的插曲丢到了脑后，一路上不停地唠唠叨叨。

“这次狂欢节太好了！”告别的时候，她又说了一遍，“知道今年什么最让人吃惊吗，罗贝托？是今天玛丽娜玩得比谁都痛快……”

回家的路上，罗贝托嘴里还哼着小曲，但到了门口已经大梦沉沉，玛丽娜不得不叫醒他下车。

稀疏的大雨点噼噼啪啪打在地上。一道闪电照亮了花园，紧接着是一声雷鸣。

刚迈进客厅，玛丽娜就觉得阿莉塞迎面走来。现在，她的影子已经能够穿墙越壁。即便把画像取下来，扔进地窖，盖上帆布，她也还能笼罩整个宅院，与玛丽娜对垒。

上楼梯的时候，罗贝托说：

“好哇，夫人！今天你可以跟最好的狂欢者比美，我非常高兴。”

她想如实回答说表演已经结束，还想讥讽丈夫一句：“我

成绩如何？……十分？……非常感谢。”

回到卧室，打开灯，突然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像。这是她祷念着“万福圣母玛利亚”穿上化装服以后头一次照镜子。这个奇怪的女人头戴着蓝色假发，插着高高的各色翎毛，确实美丽得让人吃惊。至少在这个狂欢节之夜，她，玛丽娜，从外表到态度都达到了罗贝托及其“一伙”的要求。现在，嗓子已经唱哑，脸已经笑累了。

罗贝托只有一次完全清醒过来，对她说：“你从来没有参加过狂欢节，今天晚上大概很开心。”

玛丽娜懒洋洋地回答了一声，躺到床上，关了灯。她的感觉恰似摘下了一副假面具，脸颊和嘴上的无数条纤细的肌肉都刺心地疼痛。

她两只手捂着脸，一动不动，样子象是在哭，但没有一滴眼泪。

外面，雨越下越大，越下越猛。霹雳一个接着一个，震耳欲聋。闪电透过窗帘的隙缝，一次又一次把屋里照得通明。

“夏天的雷雨就是来得这样猛。”罗贝托蒙蒙眬眬地说了一句，又在轰轰的雷声中沉沉入睡了。

玛丽娜睁着眼睛，心惊胆战，每扯过一个闪电就在胸前画个十字。她睡不着。风疾雨骤，电闪雷鸣，似乎整个宅院面临着毁灭的危险，每一根神经都随着最近几个小时狂欢节上的纷乱、嘈杂、色彩、桑巴舞曲和疯狂的旋转而颤动。象往常一样，每到孤寂的夜晚，思绪就急匆匆赶来刺痛她的肌肤，恐怖就模模糊糊出现搅得她心神恍惚。

这天下午和晚上的努力有什么用处呢？罗贝托本来已经答应她远离喧闹的城市，安安静静地度过狂欢节的最后一天，

后来又冒出了那个伪造的口信。这又有什么用处呢？她清楚地看到，白费气力。狂欢的时光象逝去的流水，成了遥远的过去。明天，罗贝托说起话来，会顺口夸夸她的蓝色假发，夸夸她嘴边点上的黑痣。也许偶尔重新提起她在里约热内卢度过的头一个狂欢节，说她玩得痛快，打扮得漂亮。

这些能给她增加什么幸福吗？一点也不能……不过，总算头一次知道，她把司登夫人的角色扮演得惟妙惟肖，罗贝托和他的朋友们都挑不出任何毛病，恐怕阿莉塞亲自出马也不过如此。劳里塔把她和阿莉塞混为一谈，说出了那句有失体统的话，足以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玛丽娜得到的报偿。

玛丽娜热泪滚滚，忍不住轻轻叹息了一声，好在罗贝托象个孩子似的睡得正香，听不到任何响动，没有发觉。

听着罗贝托均匀的呼吸声，玛丽娜几乎对他产生了一股恼恨。今天，热尔曼娜比丈夫更理解她的心境。

闪，越来越稀；雨，越下越大。玛丽娜从床上起来，轻轻走到窗前。

雨点仗着风势，横扫过来，在窗户上飞流直下，掩盖了世上的一切，只有玛希沙舞的节奏还在敲打着玛丽娜疲倦的头脑。

今天的努力毫无用处，于事无补。恰恰相反，使她对自己的处境认识得更加清楚。在此之前，她只感到完全无能力取代阿莉塞。今天，才顺利地完成了既定计划的第一步。然而，这一步又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她地位的虚假，显示出她不可能获得幸福。她所需要的幸福不是另一个女人幸福的翻版：她的幸福微小而不讲奢华——目前挥金如土的生活对她有什么用途？——但必须是她自己的、真正的幸福，眼前不见幽灵

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按照自己的意愿走自己的路。

现在，她必须脱离自我去扮演一个角色。所有的道路都已经指明。她的作用只是继续过阿莉塞的生活；恢复罗贝托的幸福，失去了创新或者成为自我的自由。这个来劝告，那个来纠正，结果她的生活成了一块打满补丁的破布。她仓仓促促来到这里为的是替补一个死去的人，是医治一个不可救药的现实。

下起了冰雹。窗户仿佛打成了碎块。冰雹打在客厅玻璃上发出的清脆响声通过关着的门传进卧室，似乎大玻璃窗已经荡然无存。玛丽娜以为走廊里该是一片汪洋了，但走出去一看，明净的地面不见一滴水珠，玻璃窗不屈不挠地抵御着冰雹的袭击。罗贝托还在沉沉大睡。

她回到床上。雷声渐渐滚到远方；最后消失了。玛丽娜与困倦之间空空荡荡，只剩下桑巴舞的节拍在头脑里响动，敲打着她的神经。

思绪纷乱！象往常一样，闭着眼睛看到了阿莉塞那幅可望而不可及的肖像。闭着眼睛，任何人——包括韦隆——也看不到，而她却分明看见了。在这个宅院里，她永远摆脱不了这可怕的幻觉。永远摆脱不了。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她想。

尽管明明知道今晚再也睡不着，她还是又闭上了眼睛，一动不动。但是，困倦立即袭来，年轻的肌体对睡眠的要求占了上风。她睡着了。

睡梦中，玛丽娜摆脱了孤独感的纠缠，但刚刚醒来就发现它原封不动地出现了。在睁开眼睛以前，甚至在感到牙疼以前，就意识到了它的存在。过去，她曾经患牙神经痛，只

是由于胆小，没有请牙科医生看过。现在，疼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了。

玛丽娜看了看钟表：六点十分。她和罗贝托应该八点钟起床，因为她要去教堂为亡灵祈祷，丈夫要到办公室会客。

玛丽娜下了床，在屋里大步踱来踱去，似乎活动能减轻牙疼。她忍住呻吟，免得吵醒罗贝托，又不敢独自一个人离开卧室，到沉睡中还对她怀有敌意的宅院里溜达。

即便牙疼得再厉害，玛丽娜也贪婪地欢迎这肉体痛苦的到来，因为它可以分散对精神痛苦的注意。

走到窗前，朝外望去。暴风雨打下的橄榄树叶给花园铺上了一层翠绿的地毯。一株杜鹃花吹到草地上，根部裸露，但枝叶形成的圆圆的花球完好无损。

步子很轻，还是把罗贝托吵醒了。丈夫身体劳累，余睡未足，得知她牙疼以后那副关怀备至、惊慌失措的样子足以使玛丽娜动心。一股感激之情涌上心头，她的眼睛湿润了。

罗贝托打电话到牙科医生家里，并且让玛丽娜吃了一片阿斯匹林，使她能等到约定的治疗时间，还说要亲自陪她到诊室去。

“我担心你自己不肯去。怕牙科医生，真是荒唐。可惜，我不能陪你去。早已经约好，今天上午在办公室会见两个重要人物。请你答应一定去诊室。”

为了让妻子许下诺言，罗贝托又耽误了几分钟，时间已经晚了。他不停地看表，但没有表现出一点儿不耐烦。经过丈夫亲切的劝说，玛丽娜终于减少了对坐在牙科转椅上让无情的牙钻打磨敏感的神经的恐惧。临走以前，罗贝托又说了一遍：

“医生十点半等你。希望你说到做到。”

半个小时以后，罗贝托又从城里打电话来询问。玛丽娜本人接了电话，说牙疼已经减轻了。电话线路不好，丈夫的声音微弱，遥远，但是越是听着吃力，终于听明白了的时候，话的分量显得越重，越亲切。最后，线路突然畅通，声音清晰了。

“既然已经好些了，”罗贝托说，“我就可以安心工作了。这里事情太多，不能回去和你一起吃午饭了。喂，和牙科医生约好的是十点半。”

“可是已经好多了。”

“这不能成为理由。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要疼起来。”

罗贝托刚刚出门，玛丽娜又害怕了。她决定，如果疼得不比现在更厉害，就不去诊室。时间到了，她既没有去，也没有通知医生取消预约。

不过，她还是穿好衣服下了楼，象往常一样朝挂着阿莉塞画像的小厅走去。从佩特罗波利斯回来以后还没有和它见过面。

每离开一次，她都觉得肖像增加了活力，目光更加专注，单单等她回来，向她证明回避并无好处。刚一见它，玛丽娜立刻发现它发出的仇视的信号丝毫未变，并且越发强烈，从画布钻进她的神经里——玛丽娜的神经是最灵敏不过的信号接收器。

她迈进小厅，勉强地随手关上门。这时候，想起头一天热尔曼娜说她是个勇敢的姑娘，当时她还觉得这话说得奇怪，也许是说错了。在小厅里，步子和一切动作都更加谨慎小心，象是提心吊胆或者有什么顾虑。她随便拿起一本书，

坐到往常坐的椅子上。

前头是面镜子，她看到自己的面容苍白，颓丧。

“我长得并不漂亮。”她想，但并不着急。等把目光重新投向画像，发现阿莉塞的容貌美丽得让人眼花缭乱。

长得丑，就更面临着由于某个别的女人而失去罗贝托感情的灾难。假如真的发生这种事，她想象得出画像上魔鬼般的欢乐。那将是阿莉塞报仇雪恨，开怀大笑的日子。为了消除面临的危险的幻觉，她竭力想罗贝托不会离开，但始终得不到预期的安宁。一切都可能发生，男人们统统不可相信。能抓住曾经是阿莉塞丈夫的男人纯属痴心妄想、盲目乐观！最好的设想也不过是为保卫爱情而搏斗一生，而她偏偏天生不是个善于搏斗的女人。

她又想起了穆尼奥斯的话：“我了解罗贝托。哪个男人能忘记象她这样的妻子呢？”

牙疼几乎已经消灭，只是还随着脉搏一阵阵跳动。脑海里出现的每一个想法都随着同样的节奏敲打着她的心。有时候不知不觉想起了别的节奏，比如街上汽车发动机声、庄园里牛犄角上的铃声和小商贩的吆喝声，但它们统统合着同样的节奏，变成了失败的供词：“白费心思……我已经输了。”

玛丽娜猛地站起来：

“放弃一切，我走！”

说完，望着肖像又重复了两遍：

“好吧，我走！好吧，我走！”

听见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玛丽娜从来没有自言自语过，以为那是疯子或者老人们的毛病。她不敢背对着画像，一面朝门口退，一面死死盯着它，唯恐蒙蒙眬眬看到阿莉塞

把手举到了空中，要把她赶走。她刚出小厅就把门关紧，气喘吁吁地逃回卧室。

# 10

玛丽娜拿出几件衣服，打点好一只小手提箱，没有叫别人来。伊莎贝尔正在桑塔罗萨度假，和一家人住在故乡的小镇上，由儒莉娅代替她的工作。对儒莉娅，玛丽娜讨厌透了。她关上箱子，提着下了楼。刚走到花园中间，看门人发现了，慌忙跑过来接她的行李。

“爱德华多，叫一辆出租汽车来。”玛丽娜说。

看门人怯生生地告诉她，司机和豪华轿车在车库里。

“不，要出租汽车！”玛丽娜重复了一遍。

豪华汽车意味着宅院生活的继续，她要从大门口开始就脱离这个环境。

出租汽车发动了，她想到该向站在路边茫然不知所措的看门人解释一下。

“我到桑塔罗萨去！”她转身朝后喊了一句。

这是结婚以来头一次乘坐出租汽车。她心情平静，认为作出了最后的决定，迈出了永远离开阿莉塞的这一步。经过长时间痛苦的挣扎，终于重新获得了安宁。她感到浑身轻松愉快。这是从优柔寡断的本性中争来的难得的报偿。

她再也不回贝桑杜大街，但暂时还不想把这个不可动摇

的决心告诉罗贝托，也不想告诉埃米莉亚太太。等到为匆匆出走的解释已经说尽，或者这突然发生的事件造成一种合适的气氛，触发了丈夫和母亲的灵感，他们自然会了解。那就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总之，他们了解得越晚越好。至于出走的原因，他们则永远不会知道。

美丽的弗拉门戈海滩映入眼帘，令人陶醉。这时候，人们早已忘记了头一天的酷暑，忘记了巴西沿海该诅咒的炎热。凉爽的微风从防波堤吹来，轻轻抚摸着玛丽娜的脸。雷雨过后，空气象水晶一样清澈，海上的岛屿也显得近在眼前，展示出优美的线条和色彩。阳光下的瓜那巴拉湾风平浪静，象一泓如镜的湖泊。远方，黑色的奥岗斯山清晰可辨，仿佛玛丽娜不记得曾经望见过。

面对世间无双的景色，一阵巴西人的自豪感涌上心头。她作为一个外乡人来里约热内卢的时候曾经想过，在这样的风景中，仅环境之美足以让一切忧伤与痛苦涣然冰释。她完全错了！否则，她心中那些小小的不幸就不可能抬头。

现在，面对这奇怪的宁静，她完全感受到了里约热内卢的魅力。

“这就是我的祖国！”她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她是个十足的巴西人。今天，世界尚不了解巴西，但迟早有一天它将让各国大吃一惊。她爱巴西光辉的将来，也爱它短暂的过去。巴西的历史，米格尔比任何一本教科书都讲得清楚——几个世纪里，先是一个由勇敢无畏的优秀民族构成的殖民地，以后迎来了自己的国王。国王的继承人为了成为巴西皇帝而情愿失去葡萄牙国王的宝座。

此刻，她觉得一切都尽善尽美。“多么文雅的人民！”

她注意到刚才出租汽车司机转过身问一问什么时那有礼貌的动作。她还记得上车的时候，司机象个绅士似的把一支刚刚点着的香烟扔了出去。

这是巴西人典型的殷勤。有一次，听见一个外国人谈论巴西人不论贫富，都同样慷慨大方，口气很是不以为然：

“从来不知饥寒的民族独有的特点！”

既然结果相同，别的还有什么重要？

到了车站，才发现出门仓促，没有考虑时刻表，还差一个小时才开车。她坐在一个硬板椅子上，一边等车一边看着赶郊区车的人群。牙一点也不疼了。

眼前，旅客川流不息。这个民族并不漂亮。黄色的皮肤，大多数瘦骨嶙嶙，个个面带倦容。一个杂乱得奇怪的民族。完全相反的种族，全然不考虑其鲜明的差异而互相通婚，仅仅由于逐渐形成的巴西人牢固的民族意识而团结一致地生活在这个新的世界：额头扁平的印第安人和白人混血儿，走起路来臀部摇摇晃晃的黑白混血儿，大鼻子的犹太人，一头金发，皮肤白皙细嫩、在热带变得稍显憔悴的白人。还有在动作缓慢的人群中步履轻快的外国人。各式各样的鬈发和厚嘴唇使人想起非洲。车站上的巴西白人比城里富有街区要少得多——白人一般都是小小的宗主国葡萄牙的移民及其后裔，他们祖辈保持着血统的纯洁，保持着原有的贵族风度。玛丽娜就属于这一类人，她的先人出身于葡萄牙名门世家，三个世纪以来一直住在巴西。没有任何人——包括他们的子孙——注意到这种贵族气质。就连具有同样光荣血统的阿德莉娅，也是在听热尔曼娜不无夸耀地提到玛丽娜高贵出身那一天才开始意识到其意义重大。

有时候，玛丽娜也象她的同代人一样宣称：

“巴西不存在种族偏见！”

然而，这句话并非完全出自内心。埃米莉亚太太把偏见传给了女儿，其影响至今仍在女儿身上起作用。她和她的祖辈一样仍然清楚地记得，从非洲运来的黑人比葡萄牙移民还要多。

在奴隶制度中长大成人的埃米莉亚太太还记得“废奴”运动和晚餐桌上进行的言辞激烈的辩论。当时，“废奴”宣传席卷巴西，所造成的牺牲不亚于一次摇撼全国的地震。虽然她还是个小姑娘，但暗暗支持那项使欣欣向荣的桑塔罗萨庄园所在地区落得既无劳力又无财源的法令。

她过早地偷偷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废奴主义者。通过阅读报纸，她和众人同样义愤填膺，背诵过“黑奴船”和卡斯特罗·阿尔维斯①的其他诗篇，释奴以后，又目睹了桑塔罗萨庄园的迅速萧条，但一声也没有叹息，而是满怀热忱地相信废奴主义者的宣言：古老的巴西寿终正寝之后，一个光辉灿烂的新巴西才能出现。

然而，从小养成的种族偏见从来不曾受到触动，至今在满头白发下面完整如初，时时通过种种下意识的微小迹象表现出来。有时候，玛丽娜提到某个黑人，说：“他是个好人。”埃米莉亚太太马上纠正说：“他是个好黑人。”

从观点上区分，她和玛丽娜属于非常不同的两代人。埃米莉亚太太能立刻从人们的脸上发现非洲血统的痕迹，而玛丽娜往往看不出来。对母亲来说，“白种人”往往是讨论某个朋友

①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1847——1871）：巴西诗人，主张废除奴隶制，建立共和国。“黑奴船”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婚事时的首要论据。

她曾用过这个论据说服玛丽娜和米格尔订婚：

“至少我们知道，他没有非白人血统。”

玛丽娜回答说：

“可怜的米格尔，只有这点反面的优点。”

玛丽娜望着车站钟表上慢慢挪动的指针，想到罗贝托回家以后找不到她时的惊讶。象往常一样，丈夫一步两阶跑上楼梯，还未曾进门就高高兴兴地喊她。发现妻子不在，先向佣人们打听，从看门人那里知道她已经离开了里约热内卢，接着返回屋里，寻找她留下的一张字条，却什么也没有找到。想到这里，玛丽娜有点后悔了。丈夫会乘头一趟车赶往桑塔罗萨。一天只有两趟，明天早上以前他走不了，只得孤单单地熬过一夜的时光。

在庄园见面的时候，她会解释说，实在忍不了里约热内卢的炎热和沉闷，一时冲动，没有过多考虑就上了车。把话说尽也解释不清，罗贝托绞尽脑汁也难以理解。他是个慷慨豁达的人，但也不免要问：

“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至少该打个电话呀！”

她怎么也找不到托词。最后，终于发现可以对丈夫这样说：

“我的理由说出来好象软弱无力，而我心里知道它是难以抗拒的，所以就不辞而别了。”

这倒是个说得出口的托词。她把心一横，决定立刻和罗贝托说话，不再等到第二天。只剩下五分钟了，手提箱已经放到车上。犹豫了一下，突然发现从来不曾想过让罗贝托还蒙在鼓里。

不知道哪儿有电话，问了问替她提箱子的搬运工，对方指着电话亭说：

"夫人已经来不及打电话了。"

玛丽娜飞跑过去。她没有打过公用电话，从口袋里摸硬币又耽误了一点时间。总算接通了，听到了罗贝托的声音，平静自然。玛丽娜也尽量让口气平静下来。

"去看牙了吗？"罗贝托问。

"没有。罗贝托，我想告诉你，天气太热，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对……已经好多了。你说得对，可是我受不了。我要到桑塔罗萨去。"

罗贝托回答说：

"好吧，我们周末就去。你得先去看牙。"

"不。我今天就走，已经在车站了。以后再向你解释。"

她扔下听筒，朝火车跑去。车已经徐徐开动，她赶上了最后一节车厢，抓住了铁栏杆，站台上有个人推了一把，帮她稳稳站在阶梯上。她灵巧地跳上车，开始穿过一节节车厢寻找座位和手提箱。看来是找不到了，不过她仍然兴高采烈，为刚才运动员式的小小表演而得意。想到站台上那个掉了牙齿的老人吓得目瞪口呆，她笑了。终于找到了她的座位，手提箱就在旁边。她轻松地看着越开越快的火车。里约热内卢的恶梦迅速向后退去，越来越远。

感到一阵难忍的饥饿，她才想起来忘记了吃午饭。火车停的头一站，她买了几个香蕉和坐在旁边的两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分着吃了，才感到恢复了气力。她冲着两个孩子笑了，笑得很开心，好象很久以来没有笑过了。

下午，火车到达桑塔罗萨车站。玛丽娜坐上镇里唯一的一辆出租汽车前往庄园。这辆车原属于曾在庄园工作过的职工。看到司机弗朗西斯科那张亲切的脸，玛丽娜觉得象是回到了家。实际离家还远着呢。公路弯弯曲曲很多公里，再加上荒无人烟，甚至没有飞禽走兽，就显得更加漫长了。

道路两旁，起伏的岗峦时时遮住远方的景色，遮住地平线，遮住玛丽娜贪婪的目光。山岗一片翠绿，除了偶尔一棵孤零零的椰子树挺拔颀长，刺向天空，再也没有什么能吸引她的注意力了。

山岗后面，露出原始森林苍莽的树冠。道路两旁，只有些灌木和柔弱的小树，树干纤细，紧紧挤在一起，为了争取阳光而拼命往高处长，树顶上才疏疏落落有些枝叶。

如果弗朗西斯科开得快，车又不抛锚，大概是两个小时的路程。虽然已是下午，阳光仍然很毒，照着光秃秃的劣等公路。相隔很远才看得见一棵从农夫们的斧头下莫名其妙地逃生的老树孤独地竖在路边。这些老树一共四棵，玛丽娜每棵都熟悉——三棵芒果树，一棵巴西红木。最大的这棵芒果树在路途的正中。望见它，玛丽娜看了看手表，发现车跑得很快，能赶上埃米莉亚太太吃晚饭。此时，在下午绛紫色的苍穹下，老树巍然屹立，稀疏的枝叶贴在天上，象是编织的图案。渐渐扼杀老树的攀缘植物随风摇摆。树杈上，梨藤伸出象宝剑一样又硬又亮的叶子。

一路上景物单调乏味，只有深浅不一的绿色，间或夹杂着似是而非的黄色、白色或红色，突然间能看到一片黑色一闪而过，那是人们放火焚烧过的痕迹。

泥塘旁边，一片野百合花散发出醉人的香甜。有一次，

玛丽娜发现一只迎客鸟扇动翅膀飞上天空。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能打破旅途的单调景色。

有时候，玛丽娜和弗朗西斯科交谈几句。司机把桑塔罗萨庄园的消息统统告诉了她——谁得了病，谁结了婚，邮递员死了，成立了“整体运动”①支部等等。

“我那干儿子好吗？”玛丽娜问。

她本想早一点问，可是一路上竭力回忆，怎么也想不起弗朗西斯科那个儿子的名字。她的干儿子太多了！索性不再想下去。

“很好，小姐。他倒是不用费事。女主人埃米莉亚太太的干女儿得了气管炎，很厉害。那姑娘是个病包子。”

转眼间晚霞满天。热带的晚霞如烟似雾，虽然明亮，但颜色难辨。山丘的轮廓暗下来，却显得更加清晰。

福特牌汽车飞快地穿过无边的土地，爬上了一段斜坡。玛丽娜感到压抑，感到在世界上无依无靠。她望着广漠的天空刚刚出现的一颗极亮的孤星，仿佛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面对巴西的景物，玛丽娜总是感到压抑。倒也不是因为桑塔罗萨庄园。这个围绕庄园主住宅形成的有生命活动的小地方早已印在她的心里。她是为整个巴西的面貌烦恼。与小时候旅行时目睹后来又从小说中重温的欧洲风光相比，这里荒凉、破败得难以理解。既没有四季分明的美丽景色，又不见四月的嫩叶和冬天的枯枝；既没有充满田园风光的公园百花争艳，又不见古老的房屋上葛藤攀援。在这块崭新的土地上，人们尚没有创造出任何美，暂时还停留在对植物的年复一年的砍伐，而植物在一夜之间就能把人类活动的痕迹涂得干

①整体运动，巴西一个极右法西斯组织，成立于1932年，于1937年解散。

干净净。

玛丽娜文明的心灵爱的是欧洲的大自然，而不是这热带的土地。四季分明的遥远大陆仿佛是她的故乡。那里，人类的功绩随处可见，晚上有古老的油灯为游人引路，那才是玛丽娜心目中的美，使她心绪宁静的美。那种美，作家用生花之笔一再描绘，人们年复一年地世代传颂。低头沉思，欧洲的美景历历在目，如饮下醇香的美酒，顿时心旷神怡。她最熟悉的植物名称也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最喜欢的花是小时候在欧洲的麦田或草地上摘过的。最漂亮的树是橡树——小时候到古老的大陆旅行，曾在橡树荫下玩耍。

在巴西，她无需启蒙教育便感兴趣的只是几种繁花满枝的植物：纯金色的依伯树，各种各样的洋槐，开紫花的伯纳藤，暗红色的愈越花。巴西的启蒙文学读物没有给她任何启迪，没有教给她任何不曾见过的东西。现在，突然临近庄园，她本人又发现，虽然心在异国，她却属于这里的土地，属于这里的景物。她是这块巴西土地的女儿，彻头彻尾地属于这神秘而又可怕的大自然。在这块土地上，父辈们曾一代一代耕耘；为这块土地，她日夜怀念。

她一阵兴奋，预感到巴西必将产生歌颂它的文人墨客，她——玛丽娜——还没有完全发现的巴西的美必将通过天才的描写栩栩如生地昭示后人，美妙的歌喉必将表达她今天亲身感到的一切。

夜幕降临。路旁，一只猫的眼睛闪着磷光。黑暗虚幻而又危险地笼罩了大地，寂静得恍如梦境。过不了多久，玛丽娜就要在古旧的四壁之内，在母亲怀里，倚在窗前，兴高采烈地呼吸家乡熟悉而又醉人的空气。

## 11

福特汽车停在门前，玛丽娜看见家里人们跑到窗口朝外张望，埃米莉亚太太朝她走来。院子里人大声喊叫着小姐回来的消息。

埃米莉亚太太刚从饭桌上起来，手里还拿着餐纸，又惊又喜，脸上乐开了花。母亲和女儿紧紧拥抱，互相用贪婪和满意的目光打量对方。

老佣人们也跟在埃米莉亚太太后面来了。玛丽娜先拥抱了老奶妈，接着向别人问候：

“你好哇，费利西娅！卡洛斯，一直在这儿吗？你胖了，玛莉娅！”

她用激动的目光，象看埃米莉亚太太那样幸福而贪婪地望着家里的一切。

“玛丽娜，我的孩子，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来以前不通知我一声？罗贝托在哪儿？”埃米莉亚太太不停嘴地问。

“罗贝托明天来。我临时决定的，没有来得及告诉他。我回来休息休息。吃晚饭好吗？我快要饿疯了，午饭只吃了点香蕉。”

“只吃了点香蕉？一定饿坏了。我刚刚开始吃晚饭，有豌豆汤、烤鸡，还有你老妈妈做的牛奶甜食。”

“菜单好极了！”玛丽娜说，“我只想用两分钟时间洗手。”

佣人们赶忙在餐桌上安排个地方，埃米莉亚太太高兴得心慌意乱，一面吩咐一面亲自动手摆放餐具。

母女二人开始吃饭。餐厅太大，唯一的一盏煤油灯照不亮餐厅的四周。

“这汤味道太好了！”玛丽娜说，“妈妈，在餐具架上再点一盏灯好吗？”

“好。”埃米莉亚太太回答，“费利西娅，听见了吗？”

要不是有客人，晚上每个房间只点一盏灯，大宅子里到处是神秘的阴影。小时候，玛丽娜胆子小，不敢单独一个人呆在一个地方，总是跟着大人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

她周围的一切与以往完全相同。房舍和每个物件都包含着对往事连绵不断的回忆，都让她目不暇接，都让她心里充满幸福与安宁。她象一艘回到港口抛锚的轮船，逃脱了风暴，心里踏实了。又象骑着马在田野上奔驰了整整一天，身体疲劳，灵魂却清闲。她感到食欲极好，困得香甜。就在这里，坐在椅子上，吃到一半，可以毫不费力地睡着，就象小时候一样，父亲把她抱上楼梯，放到床上，奶妈给她脱下衣裳，她全然不知道。

“多可口的晚饭！”她说。

她刚刚开始吃烤鸡，就听见外边马达声由远而近。

“又一辆汽车！”埃米莉亚太太惊叫了一声。

玛丽娜的心紧缩成一团。肯定是罗贝托来了。她觉得完

全自然，不可避免。丈夫一定会乘专车马上赶来。她想："我还不如死了好。"

丑闻迫在眉睫。这时候，大概整个村镇都已经知道，庄园的人很快也会明白：丈夫追来了，要当众训斥她一番。

刚刚忘却的阿莉塞的魔影似乎藏在阴暗处，随时可能出来把她拖回贝桑杜大街。玛丽娜垂头丧气，浑身颤抖，准备抵抗。

"我不回去！不回去！"

她看着母亲纳闷地走出餐厅，又听见汽车在门口停下来。是个男人的声音，但不是罗贝托。她一动不动，手里的餐叉掉在桌子上。令人窒息的痛苦的等待。她无动于衷，仿佛已经死去。

"让他们俩——他和母亲——都来吧。"她想，"我堵上耳朵！"

埃米莉亚太太一个人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封电报。这张卷成圆筒形的非同寻常的纸使她分外激动：

"米林庄园的汽车送来的。一定是罗贝托打的电报。"

玛丽娜有气无力地接过来，但没有打开，害怕从中发现罗贝托彻底抛弃她的决定，宣布他们之间的一切已经完结。她绝望地环视了一下餐厅。第二盏油灯端来了，驱走了屋里的阴影。玛丽娜用手指夹着电报，似乎忘记了一切。

"为什么还不把电报打开呢？"埃米莉亚太太问。

玛丽娜抬起眼睛。母亲不停地活动使她更丧失了气力。最后，终于打开了电报：

"非常着急。明天赶到。"

"是罗贝托打的吗？"母亲问。

“是。”

“明天一定来吗？”

“一定来。”

她小心翼翼地叠上电报，每个折都用指甲准确地压平。动作机械，神情茫然。

“接着吃饭吧。”埃米莉亚太太说，“我不爱看这梦游症患者似的脸。病了吗？”

“没有。我很好。”玛丽娜说。

“看到你突然来了，又这么瘦，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不知道。”

“以为你是来告诉我有外孙了呢！”

“不，不是。我很好。”

“你太没精打采了。喝杯波尔图葡萄酒吧。”

喝完酒，渐渐恢复了平静，胃口也好了。晚饭以后，她和母亲又有问有答，高高兴兴地说起话来。

“我去睡觉了。”玛丽娜从餐桌上站起身，对母亲说。

埃米莉亚太太陪着女儿来到卧室，直到灭了灯才离开。屋里只留下玛丽娜那盏小油灯。油灯用小陶瓶做成，镶着红色的玻璃边，小小的火苗漂在橄榄油上，照得屋里温暖、舒适、亲切。从小时候起，玛丽娜就把它当成知心的伙伴。

这里也一切如旧，只有她——玛丽娜——变成了另一个人。结婚才六个月，她却觉得过了许多年，觉得受尽了痛苦，变得苍老了。但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回到认识罗贝托以前的时光，回到在桑塔罗萨度过的婚前生活的时光。

窗外潮湿的田野气息和熏屋子的干香草味同时袭来。她把被单往上一拉，把鼻子也盖个严实，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这巨大的轻松感是从乘出租汽车离开罗贝托的家那个时刻开始的，后来不断增长，到和母亲拥抱时达到了顶点。这轻松感逐渐抹去并摧毁了阿莉塞的影像。

现在，唯一的担心是罗贝托。她仔细揣度着电报上的几个字："非常着急。明天赶到。"难以想象，罗贝托还会着急。总是看到他对烦恼奋力抗击或毫不介意。以其求实和享乐哲学，以其豁达的性格，他真的会着急吗？竟然"非常"着急？

玛丽娜想到丈夫的直率乐观，想到对她的百般关心。不管怎么说，最近几个月里有很多幸福的时刻。"罗贝托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一次。"她这样想，但是并不后悔。就象囚犯逃出牢笼、落水者获救一样，绝不可能后悔。今天不出走，明天也必定逃离。与其呆在贝桑杜，呆在阿莉塞家里，终日与疯狂为伍，她更百倍地情愿去死。当然不是自杀，而是照上帝的意志到长眠着先辈们的桑塔罗萨墓地安息。

想到在最后一刻给罗贝托打了电话，她心里才感到了一点满意。她没有象不忠诚的妻子那样不辞而别，没有让罗贝托从佣人嘴里知道她出走的消息。总算是她亲口告诉了丈夫，这是玛丽娜心中的巨大安慰。

她好奇地急于知道，她和罗贝托见面会是个什么情景，听说她要在桑塔罗萨无限期地呆下去以后丈夫的态度如何。罗贝托常常以主张妇女自由、具有现代文明的容忍精神自诩，也许口头上的理论经受不住实践的考验。

比起沐浴其中的轻松，比起逃脱了几个月的迫害回到家里——自己的家——的欢乐，玛丽娜这一夜的想法和感觉都算不了什么。

这就够了。对现在，她心满意足。为了今天，可以放弃将来。也许要在今天这个庇护所的四壁之内孤独地度过晚年。她不在乎，因为毕竟远离了阿莉塞的画像，逃脱了她充满敌意的鬼影。现在面临的问题要轻微得多，因为它们在常理之内，不是妖魔作祟。令她担心，使她思考，但不会吓得她胆战心惊。

有待解决的难题不少，左思右想难以入睡，但心中没有掺杂着恐惧。感到平静、自主，在各种各样的难题中还能享受自己的舒适，能回到儿时住过的卧室，守着熟悉亲切的小油灯，这些足以使她快活。

保持住罗贝托和他的爱情……把贝桑杜大街的宅院和与阿莉塞关联的一切抛向远方……痛苦的进退两难。但玛丽娜的主意已经拿定，不再回去。在这一点上决不犹豫。

不论是幻觉、固执的念头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阿莉塞已经堵塞了她返回的道路。她要让罗贝托明白，她是自愿来的，要在桑塔罗萨住下来。必须说清楚，刚一见面就说清楚。

她知道，这次和丈夫见面至关重要。除了着急之外，罗贝托可能会生气，必须设法避免出现发火、出丑的场面，一开始就把埃米莉亚太太打发走，然后坚强而又温柔地抵抗罗贝托的恳求或恐吓，留在桑塔罗萨以争取时间。不必马上告诉他说不再回去，尽量少说。要用亲切的感情和请求原谅的话让他平静下来。玛丽娜相信自己对丈夫的影响，相信一见面他就会心软。

她准备好了要说的话，研究了见面的地点，决定在前面的阳台迎接他。那里离家里人的活动较远。再者，作为一个

亲爱的妻子，在门前等待丈夫，看着他的汽车在远方出现，也显得更为得体。

订婚的那天上午就是那样等他的。前面的阳台上凝聚着他们订婚的时候最美好的回忆。她穿上他们头一次相见时穿的那件印花绸裙。把这件连衣裙带来纯属偶然，一时心血来潮。把非带不可的东西扔进手提箱，关上衣柜的最后一刻，发现这件衣服的一角夹在门上。绸料欢快的色调唤起了玛丽娜旧日的情感，她随手拿出来卷成了一团，塞进手提箱里。

一天来情绪波动，近日里彻夜不眠，玛丽娜精疲力尽，一边想着一边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已经到了上午，屋里亮堂堂的，显得喜气洋洋。

不过，百叶窗的隙缝里没有射进阳光，看来天气并不好。果然，不一会儿就下起雨来。先是淅淅沥沥如低声细语，接着噼噼啪啪的雨声和房檐上柔和的流水声响成一片。

老奶妈蹑手蹑脚走进屋里，满面堆笑，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送来了早咖啡。玛丽娜打开门迎接她，虽然动作慵懒，但满面春风。

“这里多舒服呀，老妈妈！”玛丽娜说，“你用我原来的餐盘端来早点，还是我这把小奶壶，睡在这硬板床上，一觉醒来，轻松愉快。真是轻松愉快，我亲爱的老妈妈。”

“这么说，你该在这里多呆几天。”黑人奶妈说。

“几天？要呆几个月。”

埃米莉亚太太也来了。她从上午的家务事里抽开身，和女儿闲谈一会儿。玛丽娜话不多，一边听一边看着母亲慈祥的手势和表情。

“今天你的样子全变了。”埃米莉亚太太说。

“我也觉得变了。”

“这么小的手提箱？只带来这个小箱子吗？”

“行李随后就到。只带来一条裙子，就是订婚以前从西蒙纳夫人手里买来的那件带小花的连衣裙。等一会让人熨一熨。”

玛丽娜高高兴兴地穿上衣服。为了迎接罗贝托，她仔细打扮了一番，梳理鬈发的时候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耐心。她看到，自己很漂亮，皮肤细嫩，唇边漾着笑容。

她来到阳台上静静地等待着。上午的天空灰蒙蒙的，看样子还要下雨。脚下的水泥砖湿漉漉的。老场院的低处，积成一个个黑色的水洼。山岗上雾霭缭绕，象是罩上了一层银白色的面纱。墓地的桉树又细又高，耸入云霄，溶进阴霾，似乎变成了精怪。

头一天把她送来的那辆汽车载着罗贝托穿过云雾，出现在庄园门口。玛丽娜把手一招，福特汽车立刻往右拐，停在阳台的台阶下面。罗贝托轻快地跳下车。

来的时候心急如焚，但看了玛丽娜一眼，那焦虑的表情就烟消云散了。罗贝托没有料到妻子会这样快乐，如此健康。

他严肃地打量了妻子一番，没有立刻接受妻子热烈的亲吻，甚至还略微抵御了一下，只轻轻蹭了蹭她的嘴唇。玛丽娜闻到了丈夫的发乳和烟草混合在一起的香味。

“那么，究竟出了什么事？”罗贝托问。

“没有什么。”

他不高兴地追问了一句：

“没有什么？”

“对……我想念桑塔罗萨。”

"即便如此，也不该这样走，几乎是不辞而别。我还以为你病了呢。要么就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没有，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事。"

埃米莉亚太太人还没有露面，欢迎罗贝托的声音先从屋里传出来了。玛丽娜把食指压到嘴唇上，示意丈夫说话要小心。三个人在一起寒暄了一阵。罗贝托对岳母亲切真诚，对妻子说话的语气却有保留。玛丽娜佯装没有察觉，亲热地搀着丈夫的胳膊，突然打断了他们的闲谈：

"妈妈，午饭吃蛋黄酱还来得及做吗？罗贝托非常爱吃。"

"时间绰绰有余。"埃米莉亚太太忙不迭地回答说。正如玛丽娜所希望的那样，她刚刚说完就走了，留下夫妻二人单独在一起。玛丽娜把丈夫拉到阳台前头，两个人面对着平缓的河谷和云罩雾笼的山岗，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

罗贝托的脸上还是没有一点笑模样，那严峻的表情使任何和解的尝试都不战自退。可是，仅仅由于身处桑塔罗萨的环境，玛丽娜就在丈夫面前自在得多。好象站在身边的又是圣若奥节晚上的罗贝托，又是订婚以后和在里约普拉塔度蜜月时的罗贝托，与阿莉塞的丈夫完全不同，与阿莉塞建造并布置的那个宅院的主人完全不同，与在同一个宅院里和另一个女人重建了家庭的罗贝托完全不同。

现在，回到了桑塔罗萨，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伤害她。这古老的房屋是她的靠山，母亲总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后盾，永远击不破的后盾。看到女儿遭受痛苦，埃米莉亚太太为支援她肯同所有人争斗，即便是她的丈夫也不例外……在这里，罗贝托算是外人。

她感到自己和丈夫完全一样，是个有主见的人。奇怪的是，面对丈夫责备的表情竟然能镇定自若。要是在里约热内卢，她早该惊慌失措了。在那里，罗贝托的任何烦恼都显得峥嵘可怖，类似半人半神在大发雷霆。每逢听到热尔曼娜拿弟弟恼火的事开玩笑，玛丽娜就提心吊胆。可是，现在她自己也象逗孩子似地问丈夫：

“怎么，还在生我的气吗？”

“与其说生气倒不如说难过。”罗贝托回答，“真的，非常痛苦。”

一阵沉默。罗贝托似乎在说：你必须向我解释清楚，不要指望我帮忙，我也不接受你的任何托词。玛丽娜的沉默是在专心思考。她的目标是：不让步，不回里约热内卢。

“我已经出来了，生米做成了熟饭。”

不能任其审问，必须让罗贝托承认既成事实，原谅她。暂时还无须让丈夫知道她再也不回贝桑杜大街。她没有勇气强迫罗贝托接受条件，不敢说：“要我还是要家，你自己挑选。如果带我去住旅馆，我马上就走。我可以跟你到任何地方。唯独阿莉塞住过的宅院不行。”她担心，假若这样考验罗贝托，有可能失去一切。

罗贝托再也憋不住了，首先开了口：

“这是我一生遇到的最大的意外。你原先那么听话，什么事都问我；这一次可好，一句也不想听。倒不仅因为最后一刻才通知我，更令人吃惊的是通知的方式：‘不，我已经来车站了。’丈夫的意见你听都不想听。我跑到车站，当然晚了，又没有搞到一辆专车，因为这条糟糕透顶的铁路没有多余的火车头。他们说，只有到早晨四点才有专车。”

“你不是乘班车来的吗？”

“是啊。只差两个小时，不值得要专车了。”

玛丽娜好奇地望着丈夫：

“罗贝托，你从来不发疯。”

“不值得发疯。”

从两个人一见面，罗贝托就尽量避开玛丽娜的目光，显然是为了不让妻子富于魅力的美貌促使他过早地表示原谅。现在，他飞快地瞥了玛丽娜一眼，仿佛在衡量隐藏在关于“发疯”的这句话里边的指责所起的作用。然后，他接着说：

“从你的脸色看，健康不是你回来的原因。在这点上，我白白着急了。”

“我身体非常好。”玛丽娜回答。

“一眼就看得出来。近几个月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精力充沛。我敢打赌，你睡了一夜好觉。”

“你呢？”

“已经五夜没有睡好了，全仗着冷水淋浴提精神。昨天夜里根本没有合眼。”

“你应当睡一觉。”

罗贝托看了妻子一眼，目光里带着苦涩：

“不想睡觉，只想知道……”

心中的烦闷使声音也变了调，失去了原来的响亮和圆润。身体也失去了英俊和力量，偶尔嘴唇还微微颤抖，举止也不象往常那样精神抖擞，威风凛凛。玛丽娜发现，在罗贝托日常表现出的魅力之中，某些东西并非他本人所具备，而是长期处于一帆风顺的环境造成的。看来，挫折逆境使他发生了变

化。

“你估计不出，”罗贝托说，“这最后一夜我是怎样度过的。”

“我估计到了，罗贝托，估计到了。一看见你的电报我就全明白了。在那以前我没有想到这些——其实什么也没有想到，只想走，逃出去……我太任性了。”玛丽娜想起了罗贝托看到阿莉塞怪里怪气的化装多么开心，想起了她本人突然出现在车站要陪他去圣保罗时丈夫多么高兴——当时提出的就是这个理由……任性。

玛丽娜眼睛一亮，希望总算找到了出路，飞快地瞥了罗贝托一下，看他是不是受了骗。罗贝托的表情依然如故。

“东拉西扯。”他说，“这一切都是表面的托词。你不是任性的女人，而是个讲责任的女人。你不能不知道我会非常着急。到了车站，没有见到你，还指望在家里能找到你出走的解释，于是就跑回家里。我不愿意丢人现眼地问佣人们是不是你收到了电报或者口信，只是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了解了一下是不是有客人来访。”

“我可怜的丈夫！”玛丽娜喃喃地说。

她想抚摸丈夫的手，丈夫立刻把手抽了回去。

“不要以为我是傻子！”他说，“我看得非常清楚，你听我说话的时候冷冰冰的，象座石雕。”

“请不要说这样不公正的话，罗贝托。对你的任何痛苦，我都永远不会无动于衷。”

“要是确实如此，你的态度就会大不相同。”

“我不希望你怀疑我的爱情，罗贝托。在我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你，我的丈夫，更重要的了。”

“既然这样，就该对我坦诚相见。”

“我并没有撒谎……我想念母亲，想念庄园……感到压抑，受够了炎热，想来桑塔罗萨，但又怕提出要求你会拒绝。我就是这样来的。我必须离开，躲避……”

“有什么要躲避的呢？”

“要躲避什么，我解释不清。只有两件事我深信不疑：我爱你，又想留在庄园。我本想让你也留下来，因为在这里你才是我一见钟情的罗贝托，而不是那个举足轻重的工业家——他的家我无能力管理，他的朋友们我不会接待。”

“蠢话！仅仅还有几桩小事你需要学习。”

“请你看着我，罗贝托，不要故意把目光挪开。你这样绷着脸，戴着这副面具，我们不可能互相了解。”

“好吧，但非常困难，不过我尽量忘记心中的抱怨，看能不能把情况澄清。我不责备你，但想提几个问题。我仍然很着急，也许比原来更着急了。”

“问吧，罗贝托。”

“第一个问题可能是胡思乱想。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怀疑过我对别的什么女人感兴趣。说不定有的时候你觉得我对这个或那个女人过分亲热，甚至象是调情。可是，你可以相信，我从来没有把沙龙里的调笑放在心上。”

“别说了，罗贝托！我是个乡下姑娘，但还不至于想到这上面去。”

“那么，我做的什么事引起了你的不满呢？”

“没有。在一切方面你都完美无缺。正因为太爱你，我才感到在你的环境中不幸福。我想把你带到我的环境里来，让你留在这里，留在桑塔罗萨庄园。”

“这里？想让我留在这里？你是在开玩笑。”

“出自真心。”

“但这你不能指望，这也不是你对我的要求。到底希望我怎样做，请你确切地说清楚。”

“至少让我留下来呆一段时间。我热爱我的家乡，想念我的母亲。”

“那么我呢？难道不需要你吗？临来以前至少也该经过我的同意呀！……我不想再指责你，但你应该明白，你的位置是在我的身边，你的义务是回去。”

现在，罗贝托决心不加计较，竭力装出火气已消的表情，这倒使玛丽娜有点不忍心了。丈夫那茫然若失的神态感动得她很快转过脸去，不愿意让罗贝托发现她盈眶的泪水。可惜已经晚了，罗贝托大声说：

“不要哭，我亲爱的！”

丈夫声音也有点哽咽，看样子马上就要掉泪。玛丽娜干脆放声大哭起来。两个人平静的态度再也难以为继。感情的堤坝开始崩溃，夫妇俩都完全相信，相互之间的爱情没有变，永远不会变。

“我们的爱情是永恒的。”罗贝托说。

“世界上没有比这一点更可靠的了。”玛丽娜回答。

两人紧紧拥抱，罗贝托用亲吻擦干了妻子眼里的泪水。

“我是来接你的，亲爱的。”他说，“我们今天就回里约热内卢。”

玛丽娜从丈夫怀里挣脱出来：

“不行！”

两个人又互相望了望，丈夫为突然冒出新的障碍而奇怪，

妻子则为面临威胁而吃惊，于是又重新对对方严加提防，仿佛刚才那温情脉脉的时刻根本就不曾存在。

“我是为这个来的呀！”罗贝托耐心地解释说，“是为接你来的。”

“要是我不跟你走呢？”

“必须走，你是有夫之妇，不能随心所欲。”

“要是我请求你让我留下来，至少留一段时间呢？”

“必须提出正当理由。”

又是一阵沉默。原来的争执象个深渊重新把他们分开了，看样子就此彻底分道扬镳势在必行。过了一会儿，罗贝托象是用目光在阳台上寻找什么：

“他们把我的箱子弄到哪儿去了？已经搬到楼上了吗？”

福特汽车还没有开走，司机弗朗西斯科正在厨房里喝咖啡。玛丽娜担心罗贝托真的要走，永远再也不跨进庄园的门槛。然而，身旁似乎有什么东西拉住了他。两个人谁也不看谁一眼。面前的一切，甚至远处的田野和山丘的美丽景色都变得黯淡无光，充满了不祥的征兆。只好谈论日常琐事。

“埃米莉亚太太给榨糖厂换上了新屋顶。”罗贝托说。

“是啊，漏雨了。”

突然，罗贝托问：

“从家里到车站的路上，你去哪儿啦？”

“哪儿也没有去。走得太早了，一直坐在那里等火车。”

“哪儿也没有去？……那么为什么要乘出租汽车呢？”

“不知道。又是任性。”

“没有带行李来吗？”

“只带了一件替换的衣服，这……”

她一边说，一边在手指头上卷着象肩带似地垂下来的衣角。

“这件裙子是你结婚以前就有的，对吧？”

“对，我头一次见你的时候，还有在订婚以后，我经常穿它。”

罗贝托又移开了目光。现在，他的表情更亲切了：

“这棵栀子连一朵花都不见了。”

“一朵也没有了……上午天气不好，谈不拢。要是有太阳的话我们早就和解了。”

“玛丽娜，我不懂，你为什么不肯对我讲。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

“说得对。好吧，我讲给你听。”玛丽娜突然决定把一切都解释清楚，告诉丈夫她在贝桑杜大街的宅院的痛苦和幻觉。

她真的鼓了鼓勇气想开始讲，但没有说出口。这时候，她想到从前也曾有过类似的感觉。小时候有一次要跳一个障碍物，别的孩子都轻而易举地越过了，她觉得凭自己的个子和敏捷也不会困难。可是，身上有什么东西不听理智的指挥。小伙伴们嘲笑她，说她是胆小鬼，而她只是觉得身体内部力量有根弹簧折断了。

“总有一天会对你讲。”她说，“今天不行。”

“你后悔跟我结婚了。”罗贝托说，“更喜欢你的表哥。”

她近乎凶狠地反驳说：

“你不可能这样想！”

“要么是性情不合？”

“跟你不合？”玛丽娜急了。

“要么就是和我的生活方式合不来，其实是一回事。三十五岁的男子汉不会以一个二十岁的姑娘为模式改变自己。现在我明白了。你不十分爱我，不能忍受我的朋友们和我的姐姐，对我的商业活动和利润不感兴趣，不喜欢我送给你的礼品，讨厌我所生活的城市。”

“不，不是这样。我不讨厌里约热内卢，恰恰相反，我还不适应你的环境，还觉得是个外人，为任何事情都做不好而难过。”

“亏你说得出口！我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相信爱你爱到这般地步！我非常伤心。和你结婚以后我们一起生活的这几个月对我来说是段幸福的时光，出于对你的感情的信任，也一直认为对你来说也是一段幸福的时光。不可能不幸福！”

玛丽娜又哭起来，泪水沾湿了手绢。罗贝托把手伸到空中，仿佛向上天和山岳乞求。

“闹到这步田地，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我的妻子在里约热内卢呆不下去了，可是又没有任何迹象，头一天人们还见她高高兴兴的呢。我不了解你不满的理由。为了让你高兴我尽了一切努力，从来没有拒绝过你的任何要求，你的地位令人羡慕。”

“令人羡慕。”玛丽娜若有所思地重复说。

“也许因为我无能。”

“不！不！”玛丽娜低声呻吟。

罗贝托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最后停住脚步，转向妻子：

“你知道，要是我现在退让，你就会取得全面胜利。你

已经让我度过了一个痛心疾首的夜晚，现在还既不肯让步又不肯解释。”

玛丽娜一声不响地盯着丈夫，但没有发现罗贝托的防线接近崩溃，他们之间的争斗已经结束，她赢得了胜利。她仍然靠着栏杆，没有察觉濛濛的细雨越下越紧。

“你会着凉的。”罗贝托提醒说，“下雨了。”

她抬手摸了摸头，头发湿透了。连衣裙贴到肩上，皮肤裸露了出来。

“进去吧！”罗贝托拉着她跑回客厅，以命令的口气说：“快去换衣服，不然会着凉的……你可以和妈妈住一段时间，我来这里过星期六和星期天。”

“罗贝托！”

玛丽娜惊异的目光里洋溢着感激之情，罗贝托也动了心：

“只要有可能，我就来住几天。明天我从里约热内卢把你的行李托运来。”

埃米莉亚太太走进客厅：

“午饭准备好了，吃完饭再拥抱吧。”

转过身以前，玛丽娜在丈夫耳边小声说：

“别对我母亲说我来的时候没有告诉你。”

接着，满面春风地对埃米莉亚太太说：

“妈妈，你看，我是个多么幸福的妻子！”

“上帝祝福你，孩子。”埃米莉亚太太说。

马上又补充了一句：

“你简直是个傻子，淋了一身雨水。”

# 12

玛丽娜从上一次来桑塔罗萨的经验知道，这一次也会大有好处。现在，她又体味到了庄园的舒适，有一种难以描绘的病后康复的感觉，似乎整个世界都增添了新的色彩。长时间的休息中充溢着福气的无忧无虑。

一切旧有的习惯全部恢复了。她又开始给孩子们上教义课，还说准备让他们领头一次圣餐。

“可是，那时你就不在这儿了。”埃米莉亚太太提醒说。

母亲一直在干活。埃米莉亚太太不知疲倦，能给别人找到事干，自己也从不停息。

“我换一种活干就是休息。”她常常这样说。

多少年来，她的前任们当中——莫萨斯太太，伊雅斯太太，尼斯斯太太，还有桑塔斯和罗萨斯太太——极少有人象她这样能干。她的亲生母亲和她的女儿同样漫不经心。亲生母亲的粗心大意通过宗教活动——是小时候听请来的主教说的——给埃米莉亚太太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为了给主教洗尘，午餐丰盛得象是宴会。年幼的埃米莉亚瞪大了眼睛盯着排列在桌子中间的菜肴：煎炸食品、烤馅

包，还有各种甜点心。一只焦黄的烤小猪嘴里叼着一个柠檬，大盘子旁边摆满了花花绿绿的剪纸，分外显眼。

主教高高的个子，皮肤微黑，手上戴紫水晶戒指，大人们教小姑娘弯曲膝盖去吻那只戒指。主教那干瘦的手不停地摆弄由一个金链挂在脖子上垂到胸前的十字架。他神态庄重，声音威严。

餐桌上，主教突然打破沉寂，问年轻漂亮的女主人，奴隶们是否接受宗教教育，他们结婚是否受教会祝福。听到否定的回答，他把眉头一皱，用严厉的口气责备说：

"这不是他们的罪孽，应当怪你。"

这句话很快就被热情好客的当事人忘到了脑后，却深深印在了年幼的埃米莉亚的头脑中，仿佛是用地狱里的火舌刻上的，引导着她一生的行为，使她心中充满对神圣的恐惧——她的恐惧与天真无邪的玛丽娜大不相同。

玛丽娜生性懒散，长得漂亮，无忧无虑，象原野上的百合花。为此母亲很生气，并且会永远生气。

"拿去缝一缝！"有时候她递给女儿一件不知给哪个淘气的孩子做的白棉布上衣。可是，玛丽娜干活太慢，永远也缝不完。

玛丽娜逃避活计，要么整日里读书，要么望着飘动的白云或山坡上吃草的牛群发呆。有时候到榨糖机房去看人们干活，跟这个或那个聊聊，听上了年纪的黑人讲过去的故事。

原有的奴隶当中，有几个在"废奴"令发布时年老力衰，没有离开桑塔罗萨庄园，不过已经屈指可数了。

其中有年近百岁的黑人老妇埃尔米尼娅，她一共生了二十个子女，为玛丽娜的前辈们发财致富提供了众多的奴隶劳

力资源。另一个黑人老妇叫恩里克塔，当年是治疗室的护士，曾被主人派到城里一家医院学习。回来以后，她对外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几次因为捉住在厨房边转悠的野狗做活体解剖而遭到木棍打和藤条抽的惩罚。有一回一个黑人被公牛顶伤，肠子流了出来。她为黑人把肠子和腹膜缝好，在小河里洗净。这次外科手术成了她一生的骄傲。

仅存的几个奴隶中还有卡洛斯老人。当年，他是干活的好手，现在八十多岁了，整天坐在茅屋门前，一动不动。波尔西娅年岁稍小，干瘦的脸上还带着残忍的管家用皮鞭留下的一条伤疤。当年，她始终没有象别的幸运的女奴一样被挑选去干家务活，只好嘟嘟囔囔地和男人们一起在地里从日出干到日落，度过了整个青春年华。对此，她一直耿耿于怀。

玛丽娜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柏纳藤和槐树开了花，迎来了窗外景色迷人的时候。山坡上也开满了黄色和紫色的花，并且画面日日不同，就象丑闻一样突然出现，迅速传播。上午，玛丽娜悠闲地在卧室踱来踱去的时候，总是长时间地望着窗外。耳边不时传来母亲催她不要再磨蹭，快点穿衣服的声音。埃米莉亚放下手里的活计，走到楼梯下面大声喊：

“玛丽娜，你看什么时候了，还在楼上磨！快下来帮我干活！”

这命令式的呼叫玛丽娜从小就听惯了。她结了婚之后，母亲的口气也没有变得客气一些。她无可奈何地下了楼，但从来没有真的去帮助干过什么活。

一个星期天上午，没有做弥撒。玛丽娜忘了满山的鲜花，也忘了离窗户最近，也显得最大、最漂亮，她最爱看的

那棵紫花槐树、罗贝托骑马出去了，她留在家里翻看着过去的信件，整理整理抽屉。忽然，她把目光投向窗外，投向洒满阳光的田野和山岗。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她最喜欢的那棵树正穿过田野，朝住宅方向挪动。玛丽娜愤怒的泪水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她站起身，下了楼，迎上前去。

紫花槐在她跟前停住了，从下面钻出了黑人拉米罗。黑人用手背擦着油光光的额头上的汗水，毕恭毕敬地说：

"小姐，早安！"

"拉米罗！"玛丽娜大声喊，"你怎么把这棵树给砍了？多好看的树呀！"

她本想恶狠狠地吼叫："罪过！野蛮！"但看到黑人那惊慌失措的样子，没有把无济于事的呵斥说出口，只是望着满树的紫花说了一句：

"多好看呀！"

黑人随着她的目光看去，才发现这棵树确实繁花满枝。

"是啊，满树的花。"他说，"漂亮，是漂亮，小姐。"

他傻乎乎地笑着，指望小姐息怒。

"拉米罗，你为什么要把它给砍了呢？"

"槐树可是上等木柴，好烧极了，小姐。"

"可是，拉米罗，为什么非砍这一棵呢？这棵最好看！"

"这棵最近，小姐，也最粗。"

玛丽娜想，不值得跟这浑浑噩噩的黑人生气：

"好吧，拉米罗，给我一支花吧。"

“是，小姐。”

拉米罗如同听到了赦令，忙不迭地折了几支，捆成一大捆，高兴地递给小姐。玛丽娜抱着这紫色的花儿朝家里走去。

“阿莉塞就是这样死的。”她想，“正在盛开的时候突然死去了。”

她心头一阵紧缩，仿佛重重压上了不可挽回的、残酷的冤屈。

刚到走廊，罗贝托就迎过来。

“你简直是一幅画！”他对玛丽娜说，“一幅现代画，光线充足……这件黄色衣裙，这束紫花，背景是蓝天绿野……啊，我想说的是……我在这里呆烦了。明天我们就去里约热内卢。”

“为什么？”为了争取时间，玛丽娜问道。

“什么也不为。因为我忍受够了。”

玛丽娜坐到走廊里一把藤椅上，把花束放在另一把椅子上。廊柱之间挂的遮阳帘的隙缝中透出一条条蓝天，太阳在红色的砖地上画出一个个长方形的、对称的图案。罗贝托一桩一件地摆出回里约热内卢的理由。赛马会即将开始，奖杯是他捐赠的；赛艇比赛中他可望夺魁；还要为一次婚礼充当主婚人。他还说，热尔曼娜单等玛丽娜回去确定本季度第一次晚宴的日期。除此之外，又提到了其他相当紧急的安排和诸如劳里塔·梅内泽斯等熟人的名字。

听到这些名字，玛丽娜眼前出现了一片烦人的云雾，那“一伙”人的形象又在头脑中重新翻腾起来。她没好气地说：

“我要忘掉所有那些人，忘掉所有那些事！听到他们的名字就恶心。”

她的脸色苍白得泛绿，嘴紧紧地闭上，更加重了恶心的表情。罗贝托发现，她脖子上的肌肉也在抽搐，象是在吃力地吞咽。听到玛丽娜下面这几句话，丈夫火了：

“这一次，听到他们的名字，我几乎要呕吐。”

“这是病态！”罗贝托大声说，“用这样胡闹来吓唬我。”

“不是胡闹。我嘴里甚至尝到了怪味道。”

“可是，这些人是我们的朋友，对你非常亲切！在里约热内卢，社会交往你不可能改变。”

“我再也不想理会什么里约热内卢了！”

“现在，”罗贝托说，“你发疯了。”

“你想错了。我来的时候就下定了这个决心。”

她知道这些话会让罗贝托伤心，几乎没有勇气说出口。她控制不了说话的口气，无法用惯有的温柔减轻言辞的粗暴。终于说出来了。声音悲哀却又非常坚定。她使出了超凡的气力才发表了这篇造反的宣言，但丝毫没有犹豫，因为对返回里约热内卢的恐惧压倒了一切，甚至战胜了腼腆的妻子惯有的驯从。她没有别的路可走。

脸上渗出了冷汗，凉冰冰的，但发现罗贝托非常平静，出奇地镇定自若。

为了避开丈夫的目光，她站起身，走进屋里，喊来女佣人，让她取点水来插花，随后便开始整理花枝，动作熟练，表情安详。

“野地里的花一折下来会马上枯萎。”她说，“不能放在外边。”

罗贝托也站起身跟着妻子走进屋里。现在他完全镇定下来，不相信刚才听到的一切出自妻子真心，在这怀疑当中寻找安慰，并且闭口缄言，免得再说出什么过头的话来。理智告诉他，玛丽娜不可能象她所说的那样想，说话的时候没有考虑用词的分量。妻子不可能想到抛弃他。事情如此荒唐，一切都显得虚幻。他看了玛丽娜一眼，妻子似乎成了个另一个星球上的怪人，又仿佛用望远镜倒着看到的景象，妻子手里摆弄着花枝，在遥远的视野之外活动，显得非常渺小。

玛丽娜理好花枝，呆呆地望着，但又象眼前一无所有。突然思路一转，对丈夫说：

"只有一件事能让我回去……这恶心有点奇怪，也许是个迹象。如果这一假设得到证实，那么我就不能不回去了。"

"噢！"罗贝托吸了口气。

他觉得一切全都明白了，仿佛刚刚从恶梦中醒来。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也恢复了平衡。

# 13

假设很快得到证实，面对着做母亲的前景，玛丽娜原有的勇敢和对义务的遵从就象被潮水推上了岸边，慢慢恢复了。她对罗贝托说准备返回里约热内卢。

“我一定回去。”她说，“但不要着急。”

“你愿意在这里呆多久就呆多久。”罗贝托回答说，“现在你有权力任性。”

罗贝托放下了心，轻松愉快。他以为玛丽娜之所以出走是身体状况引起的，就从里约热内卢叫来了有名的医学教授——上一次就是这位专家无法确诊，给玛丽娜开了补充铁质的药片。

“百万富翁的怪癖。”埃米莉亚太太说，“玛丽娜根本用不着请什么医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结实。并且请的还是个专家。那么还要家庭医生干什么？”

医生来了，看过玛丽娜之后和埃米莉亚太太和罗贝托说：

“这位小姐显然有点神经质，幻想活跃。我怀疑是某种固执念头或者臆想．可能是老问题了。”

医生抬起两只精明的小眼睛看看母亲，又看看丈夫，以

观察他们表情上的反应。

“我不相信。”罗贝托说。

“总而言之，不用着急。她身体完全健康，无需我来治疗。”

“我对罗贝托说过了。”埃米莉亚太太插嘴道，“他要白白麻烦先生这一趟。我说过吧，罗贝托？”

“不过，我有个建议，”教授接着说，“有效甚至紧急的建议。最好让她散散心。旅行对她有益无害。她晕车船吗？”

“不晕！”埃米莉亚太太赶紧回答。

“那么，亲爱的朋友，带她到欧洲去一趟吧。依我看，你的妻子需要改换改换环境，以分散其注意力，使其振作起来。怀孕生育将完成整个治疗。我向你担保，旅行归来，她的精神平衡就能恢复。”

“好吧，就这样办。”罗贝托说，“这个时刻我不该离开，不过她的健康重于一切。”

听到要到欧洲旅行的消息，玛丽娜欣喜若狂，立刻埋头于准备启程，让短短的三个月里凝聚最多的欢乐，因为罗贝托事务太忙，不能离开更长的时间。

“你需要过过田园生活。”罗贝托说，“一路上，我们尽量自己开轿车，穿过法国南方或意大利北部，随着春天北上。只在巴黎呆十五天，买买东西。”

他们研究了各条航线的优劣以及欧洲各条道路的景色。是从西班牙的维哥或法国的波尔多上岸取道毕阿里茨、卢德、前往巴斯克和卢瓦尔古堡，还是穿过地中海到蓝色海岸和罗达诺谷地的名胜区，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玛丽娜强烈希望安排好到达里约热内卢的时间，以便直接从火车站前往码头。可惜时刻表衔接不上，上船之前不得不在家里过一夜。

在玛丽娜看来，到达贝桑杜大街的时间再糟糕不过了——一个凄凉的傍晚。汽车转过弗拉门戈区以前，她想，如果此时突然命令司机："不要转弯，继续朝前开，我要住进一家旅馆！"罗贝托会多么惊讶。

汽车开进花园，她拉住丈夫的手，闭上了眼睛，但仅仅一刹那时间又睁开了，因为她知道，看门人肯定会站在那里，为他们打开大门，至少该等待她说声"下午好，爱德华多。"自从打发他叫来一辆出租汽车去火车站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叫出租汽车为的是再也不进阿莉塞的豪华车，为的是尽快脱离这个家的一切……现在，又回来了，乘的还是这辆豪华车。

她摆弄着手套和提包 故意不朝宅第那边看，直到罗贝托兴高采烈地指着大声欢呼：

"到家啦！我们的儿子就要在这里出生！"

天空还亮堂堂的，房子躲到了高耸的橄榄树后面。

安东尼奥打开了客厅的门，儒莉亚跑下台阶来迎接。玛丽娜转过脸对罗贝托说：

"到一家餐馆吃晚饭好吗？那样更快活一些。"

"好主意！……先休息一下，准备准备，不要着急，然后到你挑选的餐馆去。"

她满心不乐意地上了台阶。从桑塔罗萨回来，对这个家觉得有点陌生，似乎发生了什么变化，花儿和观赏植物都离开了原来的地方，显得有了些生气；样子也象个可居住的地

方了。走进卧室，空空荡荡的，空气憋闷，更加深了她这种印象。

“这间屋子没有透透空气。”她对儒莉亚说。

“透过了，太太，从今天上午就打开了。”

“为什么把窗帘取下来？”

“夏天总是把窗帘取下来洗洗，等夫人回来再挂上。”

屋里的小摆设都不见了，桌子上空空荡荡，梳妆台上一无所有，象是个没有主人的房间。她感到奇怪，仿佛从来不曾在这里住过，好似一间牢房。

在海滨一家餐馆吃过饭以后，又看了晚上最后一场电影。玛丽娜没有去看画像就上床了。她梦见了阿莉塞，这是离开宅院以来头一次梦见她。

上午，她故意耽搁了一会，直到该出发的时候才起床。但是，终于抵御不住画像磁石般的诱惑，临走之前到小厅看了一眼。

象宅院里的一切一样，画像也变了。带着新的思想、新的印象从外边归来，带着即将远游的喜悦，玛丽娜可以以局外人的目光看它了。现在，她是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只是顺便看上一眼就继续前行。她头一次发现，阿莉塞的穿戴虽然漂亮，但早已过时，落在了潮流后面。然而，刚刚站在小厅，画像的灵气立刻朝它袭来，击溃了从庄园带回的防身法宝，重又用仇恨和所向无敌的气概包围了她。

要不是听见罗贝托招呼的声音，她会象被磁化了的人一样一直呆在小厅一动不动。

“走吧，玛丽娜！箱子已经在车上了！”

“马上就去！”

她高高兴兴地向佣人们告别。这次告别只有心满意足，没有任何后悔的理由，没有任何东西能破坏获得解放的欢乐。

在以后的几个小时里，她还恍惚感到画像留下的不快。画像又刻在了她的视网膜上。在船上度过的头一个夜晚，她还梦见了阿莉塞，梦见她象头一天晚上一样象个影子似地穿过了墙壁。

旅途风平浪静，天空湛蓝，到达意大利的热那亚时正值明媚的春季。接着，汽车穿过阿尔卑斯山脉。沿途，罗贝托拍摄了很多照片，在每个风景上都为玛丽娜留下了倩影。

在法国南部的戛纳，他们赶上了最好季节的尾声。那里，各国旅客云集，正是玛丽娜喜爱的环境。大博物馆和有名的餐馆里人流不断，大批客人涌向寻欢作乐的必游之地——巴黎、多维尔、毕阿里茨、戛纳和里多。

对这里最好的游乐中心，罗贝托都了若指掌。在巴黎、里维拉和其他地方，饭店老板都把他们当贵客欢迎，准备最好的饭菜，介绍最有名望的人物——杰出的作家、相片在画报上传遍世界的女人，名声显赫的贵族和电影明星。

然而，没有什么人认识这对巴西夫妇。偶尔有个好奇的人发现了玛丽娜的美貌，打听他们的来历，饭店老板就信口回答说：

“是司登先生，南美洲最大的财主。”

他会用同样的词汇描述数以十计的来自墨西哥、阿根廷和其他国家的富有宾客。

玛丽娜唯一的担心是遇到罗贝托和阿莉塞在旅途上结交的朋友或者他在里约热内卢接待过的客人。阿莉塞在世的时

候，凡是有一定身份的外国人到了里约热内卢，总是被请到贝桑杜大街那座好客的宅邸。

她这张幸福的脸上有时候也出现一片乌云，那是因为想到了可能遇见一个她不认识而让罗贝托的眼睛突然闪出光采的面孔，那个人会大声欢呼："喂，司登！你在这儿……"一边和罗贝托寒暄，一边困惑地望着她。也许不知道阿莉塞已经死了……巴西那么遥远……一定会猜想她——玛丽娜——是罗贝托的亲戚呢，还是陪着旅行的情妇；还一定会考虑，此时向罗贝托问起美丽的司登夫人是否失礼。

值得庆幸的是，直到现在，她的愿望吉星高照，除了饭店的招待员以外没有任何人认识他们。在这罗贝托和阿莉塞同样喜欢的豪华而又不自然的气氛中，玛丽娜和丈夫无论在餐厅用饭或赌场打牌都因为不为人知而感到幸福，因为幸福而与世隔绝，就象有些人出于宗教信仰而独处一隅或另一些人满足了值得羡慕的好奇心一样感到幸福。

在这个人群混杂的所在，新贵们设法不必进修便成为贵族，各式各样的人都不远万里前来模仿上流社会的精华。于是，世界五大洲的黄金统统花在香槟酒上。

玛丽娜从观察和评论看到的一切之中找到了新的乐趣。她从来没有这样舒心地陪伴过罗贝托，从来没有毫不犹豫地陪丈夫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她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在懂得忍耐和保持欢快情绪上大有进步。在过去认为令人恼火的小事中她都发现了兴趣。过去，罗贝托常常夸奖她看法正确，现在更为她的妙趣横生的话语开怀畅笑。

"我还不知道你这么风趣呢。"罗贝托说。

离开戛纳的头一天，餐厅里新来了一对漂亮的夫妇。饭

店老板毕恭毕敬地把他们请到餐厅另一边角落里的桌子上。刚脱开身,老板就过来告诉司登夫妇那两位新客人的姓名,说他们是有皇家血统的公爵。

罗贝托认识公爵夫妇，这时正背对着他们，却没有转过身来看一眼。玛丽娜也知道,他们到过里约热内卢,受到阿莉塞的接待，阿莉塞有一次来欧洲旅行，对方也曾回报过她的热情好客。在相册上，还有几张在他们的城堡一起拍摄的照片呢。

“公爵夫人比照片上显得更漂亮。”玛丽娜压低了声音对丈夫说，“午饭以后你要去和他们谈谈吧？”

她已经想象出相互介绍时的窘态，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他们肯定还不知道罗贝托第二次结婚，也许还没有得到阿莉塞的死讯……巴西那么遥远。

可是，罗贝托回答说：

“不去。他们没有看到我。我们也佯装没有发现他们，从这个门走。”

玛丽娜察觉到，丈夫和她的想法一模一样，否则就不会一反常态，躲避熟人，从旁门溜走。罗贝托解释说：

“不值得费口舌向他们说明发生的一切，他们不会感兴趣，并且我们明天一早就离开这里了。”

在尼姆市，罗贝托终于遇到了一个玛丽娜担心遇到的熟人。当时，她没有在丈夫身边，自己去买明信片，等转过身来，发现他正和一个头发花白、胡子修剪得非常整齐的高个子男人说话。这个难以看出国籍的陌生人紧紧拉着罗贝托的双手。玛丽娜犹豫再三，没有走过去,但想到见面不可避免，只得满心不乐意地慢慢朝他们挪动脚步。

她听见两个人在用法语交谈。陌生人突然大惊失色地说：

“死了？”

玛丽娜看见他又紧紧拉住罗贝托的手，叹息道：“啊，我亲爱的女友！我亲爱的女友！”

她清楚地听见，陌生人语气真诚，叹息发自内心，表示出对残酷的命运之神的愤恨。对这个外国人来说，阿莉塞之死不是往事，而是发生在今天，打击刚刚降临到他的头上。玛丽娜想起在桑塔罗萨庄园的时候，亲眼看到那株无以伦比的紫槐被人砍杀的情景。

趁罗贝托还未发现她来到身边，玛丽娜又转身回去购买明信片，慢慢腾腾地挑选起来。买完以后又朝相反的方向走了几步，为的是消磨时间，尽量推迟难堪的相互介绍。刚刚想找一辆出租汽车独自返回饭店，不料听到罗贝托在身边说：

“你在这里，藏到哪儿去了？”

只有他一个人。玛丽娜发现他变了，失去了出来时的欢乐，失去了以往的兴致。整整一天，丈夫沉默不语，若有所思，对与那个陌生人的邂逅相遇只字不提。其中的原委，玛丽娜心里明白。他们之间的友情肯定与阿莉塞有关，关系紧密，而阿莉塞的名字不能在她和罗贝托之间出现，而这完全是她——玛丽娜——本人的过错。

对其他人，对所有的人，罗贝托都可以随意说起前妻。毫无疑问，丈夫经常说起阿莉塞，唯独对她守口如瓶。是她，而不是任何别人，造成了和丈夫这种尴尬的局面。

罗贝托对此已经训练有素。最近几天，她不止一次故意

引逗丈夫谈以往来欧洲旅行的情况。到巴黎之前，还主动问过他巴黎的裁缝和女子理发厅，就差没有直接挑明哪些是阿莉塞生前所喜欢的了。然而，罗贝托硬是不肯开口。他们之间的局面已经确定：在她面前，罗贝托不说，将来也永远不会说起阿莉塞。

不过，玛丽娜现在对这件事的关心比以前少了，少得多了。阿莉塞及其画像已经非常遥远，她在旅途上很少想到。对遇到罗贝托的熟人的担心与在里约热内卢形影不离的敌意和恐惧风马牛不相及，只是她腼腆和羞怯的表现。她想避免陌生人的好奇、惊讶和说三道四，既为了她自己也是为了丈夫。只要愿意，罗贝托有权组织新的家庭，有权尽快得到安慰。再说，这样做的他也不是头一个。

在巴黎，罗贝托给了她一本支票。

"为什么？"她问。

"让你随便买东西。人人都知道，女人们在巴黎是要把钱花光的。"

"非常感谢，真让人高兴！"

"露西娅·德·戈伊斯会乐于陪伴你。我给她打个电话，告诉她我们来了。"

玛丽娜忙碌起来，出入于服装店、家具店和艺术展览馆，兴高采烈地买个不停。在珠宝店里，她换下了所有罗贝托赠送的来历不明的首饰，请室内装饰专家为她设计新卧室的布置。现在的卧室——原来是阿莉塞的——将改为儿童游艺室，她挑选了适合于孩子们胃口的精美图案和家具。

"我要逐渐把宅院变成我自己的。"她想。

她又想起了远方的宅院，但尽量不再考虑阿莉塞及其画

像，只想象着孩子们在花园里跑跑跳跳的场面。

她匆匆忙忙地选购装饰贝桑杜大街宅邸的窗帘、家具和古董。只有飞快地挑选才能在极短的时间里采购如此多的货物。每当她从商店出来，店主总是高兴地搓着手自言自语地说：

“这些巴西顾客，真了不起！”

就连一向慷慨大方的罗贝托也吃惊了：

“这么多东西你放到哪儿呀？”

有时还开句玩笑：

“看来，我得卖掉一所房子才付得起关税。”

旅途中，玛丽娜给米格尔寄了几张明信片。在其中一张上，她写道：“来信讲讲你的生活。”

离开巴黎前夕，收到了他的回信。

玛丽娜：

我担心，描写我现在的生活会使这封信索然无味，因为确实没有什么好讲。我整日里骑着马巡视庄园。一切都刚刚开始。走过无边的田野，除了一棵棵椰子树之外，遇不到一个生灵。

我仍然受着肝病的折磨，不得不十分注意饮食。即令如此，有时还痛得厉害。炎热更加重了病情。这样下去，体力难支。

这种气候只适合单身汉生活。看到的孩子们让人心酸。植物却与动物世界相反，生机盎然。不过，这里是将来的世界，必定能使来投资和工作的人得到报偿。

正因为如此，我的工作很有趣，至多不过是艰苦，单

调。我相信，这种工作，或者在公共机关担任个默默无闻的职务，对我来说最为合适。我非常了解我自己。

我返回了庄园，返回了大地。可惜气候稍差，不过迟早会改变的。我不想在这里久留，至多呆一两年时间，然后到南方碰碰运气。如果桑塔罗萨一带柠檬生长良好，也许回到老庄园去。至于城里，我是想也不想了，因为我缺少与比我更坚强的人争斗的韧性。

自然，把全部书籍都带来了。只整理出了一间屋子作为书房，不得不向专事毁坏书籍的蛀虫作令人心烦的斗争。谁知道呢，也许那些蛀虫做得对吧！

你问我是否想写点什么，不想写。试过一两次，写出的东西糟糕之极，有草木灰的味道。最美好的时刻是在教一个工头的儿子读点书之中度过的。那孩子很聪明，招人喜爱。如有可能，希望你能给他寄点营养药或一件玩具来。他今年十岁。我几乎每天给他讲课。我信口开河地说，他如饥似渴地听，看来对他有所补益。

不要以为这封信写得凄凉。恰恰相反，我正走向内心的安宁。如果说还有点灰心丧气，那么它开始变得随遇而安了。你最好把我当成一个从远处观望生活的哲学家，或者想象我躲进了新入教者的居室，逃离了我所不能适应的尘世。也许有一天我学会控制自己易于冲动的情感和心猿意马之后能重新出现。只有在那时，我们——我和你——才能再次成为朋友，而目前只能笔谈。

这一带炎热的天气使我整日里疲惫不堪，不过对我学会逆来顺受大有帮助。气候渐渐征服了我，不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确实，我并不悲伤，尤其是不无事干。在家里，我读书，干活。就是肝区疼痛也能算得上一种消遣。现在，我是个与你所认识的雄心勃勃的米格尔完全不同的人了。

这部悲观主义的福音书中我的意，对你一无可取之处。我照它行动，却不传扬它。所有的哲学都因人而异。我相信，你比任何时候都迷恋现在。我们方向相反：我朝悲观主义踽踽而行，你向乐观主义大步挺进。苦难改变了我，幸福展示出了你真正的人格。生活必将使你继续春风得意。

上帝与你同在。

怀念你的　米格尔

玛丽娜把信递给丈夫。

"他失去你以后心上的伤痕一直没有平复。"罗贝托说，"这是他唯一的病症。"

回国的旅途轻松愉快。有不少罗贝托的朋友，特别是玛丽娜在巴黎结识的一对夫妇。妻子比她年龄稍大，是里约热内卢"一伙"里的重要角色、阿莉塞生前最亲密的朋友。玛丽娜多次听说过露西娅·德·戈伊斯这个名字，似乎早就已经认识她。从头一次见面起，就发现她和罗贝托说的同样迷人。

船上有不少阿根廷乘客。男人当中有几个长得结实、英俊，但在她看来没有一个比得上罗贝托。

一天下午，她特别因此而自豪。罗贝托神色安宁、动作潇洒地围着船舷散步，以消耗海上清新的空气赋予他的力量。玛丽娜手里拿一本打开的书，看着他定时在眼前走过。拿他和这个或那个男人比较，内心产生一种轻易获胜的感觉。他

察觉到，丈夫脸上洋溢着对生活心满意足的表情。

突然，露西娅的小女儿出现了，朝罗贝托跑过去。船上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罗贝托，爱跟他在一起。小姑娘象看着赌博对手似地看着他，一只手把小嘴紧紧捂住，淘气的眼睛挑战一样望着他的眼睛。

“你猜，我嘴里有什么？”小姑娘说。

“我知道，是块巧克力。”

小姑娘拿开手，张开嘴，整齐的小牙齿上有个新豁口。

“我掉了一颗牙！”她自豪地说。

罗贝托拉着小姑娘的手朝前走去。玛丽娜听见不很远的地方一位操圣保罗口音的太太对坐在身边的露西娅说：

“看来，他非常喜欢孩子。”

同时，玛丽娜感到圣保罗人的目光落在了她身上。她的眼睛故意不离开书本。距离远了些，听不清她们的谈话。但谈的是罗贝托，她竖起耳朵仔细听着。与其说听见倒不如说是猜到圣保罗人在低声问：

“头一次结婚没有孩子吗？”

现在，玛丽娜感到露西娅的目光落到她身上。这一次，要不是恰巧一阵风吹来，把声音送到耳边，她绝不可能听到露西娅那喁喁低语的回答：

“没有……所以，阿莉塞从来不是个幸福的妻子。”

接着，露西娅恢复了正常的口气：

“可怜的阿莉塞！今天是她的两周年忌日。”

玛丽娜知道，要说阿莉塞的隐私，没有谁比露西娅更有权威。可是，听到有人说，听到有人竟敢说阿莉塞不是个幸福的妻子，她总觉得荒谬绝伦……她合上书，不再听下去，

把露西娅这奇怪的看法深深刻在脑海里不住地玩味。突然，她觉得露西娅的话说得对，说得非常正确，于是站起身来，绕过她，避开熟人，独自一人去咀嚼，去深化。

船尾上层的甲板空无一人，玛丽娜倚着栏杆，呆呆望着天水相连的远方。海风抚摸着面颊，撩动着头发。随后，她俯视船尾翻滚的浪花，在阳光下五光十色。浪花，她看不够；世上一切活动的东西她都看不够。

她又一次想到，即将出生的儿子对罗贝托意味着什么。过去，往往只看到丈夫兴致勃勃地筹划未来，只看到丈夫时时关心她，关心她的身体、舒适和安逸，并以此来衡量丈夫的欢乐。是啊，对于一切，即使对遥远的将来，罗贝托都满怀兴趣，为他的家产和企业编织着越来越宏大的计划和梦想，甚至对贝桑杜大街的宅院的感情也更加深厚。一切都属于他所有，因为迟早会有人继承他从父亲手里接受下来的事业，因为他将把更加巨大的财富传给儿孙。他说，司登家族的产业和对国家的贡献应当随着巴西的进步而与日俱增。

“不仅国王需要王储。”罗贝托说，“新贵们也需要继承人。”

玛丽娜知道，即便丈夫是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也会同样感到满意。

罗贝托头一天说的话又浮现在脑海。她顺口对丈夫说：“罗贝托，你算得上一个总是如愿以偿的男子汉……”这句话她不是头一次说，朋友们也常常拿来和他嬉笑，罗贝托往往是微微一笑表示同意，不料这一次却当了真。他若有所思地回答说：

“说得对。只有一桩心事未了。现在，如果上帝愿意，

这个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玛丽娜倚着栏杆，头脑清楚，但思绪模糊。偶尔听见身后有旅客走过，又渐渐远去。有一次，好象是罗贝托的脚步声，她没有转身，仍然一动不动，只觉得丈夫轻轻搂住了她的腰。两个人肩并着肩，一声不响地望着向后退去的海水。生活，充满幸福又无比绚丽的生活，展现在玛丽娜眼前。

“罗贝托，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她问。

丈夫惊愕地望了妻子一眼，脸上泛起红晕。这是玛丽娜头一次看见他脸红。

“想起来了。”

又是一阵沉默。脉脉含情的沉默。他们手挽着手，手指叉在一起。玛丽娜问：

“听到我提起这个日子你觉得奇怪，对吧？”

“是啊，你从来不提过去的事。”

“现在我要说了。我们之间的这种沉默不自然……对阿莉塞，我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现在明白了，是神经质，也许是忌妒。你想，我竟然恨起你的家——不，恨起我们的家来了，只因为曾属于她所有，只因为充满了对她的记忆。我尤其厌恶……”

话到嘴边，她犹豫了一下，没有说出口，仿佛出自韦隆之手的画像又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我甚至觉得，我们——我和她——经常交谈，好象她通过画像在给我传递什么信息。太奇怪了！”

玛丽娜轻轻一笑，象是在谈论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突然之间，勇气倍增，她开始讲述遭受的痛苦，连细枝末节也说得清清楚楚。从自由自在的口气里，她知道自己的病完全

好了。罗贝托问：

“亲爱的，现在不忌妒了吧？”

“不忌妒了。可怜的阿莉塞！回到里约热内卢以后，我要去她的坟上祭奠祭奠。”

“好吧，我们一起去。”

“不，不一起去，分头去。”

“事情本来很简单。你早点告诉我这一切，把画像挪走不就好了吗？”

“不那么容易。当时，即便我想讲，也讲不出口。现在可以了，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管怎么说，一回到里约热内卢，就打发人把它送到美术博物馆去。”

“不用了，罗贝托，一切都过去了。”

“一定要送走。”罗贝托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句。

“好吧，那么……也许更好……可怜的阿莉塞。她是那样光彩夺目，甚至照到了桑塔罗萨庄园我那个偏僻的角落。现在，她死了，被人遗忘了，又不能起而自卫。生活给予她的一切都归我所有了……我得到的甚至比她还多。”

“你就是生命。”罗贝托说，“生命在继续。”

她离开栏杆，抬起手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身体随着轮船的颠簸摇晃了一下。

“你就是我的生命。”罗贝托补充了一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庄园之梦
作者＝（巴西）卡洛利娜·纳布科著　范维信　克宁译
页数＝２０７
ＳＳ号＝１１１３９３７６
出版日期＝１９８８年０２月第１版